

873
8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

波爾德著

李葆貞譯

PALLYANNA

By
ELEANOR H. PORTER

Translated by
LEE PO-CHEN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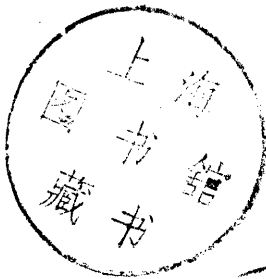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4 54178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

友人唐香鳳敬贈于

一九三六·七·九



~~274986~~

目次

第一章	帕利小姐	一
第二章	老湯姆與南錫	七
第三章	帕利安娜來了	一二
第四章	小閣樓	二二三
第五章	遊戲	三三
第六章	責任問題	四二
第七章	帕利安娜和刑罰	五四
第八章	帕利安娜出去拜訪	六一
第九章	關於那男人的事	七四

第十章	使雪太太驚奇一下	八一
第十一章	引進建米	九五
第十二章	呈訴於婦女救濟會	一一〇
第十三章	在潘德爾藤的林中	一一六
第十四章	牛肉汁的事	一二五
第十五章	齊大夫	一三四
第十六章	一朵紅玫瑰和一條花園巾	一四九
第十七章	「恰像一本書」	一六〇
第十八章	三稜鏡	一六九
第十九章	驚奇	一七七
第二十章	更驚奇	一八三
第二十一章	一個問題解答了	一九二

第二十二章	經訓和柴箱·····	二〇二
第二十三章	意外·····	一一三
第二十四章	潘約翰·····	一一一
第二十五章	等候的遊戲·····	一三一
第二十六章	半開的門·····	一三九
第二十七章	二次拜訪·····	二四四
第二十八章	遊戲和遊戲者·····	二五四
第二十九章	透過一扇開的窗·····	二七二
第三十章	寶建米建奇功·····	二七九
第三十一章	新姨丈·····	二八四
第三十二章	帕利安娜寫來的一封信·····	二八七

帕利小姐

第一章 帕利小姐

這個六月天的早晨，帕利小姐匆匆忙忙地進了廚房。她從不慌張的，尤其喜歡講究態度的安閒，但今天，她慌起來了，——是真的慌起來了。

南錫正在水桶裏洗杯盤，看着她的主人奇怪。南錫來帕利小姐家雖然祇有兩月，但她已經知道她的主人是從來不慌張的。

「南錫！」

「是小姐！」南錫手裏拂拭着水瓶，很快活地答應着。

『南錫！』——帕利小姐的聲音非常苛冷。——『我同你說話，請你把手裏的事放一下可嗎？』南錫滿臉通紅。她立刻放下水瓶，拿抹布蓋着，——這樣還不能減少她的不安。

『是的，小姐；我聽你的話，』她說着，端正了水瓶，急忙地轉過身來。『我今天趕忙地在這兒洗，是因爲你今天早晨特別關照的呀。』

她的主人氣起來了。

『穀了，南錫，我不要吃數理給我聽，你聽我說話。』

『噢，是吔，小姐。』南錫嘆了一口氣。她奇怪天底下可有一件能使她的這位小姐如意。說起南錫，她又從未出來過；但她的病媽媽，忽然把丈夫死了，剩下三個孩子，於是她祇好出來幫人掙些錢貼補，貼補，這次找到了這家大戶，她還以爲是福氣哩。——南錫是從鄉下『角落頭』出來的，離城六里路，她知道帕利小姐是老哈云頓家的唯一的女主人，也是城上最富的一戶。那是兩月前的事。現在她知道帕利小姐是一位嚴肅冷臉的婦人，如果一把刀落在地板上或者門響了一下，她是要生氣的——不過卽或刀子不落門不響她也從不會笑起來。

「等你做完了早上的事，南錫，」帕利小姐又說下去，「你去將閣樓收拾乾淨，鋪一張小孩的床，自然，將箱櫃挪出來後就打掃房間。」

「是，小姐，不過箱櫃放在什麼地方呢？請問。」

「放在前樓。」帕利小姐猶豫了一下，說：「我想還是先告訴你吧，南錫，我的姪女兒帕利安娜小姐要來同我過。她才十一歲，那間房就是爲她預備的。」

「一個小姑娘，來這裏住嗎，小姐？呵！那多麼有趣！」南錫叫起來，她想起自己的家的小妹妹是多麼可愛啊。

「姪女麼？我倒不頂想用那個字，」帕利小姐冷冷地說。「不過我總要極力朝好處做，自然，我希望是個好婦人；我知道我的責任。」

南錫臉紅發熱。

「自然，小姐；我不過想一個小姑娘來一定要使許多的事情光明有趣，」她囁嚅着說。

「謝謝你，」這位老姑娘乾乾地說。「總之，我不能說我是有那種需要。」

「但是，自然你需要你姐姐的孩子，」南錫心想無論如何她應當對這小客人表示歡迎才對。
帕利小姐將個下顎舉的高高地。

「真正罷了，南錫，就是正因為我遇見一個姐姐，她要出嫁並且帶來一些不需要的孩子們，那已經是個笨的，我看不出我還該特別地自己去照顧他們。不過呢，我早就說過，我知道我的責任，好，你弄乾淨那一角。」南錫！她尖削地說完就出去了。

「是啞，小姐！」南錫又嘆了一口氣，張一張那半乾的水瓶。——現在是如此地冷還得須重洗。
帕利小姐在她房裏又抽出兩天前從西鎮來的一封信，使她不快活而驚異的一封信。信上說：「女士：我很難受，報告你，威約翰先生兩星期前死了，留下一個十一歲的女孩。他未曾遺下什麼，除了幾本書；你也知道他是這鎮上禮拜堂的牧師，薪水非常菲薄的。」

我知道他是你過世姐姐的丈夫，但他告訴我家境不是頂好。他想請你看姊妹的情份上，肯帶過他的小孩來，領她成人。所以我寫這封信給你。

小女孩在你接着這封信時可以準備上路；假使你願意帶她，我們最希望你立刻寫信示知，因

此地有夫婦倆快要到東邊去，她們就可先將她帶到波斯頓，然後送她上火車。自然要告訴你帕利安娜上車的日期。

盼望好音。

『吉爾曼』

帕利小姐纒一纒眉頭，將信折好又放在信封裏。她前天已經覆了信。自然說她願領那小孩。她是非常知道她的責任的。

這時她坐下，手裏握着信，思潮卻回到她的姐姐阿麗身上去，就是這個小孩的母親，當她二十歲時，不管她家庭的反對硬要嫁給一個年青的牧師。同時有一位有錢的人，她家裏希望她嫁給他；可是她不願。

這位富人既有年紀又有錢，而牧師祇有一個極少年的頭腦，充滿了理想和熱心，還有一腔熱愛。阿麗卻歡喜這些——也許是十分自然的？所以她嫁了牧師，而且搬到南方去成家，作一個傳道人的妻子。

壞運來了。帕利小姐還記得很清楚，雖然她那時祇是一個十五歲最幼的一個。家裏是不高興理那傳道人的妻子的。的確，阿麗曾經寫過信回來，並且替最後的孩子起名叫『帕利安娜』，爲的紀念前兩個姐姐帕利，安娜——死去的兩個孩子。這就是阿麗最後的信；幾年後即傳來她的死耗，而她心碎的丈夫也從西邊小鎮上來一封通知書。

同時，時間是不爲人事而停留。帕利小姐看着下面的村莊，想着二十五年來人事的一切轉變。她現在已經四十歲了，是世上最孤獨的一人。父，母，姊妹——完全死了。成年累月她就是她父親遺下萬千資產家庭的女主人。有些人公開地同情她的孤獨，並且勸她找個把朋友陪伴陪伴她；但她既不歡迎人家的同情，又不接受人家的忠告。她說她不孤寂。她歡喜一個人。她歡喜寧靜。不過現在——

帕利小姐板着臉閉着嘴立起來。她快活，自然因爲她是好婦人，她不但知道她的責任，並且還有充分的勇氣實行出來。但——帕利安娜——咦，是多麼怪的名字！

第二章 老湯姆與南錫

在小閣樓上南錫用很大的氣力又掃又抹，特別注意一些角落頭。與其說她努力工作，毋寧說她藉此發洩她心裏的情感。

「我——願意——能——掘——出——這些角落頭——她的——靈魂！」她很快地噉噉咕咕着。「還有許多要打掃，不錯！她把小孩安置在這間大房子裏，夏天太熱，冬天又沒有火呀！必需的孩子的確——哼！」南錫將拖把拼命地抖，手都抽筋痛起來了，還是自言自語着：「我說小孩才不是不需要的哩！」

她又靜靜地工作，一會，就完成了她的打掃，看着這空空洞洞的房間，她表示深深地厭惡。

「好，我的一部分事總算作成了！」她嘆了一口氣。「現在這兒是沒有一粒灰塵了，——可憐的小孩，來一定要想家，寂寞，唉！」她說着走出去將門碰地一關。

「哦！她一驚，咬着唇。又說『好，我不在乎。希望她不聽見就行了。』那天下午，南錫偷幾分鐘跑到花園去拜望老湯姆，他曾經在此地拔草掃徑，不知幾多時候了。」

「湯先生」南錫叫了一聲，趕忙向後望了是否有人注意他；「你可知道有一個小女孩要來同帕利小姐過嗎？」

「一個——什麼？」老頭兒慢慢用力地伸起腰來問。

「一個小女孩——來同帕利小姐過日子。」

「說下去你的笑話，」不相信的湯姆嘲笑着：「你爲什麼不說太陽明天從西邊出？」

「是真的，她親自告訴我的，」南錫接着說，「是她的姨姪女；今年才十一歲哩。」

「噢！有這回事；」他自語着，忽然好似想起什麼來，他說「哦，我知道了，這一定是——阿麗小姐的女孩！她們沒有別的人出嫁。對了，南錫，這一定是阿麗小姐的女孩。真真出奇；想不到我這副老眼還能看到這些事！」

「阿麗小姐是誰？」

「她現在是天上的天使了，」老頭兒熱情地喘了一口氣；「她是老主人的大小姐。二十歲時就嫁到遠方去，離今好幾年了。聽說她的孩子都死了，祇落末了一個，大概就是你說要來的，那個了。」

「她十一歲。」

「不錯，差不多就是這般大，」老頭兒點點頭。

「你可知道嗎，她把閣樓給她住呢，——真可惡。」南錫恨着說，又張張後面的屋子。

老湯姆先纒起眉頭心，接着又古怪地一笑。

「我有點希奇，不知帕利小姐如何同一個小孩過得來！」他說。

「哼！我才不知道一個小孩怎麼能同帕利小姐過得來哩！」南錫搶着說。

老頭兒笑起來。

「我猜你不大歡喜帕利小姐吧？」他問。

「誰又會得歡喜她！」南錫憤憤地說。

老頭兒笑得格格地又彎下去做事。

「我猜你不曉得帕利小姐戀愛的故事吧？」他慢慢地說。

「戀愛的故事——她^{?!!}哦！不會，不會有人愛她！」

「噢，是的確有人，」老頭兒低着頭說。『並且這人就住在鎮的不遠處。』

「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那個。我不應該說。」老頭兒收回自己的過失，他望着後面的房屋，藍眼睛放出光來，顯出他對這屋的老僕的忠誠。

「看起來像不可能的事——她和愛人，」南錫還接着說。

老湯姆搖搖頭。

「你不像我知道帕利小姐的多，」他辯道。『她從前真生得美——現在也不錯，假使她肯收拾起來。』

「美麼帕利小姐！」

『是的，假使她將那緊緊的頭髮鬆下來，像從前不留意的那般，再戴起帽子，穿上一件時髦滾花邊的衣服，你看她才叫做美哩！帕利小姐還不算老啊，南錫。』

『真的嗎？也許她從現在裝老吧，』南錫鼻子哼了一哼。

『不錯，我知道。從她與她的愛人破裂之後，』老頭兒點點頭；『從那時她的心境變了。』

『我要這樣說，』南錫怒冲冲地說：『沒有人歡喜她，無論如何沒人歡喜她！假使不爲着家裏等着這個錢的工資，我一定不等在這兒。——但總有一天我的災難滿了，我就要與她再會了。』

老湯姆搖搖頭。

『我知道，我也覺得，那是很自然的——但，孩子——那不是頂好。記得我的話，儘力做去。』他又低下頭彎下去做他的事。

『南錫！』一個尖聲音在叫。

『來嘍，小姐！』南錫急忙地進屋去了。

第三章 帕利安娜來了

那天來了一封電報說是帕利安娜定於六月二十五號下午四點鐘到，就是第二天。帕利小姐念了電報，眉頭繆起來，爬上閣樓，繆着眉將房間重新看一遍。

這間房有一張小床，乾乾淨淨地，兩隻直背椅子，一隻洗臉架子，一張書桌——沒有什麼鏡子，——另外還有一張小棹。窗上沒有紗窗，牆上沒有畫片。一天到夜太陽直射入屋頂，弄得小房間像個盛火的爐一樣。因為現在沒有屏幔，所以窗未曾提起，一隻蠅就在上衝上衝下，想出去。帕利小姐撲殺了蠅，（將窗格提起一寸）拋到窗外，端正了一張椅子，眉頭又繆起來，走出去。

『南錫！』幾分鐘後她站在廚房門口說，『帕利安娜小姐的房裏我看見一隻蠅，窗戶應當有時開一下。我已去定了紗窗，可是還沒有到的時候，你還是將窗子關好。我的姪女明天四點鐘到。你可到車站去接。叫帖姆斯放敞車帶你去。電報上說「淺色頭髮，紅格子布衣服，草帽，」我僅僅知道

這一點，但我想你已經夠認識她了。」

「噢，是啫；但——你呢——」

帕利小姐珍重而冷冷地說：

「我，我不去，不一定我去，好了。」她轉過身去——帕利小姐以爲爲她姪女計劃的舒適是已經到了家。

在廚房裏，南錫正用很大的氣力在拿一熨斗熨碟巾。

「淺色頭髮，紅格子布衣服，草帽，」——她所知道的，的確！哼，我真代她羞，我真要，我要——」

離四點還有二十分時，帖姆斯與南錫坐了敞車去接小客人。帖姆斯是老湯姆的兒子。有一時候，鎮上人說如果老湯姆是帕利小姐的右手，那麼帖姆斯就是她的左手。

帖姆斯生得很漂亮，性情又好。南錫來不多時候就同她成了朋友。不過南錫今天她一心念着接客，便一聲都不響，一直到車站就下來等火車。在她心裏唸了又唸的是「淺色的頭髮，紅格子衫，草帽。」在她心裏想了又想的，就是究竟帕利安娜是怎樣一種的孩子呢？

『我希望爲小姐的緣故，這孩子是非常安靜而靈敏的就好了，也不要落刀子在地上或者關門太響！』她對搖擺了來的帖姆斯嘆了一口氣。

『哼，假使她不是如此，不知道我們要遭遇些什麼事哩，』帖姆斯冷笑着說。

『想像一個鬧吵小孩和帕利小姐吧！哦！汽笛已經叫來了！』

『哦，帖姆斯，現在輪到我了，』忽然好似嚇着般的南錫說着急忙跑到站上最好的一處站着留心看下來的乘客。

不多久南錫瞥見她——一位小巧穿紅格衣的姑娘，背上掛着兩條粗壯淺黃色的辮。草帽底下的臉，有些雀斑，正急急地東張西望像找人。

南錫馬上就認出她，但起先她竟管不住兩條抖動的膝而立刻過去，小女孩靜靜立着直等南錫到她跟前。

『你可是帕利安娜——小姐？』她吞吐着說，但立刻她就被兩隻紅格子的膀臂抱着了——差不多窒殺快。

「哦，我是頂——頂——頂歡喜看見你，」南錫耳裏送來這懇切的音調，「自然，我就是帕利安娜，我是多麼快活呀！你來接我！我希望你是。」

「你——你可是？」南錫吶吶地，奇怪爲何帕利安娜這樣認識她。

「你——你可是？」她又重複了一遍，想把帽子端端正。

「哦，是的；我一路幻想你的樣子，」小女孩叫起來，足踵踏着舞步，用眼睛將南錫從頭到腳掃視了一遍。「噢，現在我知道了，你就像你的樣子。」

南錫等帖姆斯走來才覺得鬆快了一下。帕利安娜的話頭才打斷。

「這是帖姆斯，你大概有隻箱子吧，」她又吶吶地說。

「是，我有的，」帕利安娜點了一下腦袋，好似很重要一般。「我有一隻簇新婦女救濟會買給我的——她們不是可愛嗎，假使買些地氈是同這一樣的？自然我不知道一隻箱子的錢可以買多少紅地氈，但總應當買一些，無論如何——至少有走廊一半的多，你想呢？我袋裏有一小小東西魏先生給的，他說是一張行李單。拿這個去取行李。魏先生是魏師母的丈夫。他們是克先生太太的表

親。我同他們一塊兒從東方來，他們真可愛！行李單——這裏，」她說完從袋裏取出來。

南錫深深地呼吸一下。她又明顯地覺得另外一個也深深地呼吸一下。於是她偷望了帖姆斯一眼。帖姆斯卻把眼睛轉了過去。

三位上了車，箱子放在後面，帕利安娜安穩穩地坐在南錫和帖姆斯中間。一路小女孩就是不停地講話問問題，以致南錫差不多喘不及氣。

「這裏！可不是可愛嗎？路遠嗎？我希望——我喜歡乘車。」帕利安娜當車輪轉動時嘆道。「自然，如果這條路不遠，我也不在乎，因為你知道我歡喜早到那兒，啊，街多麼可愛！父親告訴我——」

她停止舒了一口氣，南錫注視着她，見她下顎抽動，眼內包了一眶淚。過一會她又很勇敢地抬起頭來。

「父親告訴過我的，他記得，並且我應當先解釋，魏師母告訴我應當立刻解釋我穿紅格衣而不着黑的理由。她說你也許希奇。但是那隻教會的櫃沒有一件黑色的東西，祇有一件女太

太着的天鵝絨短衫，克先生妻子說那又不合我用，而且，還有白的斑——穿壞的，你知道——兩隻膀灣都有，還有別的地方。婦女救濟會有一半人主張買一套黑衣帽給我，但是有一半人要為禮拜堂買一張紅地氈，你知道。白師母說我這樣就很好，因為她不歡喜小孩着黑衣——我意思說她自然歡喜小孩，但不歡喜小孩穿黑色罷了。」

帕利安娜停住，喘了一口氣。南錫才有功夫吞吞吐吐地說道：

「呃，很好，我覺得那樣很好。」

「我歡喜你贊成我，我也是那般想，」帕利安娜點點頭，又呼吸一下。

「自然，一個人很難得歡喜着黑——」

「歡喜！」南錫吸一口氣，驚奇地不知不覺插了一句。

「是的——父親到天堂上去與媽媽在一塊，還有許多別的人你知道，他說我應當歡喜，但是你曉得這很難得做到，就是有紅格子布衣服——因為我要他，我常想實在要他，你看他在天上有媽媽，上帝，天使，而我沒有一個人，祇有婦女救濟會。但是我想現在要容易些了，因為有你了，帕利姨，

我實在高興得看你！」

南錫正心痛地同情她的際遇，忽然使她陷入一種懼怕的心境。

「哦，哦，你大大弄錯了，親——親愛的，」她吞吐着，「我祇是南錫呀，我根本不是你的帕利姨
啊！」

「你——你不是麼？」小姑娘十分地驚異。

「不，不，我就是我的南錫，我夢想不到你會錯認我是她，我們——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相像——不是，不是！」

帖姆斯輕輕地笑着；南錫也沒有工夫管他笑什麼。

「但你是誰呢？」帕利安娜問，「你一點也不像婦女救濟會的人！」

帖姆斯此次立刻就笑出來。

「我叫南錫，我是女傭人呀，我做一切的粗事，除了洗同燙的事，那是丟爾金小姐做的。」

「阿是有一個帕利姨呢？」女孩懇切地問。

「哼！你要拿你的生命與她作賭哩！」帖姆斯插進來。

帕利安娜像鬆了結似的。

「哦，那就得了！有一刻的寂然，她又快活地說：『你知道嗎？無論如何我是很快活，雖然她未來接我，因為我馬上就可以看見她了，並且還有您哩。』」

南錫忽然臉紅。帖姆斯轉過來對她奇突地一笑。

「我稱那是一個極可愛的歡迎，你爲什麼不謝謝這位小太太呢？」

「我在想着帕利小姐哩。」南錫慢慢吐出。

帕利安娜滿意地嘆一下。

「我也是。我對她發生很大的興趣。你知道她就是我唯一的阿姨啊；從前我還不知道，最近父親才告訴我。他說她住在一個頂大的房子裏，在山頂上。」

「是喲，你看那邊就是。」南錫道，「一處極大的白色屋，掛着綠色窗的百頁窗的前面。」

「哦，多美可愛啊！——哦！好多的樹同草圍着牠呀！我從未看見過如此多的青草地啊，可是我

的帕利姨很富嗎，南錫？」

「是的，小姐。」

「我是真快活，有很多的錢多好呀，我從未見過有錢的人，除非白家——他們家可算是富的。他們每間房都有地氈，禮拜天還有冰淇淋。帕利姨禮拜天也有冰淇淋嗎？」

南錫搖搖頭，嘴唇抽動一下，對帖姆斯親密地一瞥。

「不，小姐，你的阿姨大概不喜歡冰淇淋，我猜；因為我從未見過她吃呢。」帕利安娜頭低了下来。

「哦，真的嗎？我真想不到！她爲什麼會不歡喜冰淇淋呢？但——無論如何，我可以不爲這件事介懷，因爲冰淇淋吃多了會使肚子痛的，像白師母一樣。——那次我也是吃了她許多。也許帕利姨有地氈吧。」

「是的，她有地氈。」

「每間房都有嗎？」

『好吧，大概每間房有。』南錫答着忽然繃起眉頭，因為她想起那間光光地小閣樓並沒有地氈。

『喲，我真高興，』帕利安娜樂起來，『我愛地氈，我們從前沒有，祇有兩隻又小又粗的毯子，並且一個上面已經有了墨水的斑點。白師母還有圖畫，真好看，有一種玫瑰花，還有小女孩跪着，還有小貓，還有羊同一隻獅子——不是都在一塊的，你要知道——羊同獅子是在一塊的，哦，聖經說過牠們將來會在一塊的——不過白師母的畫沒有，你可不是歡喜圖畫嗎？』

『我——我不知道，』南錫答着一半僵僵地聲音。

『我歡喜。我們沒有什麼圖畫，教堂是沒有什麼人捐來的，你知道，祇有人捐來過兩次。有一張是好的畫被父親賣了代我買鞋子穿了，另外一張才掛起來就碎成一塊一塊的了。是玻璃的你知道，我哭了，但是現在我快活了，因為我有阿姨一切更好的東西，就好像一次我紮頭的緞帶壞了便來一根極美麗的新的。』喂！這房子不是極可愛嗎？』她叫出來，當馬車轉進夾道時。

帖姆斯解箱子下來時，南錫找着一個機會對着他耳朵說。

「你不許再對我說別離的話，帖姆斯，你不可以使我離開你！」

「別離！我不說，」年青人叫起來，「你不能攆我走，現在是更滑稽了，那個小把戲來了，我們每天看電影吧！」

「滑稽——滑稽！」——南錫反覆着，「我想事體要超過滑稽哩，那可憐的孩子——他們兩人住在一處；我猜她需要一塊石頭作她的逃難所。好吧，我就作那塊石頭吧，帖姆斯；我是，我是！」說着她領了帕利安娜進去了。

第四章 小閣樓

帕利小姐不會立起迎接她的姪女。南錫帶着小女孩進來的時候，她的眼睛不會離開書本，那是真的，她祇爲了她所知道的責任伸出手來。

「你好嗎，帕利安娜？我——」她沒有機會說下去。帕利安娜已經如飛地衝進來向阿姨的懷中來。

「哦，帕利姨，帕利姨，我真不知道是如何感激你讓我來同你住呀。」她抽噎着，「你不知道從婦女救濟會出來忽然有了你，又有南錫，是多麼地可喜呀！」

「哦，婦女救濟會也很好吧，雖然我不很知道。」帕利小姐僵僵地答應着，想推開那緊抱着的小手，又繃着眉轉過去對門口立着的南錫說：「南錫，沒事了，你去吧。帕利安娜，你好聲站着讓我看你是個什麼樣子，」帕利安娜退後一些，笑了一下。

「我不好看呢，因為——你看這些討厭的雀斑。哦，我應當先告訴你我穿紅格子布衣服的緣故，我已經對南錫說過，父親說的——」

「噢，不管你父親講的什麼吧，」帕利小姐插進來，「你有隻箱子吧？」

「哦，有的，帕利姨，我有一隻頂美麗的箱子，婦女救濟會買給我的，你看我自己沒有多少東西在裏面，因為沒有人捐小孩的衣服哩，祇有父親一切的書，白師母說就給我吧，你看；父親——」

「帕利安娜，」她的姨母又插進來，很冷削的，「有一件事你應當立刻明白，就是，我不喜歡你在我面前談你的父親。」

小女孩倒抽了一口冷氣。

「阿姨，什麼——你說——」她未曾說完，她的阿姨接下去說：

「我們現在上樓到你的房間去，你的箱子恐怕也拿上來了，我關照帖姆斯拿的——假使你有一隻的話，好，你跟我來。」

一聲不響地，帕利安娜轉身跟着她的阿姨走。她眼內包了一眶淚，但她的下顎仍然勇敢地舉

得很高。

「總之，她就是不歡喜我提父親罷了，那也容易做到，」帕利安娜在心裏想：「我還是應當快活，」她想到她姨母待她其他的好處便又很親切地望着她姨母。

現在到了樓梯上，走在前面的姨媽的黑絲長裙，拖曳着富貴的意味。後面通着一扇開着門的房間，裏面鋪着輕柔的地氈，緞子套的椅子。脚下是極奇怪的地氈，怎麼，竟像平鋪的青草地啊！壁上的圖畫，窗上的簾，一切都在斜陽中放映出美麗的光輝。

「哦，姨母，姨母，」小女孩忽然叫起來：「多麼美的房子喲！你有錢是多麼快活喲！」

「帕利安娜，」她的姨母忽然轉過來嚴肅地對她說：「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真驚奇。」

「爲什麼，姨母，你不歡喜富嗎？」帕利安娜確有些莫名其妙。

「自然不，帕利安娜。上帝給我們罪人的財物，我們自然不能因之驕傲呀，自然不，富有什麼？」

帕利小姐走進了小閣樓。現在她高興，因爲她把她的姪女安放在此地。她起先就想把她住得離她愈遠愈好；同時小孩的沒腳跟的舉動也不致於將屋內重要的裝飾品毀壞。如今——虛榮的

重壓更使她相信預定的計劃是不錯的。

帕利安娜的一雙小脚熱情地緊緊跟着姨媽，更熱情地是一副碧藍的大眼睛，巴不得一剎那內要將四面的景物都放在視線之下。更更熱情地還有她的心，不住地轉念頭，想到：在什麼一扇門之後是她的房間呢？就是那滿了地氈，圖畫，和窗簾的一間屬於她自己的？現在，她阿姨開了另一門又上一層扶梯。

兩邊光光的牆什麼也看不見。扶梯頂上連一大塊空間通到老遠的角上，屋頂險些靠着地板，裏面並且放了無數的箱子櫃子。裏邊又熱又潮濕。不自主的帕利安娜頭舉高起來——因為裏面好像難以呼吸似的。於是乎，她瞧着她的姨媽開了右手的一扇門。

「這裏，帕利安娜，是你的臥房，箱子也在這兒吧，噢，你的鑰匙呢？」

帕利安娜一聲不響點點頭。大眼睛顯出一些驚懼。

阿姨蹙額道：

「帕利安娜，同你說話的時候，大點聲音，不要動動腦袋就算了。」

『是，帕利姨。』

『那好些，我相信你需要的東西都在這兒了，』她說着望望盥洗架子和水罐。『我再叫南錫來幫你解箱子，晚飯是六點鐘，』她說完飛快地下樓去了。

帕利安娜靜靜立着端詳她的後影，又轉過身來張大了圓眼睛對着光禿禿的牆壁，地板，窗戶出神。最後望着她的小箱子曾經擱在遠處西方的家裏的。不由自主地雙膝跪下，將臉伏在手裏。幾分鐘後南錫進來了。

『哦唷，哦唷，可憐的小羊兒，』她蹲下來兩手抱起小女孩。『我早就料到有此一着的。』
帕利安娜搖搖頭。

『是我不好，又頑皮又乖戾，南錫，——我是出奇地不乖。』她嗚咽了。

『我真不懂上帝和天使比我更需要爹爹啊，嗚，嗚。』

南錫笑了一笑，替她擦眼睛。

『來，來，孩子，拿你的鑰匙來，我們把箱子裏的衣服整理出來，趕快，趕快。』

涕痕猶在的帕利安娜探出鑰匙來。

「這裏面並沒有多少衣服」她低聲說。

「那就更加容易收拾了。」南錫道。

帕利安娜忽然光彩四射的一笑。

「那樣，我就能夠樂了，您說我能嗎？」她叫出來。

「自然——你可……」南錫有些不大了解。

南錫的一雙巧手弄起箱子來很便當的。補綴過的睡衣，幾件可憐不入時的衣服，一些個書在短時間內都打開了。帕利安娜不在乎的笑着，爬高落地地張羅衣裳整理書架，並且將一切不穿的如睡衣等都一古攏兒擱在梳台抽斗裏。

「我確實——相信這間將要變成一極可人意的好房間，你說是嗎？」等一刻她啞啞地說。

南錫好似忙得無暇回答，儘將個頭埋在箱子裏拾掇。帕利安娜立在衣櫃上向光牆上面的外面眺望。

「我也能爲着沒有鏡子高興，因爲沒有鏡子便瞧不見臉上的雀斑了。」

南錫忽的口裏發出一極希奇的聲音——但帕利安娜一回頭，她立刻又將頭埋在箱子裏去。幾分鐘後，帕利安娜忽然在一扇窗前歡呼起來並且大拍其手。

「哦，南錫，這以前我沒有看見啊，」她深吸着氣，「看啊——那邊的樹，房屋，還有可愛的教堂頂，還有明亮的小溪水正像銀子一般。哦，南錫，這幅天然畫好極了，我真高興她放我在這間房裏。」

南錫因帕利安娜天真的驚奇和喜悅，感動得掉淚。帕利安娜急忙趕到她身邊。

「南錫，南錫，——爲甚麼？」她叫起來，又不安地問道：「這是你的房吧？是的嗎？」

「我的房！」南錫冒火起來，縮回眼淚，「假使不是你這從天上下來的小天使，和人家吃的——肚子灰塵，這是所地獄呢？」說完她登登地下樓去了！

帕利安娜依然領略她那幅自然風景畫，過一刻，她熱的受不住，便用手試推那扇窗，居然應手而下，她快活得將整個的頭臉伸到窗外飽吸新鮮涼爽的空气。

她又跑到別個窗前，照樣打開了一個大蒼蠅隨着進來，撲上她的嘴臉，嗡嗡地在房裏飛鑽。接

着一個又一個，帕利安娜也不注意。原來她有一極珍貴的發現——恰當窗之對面，立着一株極龐大的樹，伸着長枝偉幹像膀臂伸着歡迎她一般。

斗然她大聲笑了。

『我相信可以那樣辦』她微笑着。接着就爬上窗緣，從窗緣踏上大樹幹不過一舉足之勞。於是猴子般的輕捷，她從這枝翻到那枝，最後達到——較低的枝上。要從這枝上跳下地——雖然擅長爬樹的帕利安娜也有點懼心了。但她，吸緊一口氣，運着強有力的小膀臂，一縱身跳到輕柔無聲的草地上。於是立起來，興奮地望着自己。

她現在是立在房子的後面了。前面是一所花園，裏面一老人正彎腰在工作。再前面是一條小徑通到一大廣場直達一座削壁小山。山頂立着一株修長松樹，傍着一龐大的頑石。此時此刻，帕利安娜心目中最以為值得去的一處地方，便是那頑石之巔了。

巧妙的一轉身，帕利安娜便從老人身邊，整齊的綠色畦裏奔了過去——喘着氣一直到通廣場的門口。於是她決然向上爬。雖然她知道上去不是一條短路，而在窗前看起來好像很近的一

般。

十五分鐘後，哈云頓堂前的大鐘敲了六下。接着晚餐的鈴聲便送到帕利安娜的耳裏。

一分，二分，三分鐘過去了。帕利小姐繃着眉，用拖鞋輕輕擊小地板。最後毅然立起走到扶梯邊，不耐煩地向樓上望。

她傾耳聽一分鐘後，一轉身走進膳廳去了。

「南錫！」南錫剛進來她便命令地說，「我的姪女遲了，你不要叫她。」她對剛要轉身的南錫巖峻地又加上兩句。「我告訴過她晚飯時候，如今她遲了，就該當得罰。她應該從開始學習如何守時。她下來時給她在廚房裏吃牛奶麵包。」

「是，小姐！」幸而好此時帕利小姐沒有看見南錫的臉，不然——。

剛吃過夜飯，南錫從後樓梯迫不及待爬上了閣樓。

「麵包，牛乳，真真！——可憐的小羔兒也許哭睡了啵！」當她輕輕推門時自己小聲咕噥着。進

來她就放出一驚嚇的聲音：「你在甚麼地方？你到何處去呢？」

『你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她打開櫃子，床底下，甚至於箱子裏都搜遍，找不出一個人影子。於是飛下樓直奔到老湯姆的園子。

『湯先生，湯先生，那個那個孩子不見了，走了。』她發狂地說：『她是回到她所來的天堂去了，唉，可憐的小羔兒，——並且小姐還告訴我給她麵包牛乳在廚房裏吃——也許現在正在吃天使的食物嘍，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老頭兒伸直腰。

『去了嗎？天堂嗎？』他態態可掬的問着，閒望着燦爛將落的斜陽。他又停下來想了一會才慢慢地說：『南錫，假使你說她到天上去，依我說，她上的天堂就在那兒，你看——』他用手指着接着紅天的小山上正踞着一個細長的影子。

『罷了，她上這樣的天堂也罷了，我也放得下心了。』南錫像落下一塊石頭般地說着。『如果小姐問起我，你就說我沒有忘記洗碟子，現在外去逛逛啦。』她如飛地直奔通廣場的小門。

第五章 遊戲

「天哪，小帕利安娜，你把我嚇死了，」南錫氣喘喘地急急爬上山來。

「嚇嗎？哦，真對不住；但是你不必嚇呀，南錫！從前父親同婦女救濟會的人，也是常常爲我擔心事，但是末了我還不是好好回來？」

「但你走，我知也不知道一點兒啊，」南錫喊着，挾着小女孩的手就往山下跑。

「我沒看見你去，並且也沒一個人看見。我真的猜你從屋頂上面飛走了；唉，我真的那樣想。」

帕利安娜喜得踏起跳踢步來。

「真的我是飛哩，——不過我不是飛上去，是飛下來。我從那棵樹下去的。」

南錫又出了神。

「你——你怎麼？」

「從那株樹上下來，我窗外的那棵樹。」

「我的天老爺啊！南錫氣又急了，只管拉着她快走。『我不曉得你的阿姨要說甚麼呢！』

『你要知道嗎？好，我來告訴你，看對不對，』小女孩快樂地允許了。

「可憐」南錫喘着氣。『不必——不必！』

「怎麼，你說她會動氣嗎？」帕利安娜忍不住叫起來了，十分不明白的神氣。

「不——呎——是的——罷了，不關事的。我——我亦不頂怎麼知道她要說什麼。」

南錫又結結巴巴起來，定規不和她多說什麼。『我們還是趕緊點兒走吧。我還要洗碟子碗去

哩。」

「好好。」帕利安娜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哦，帕利安娜小姐啊！」南錫嚴肅的講。

一個時辰她們靜靜的。天很快地黑下來。帕利安娜緊緊地挾着她朋友的膀子。

「我承認我很快樂，無論如何，你看你爲我嚇了——一點兒，於是你就來找我，」她兢兢地

說。

「可憐的小羊兒！你該派餓了我——我怕你祇能同我在廚房裏吃點麵包牛奶罷了。你阿姨不高興，——因為你沒有下來吃飯，懂嗎？」

「那是我不能夠啊。我正在山上。」

「是啊；但是——她不知道那啊，懂嗎？」南錫注視着她，勉強一笑。

「我真過意不去給你牛奶麵包，我真真。」

「哦，我不在乎，我很高興。」

「高興！爲什麼？」

「爲什麼，因為我歡喜牛奶麵包，又能同你一塊吃。我看對於這件事高興沒有什麼困難。」

「你看對於任何事體高興都沒有困難，」南錫答着想起上次她住三層閣樓的勇敢。

帕利安娜輕輕地笑了。

「那因爲——無論如何，是種遊戲呀！」

『遊——戲嗎？』

『是啊；就叫着一個「快樂」的遊戲。』

『你談的甚麼稀奇古怪話啊？』

『你怎麼不懂？一種遊戲啊。父親告訴我頑的，真有意思，』帕利安娜回答。『我們從頂小頂小就頑起，我又教婦女救濟會頑——她們有些人也會。』

『到底怎麼頑法呢？對於遊戲一道我是不懂的。』

帕利安娜又笑了，但她也嘆了一下，在漸暗的黃昏裏看見她的臉端肅而深思的模樣。

『呸，我們是從我們教會捐筒的拐杖頑起的。』

『拐杖！』

『是的，你知道我想一個洋娃娃，父親也就寫信去要了，但回信說沒有洋娃娃，只有一些小拐杖，所以他們祇將拐杖送來。我們就那樣頑起來的。』

『但是，我看不出那裏面有什麼可頑的地方，』南錫差不多一點不懂。

『哦，是啊；這種遊戲就是對無論如何的事都能快樂——不管是怎麼一回事，』帕利安娜又正經又誠懇地講。『我們就是那樣從拐杖起頭頑的。』

『罷了，我實在看不出那有甚麼可快樂的——想洋娃娃來了拐杖！』

帕利安娜拍着她的手。

『就是那，就是那，』她歡呼着。『起先我也同你一樣看不出甚麼可樂的地方，南錫，』她又加一句。『後來父親告訴我的。』

『好，你再告訴我，』南錫插上來說。

『真蠢！不懂嗎？你快樂就因為他們是不必需的東西呀！』帕利安娜勝利似地挺直起來。『你看容易吧，只要你知道怎麼樣地做！』

『罷了，你都幹古怪事！』南錫鬆了一口氣望着帕利安娜。

『哦；這並不古怪——有意思，』帕利安娜仍然熱誠地保持她的意見。『並且，我們一直在頑的。愈難愈有意思——不過有時候太難了——像父親到天堂去，沒有別人照顧我，不過婦女會。』

「是，或者把你睡在三層小樓上，一樣東西也沒有，」南錫又不平起來。
帕利安娜又嘆了。

「那起先是很難的一個，」她說，「尤其我覺得有點寂寞的時候。我好像能頑什麼遊戲，無論如何，我又實想那些好東西想得利害。後來我忽然想起沒有照鏡便不會照見我這可恨的雀斑，同時又發現窗外可愛的天然風景畫，於是，我才算找着可以快樂的事情。您知道，當您去尋快樂的某件東西時，您必須忘記另外一種——像您要洋娃娃一樣。」

「嚇！」南錫咽了一口唾沫。

「大概都不要好多時候，」帕利安娜嘆道：「有時我簡直想都不用想，您知道。我實在頑熟了。可愛的遊戲。父親和我都歡喜頑，」她接下去。「我假定，雖則——現在很難頑，因為沒有甚麼人同我頑。或者帕利姨媽後來同我頑，」她想了一會兒又加上。

「我的天老爺啊！——她！」南錫咬緊了牙吸了一口氣。於是她又放大了聲音道：「看，帕利小姐，我雖則不會頑是真的，但是我很願跟您學着頑，您說可好？」

「哦，南錫！」帕利安娜喜得上前把她抱了一抱。「那好極了！那我們不有趣嗎？」

「呃——不過，」南錫十分不相信自己。「您不能希望得我太多哩，您知道我從不曾頑過甚麼遊戲。這次我不過努力地試試看罷了，因為您說要一個人同您頑。」說完兩人一齊進了廚房。

帕利安娜吃麵包牛奶吃得非常香甜；於是，聽了南錫的提議她飯後到她阿姨的客室裏去。她阿姨正在看書。

帕利小姐冷冷地瞧着。

「您吃過晚飯了嗎；帕利安娜？」

「吃過了。」

「我覺得很不安，屈您在廚房裏吃麵包牛奶。」

「但是我真覺得快活您這樣辦。帕利姨，我歡喜麵包牛奶，南錫也是的。您不要有一點不安。」帕利姨斗然好像椅子上坐的不十分舒服。

「帕利安娜，這該是您上床的時候了。您一天也够辛苦了，明天我們還要來安排您的日課，還

要看看您當添些什麼衣裳。南錫要給您一枝蠟燭。但您要小心拿着。早飯是七點半。您那時候下來得了。盼望您睡得好。」

像煞有介事一般，帕利安娜直跑過去和阿姨正正經經地抱了一抱。「我有這樣美麗有趣的生活，」她嘆着歡喜的氣。「我知道我真的愛同您過下去——但我未來之前我已經想到了。好，也祝您晚安，」她像神仙般跑出去。

「我的天！」帕利小姐忍不住半大的聲音叫出來。「多古怪的孩子！」她又攢緊了眉，「我罰她，她還高興。還叫我不容有一點不安，還愛同我過下去！我的天！」帕利小姐拿起書來又自語着。

十五分鐘後，三層閣樓上，一個孤苦寂寞的小姑娘蒙在裏緊的被裏啜泣。

「我知道，天上的爸爸啊，現在我簡直一點沒有頑甚麼遊戲——一點都不。但我相信，即是您也不能找着甚麼快樂如果讓您睡在這空無一人的黑房裏——像這個。假使能讓我靠着個把人，南錫，或者帕利姨，甚而至於婦女救濟會，那也要好些！」

樓底下南錫在廚房裏忙着洗杯盤碗碟，很起勁地自言自語。

『頑遊戲——像傻子般的——找事情快樂——想洋娃娃來了拐杖——這真够味兒。但——我現在也學着頑了，哈，不錯，不錯。』

第六章 責任問題

第二日快要七點鐘時帕利安娜方才醒來。她的窗子對西南，所以她不能看見太陽，但她能看見碧藍的天空，並且她知道那是個好天。

她的小屋子在清早現得冷些，新鮮空氣和着甜風吹近來。窗外小鳥得意地鳴囀着，帕利安娜便過去與牠們談天。她朝底下一望，她的姨媽已經整整齊齊地在玫瑰花圃裏剪摘了，所以她立刻加緊收拾打算加入她姨媽的工作。

跑下三層樓梯，讓兩扇門敞開着，帕利安娜如飛地穿過甬道，開了屏門繞到花園到她阿姨那兒。

她飛來的時，帕利姨媽正和花園的老頭兒在弄一玫瑰枝。

『哦，帕利姨，帕利姨，我承認今天早晨真樂，因為我還活着！』

『帕利安娜！』帕利姨擺出發教訓的態度，頭挺得那樣直好似頸子裏懸着九十磅重的重量一般。『這就是您平常對人請早安的樣子嗎？』

小姑娘跳上跳下地答道：

『不，除非遇見我最愛的人，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從窗子望見您，帕利姨，我立刻想起您不是什麼婦女救濟會，而是我實實在在的姨媽；而且您的樣子是那樣的，所以我趕快下來要抱抱您！』

彎腰的老頭兒斗然轉過身去。帕利小姐想皺眉——可是沒皺成功。

『帕利安娜，您——我——湯姆，今早的事就那樣吧，我想您懂得——弄那些玫瑰枝，』她僵僵地說着很快地走了。

『您常在花園裏工作嗎，——先生？』帕利安娜很有興趣地問。

男人轉過來。他的嘴唇輕輕曲着，眼睛也好似包着淚。

『是的，小姐。我是老湯姆，這兒的園丁，』他回答。又好似一種力壓着似的他把手放在她光亮的頭髮上。『您真像您的媽媽，小姐！我老早就認識她，那時她比您再要小哩。您看我一直在這花園

工作的。』

帕利安娜呼吸得甚致都聽得出。

『當真的嗎？您還認識我的媽媽；真的——您知道她小時的故事嗎？哦，請您告訴我！』她就在那泥土的小道之蹲下來，恰在老頭兒的旁邊。

鐘響了。只見南錫如飛地從後門跑出來。

『帕利安娜小姐，那是吃早飯的鈴聲，知道嗎？』她推着小女孩直往屋裏跑。『別的時候鈴響又是吃別一頓飯的意思。不過每次鈴一響您就得到屋子裏來，不管您是在什麼地方。假使您不——好，您就找不到事情可以樂了！』她說完讓帕利安娜進了飯廳，自己去趕鷄去了。

早餐的前五分鐘，大家都不開口，忽然帕利小姐瞧兩隻蒼蠅鼓動雙翅在餐棹上飛來飛去，便嚴厲地道：

『南錫，這些蒼蠅從甚麼地方來的？』

『我不知道，小姐。廚房裏一隻都沒有。』南錫沒有看見昨天下午帕利安娜曾開過窗子。

「我想是我的蒼蠅吧，帕利姨，帕利安娜注視着，快樂地說。『早晨樓上有好些個，飛得起勁哩。』」

南錫急速地捧着她剛拿進來的糕走出去。

「您的！帕利小姐喘着氣。『您這是甚麼意思？牠們從甚麼地方進來的？』」

「唉，您不知道嗎？帕利姨，牠們從門外進來的，自然從窗戶飛進來的，我看見牠們進來的。」

「您看見牠們！您意思說您開了那沒有紗窗的窗了嗎？」

「怎麼不是。那兒沒有紗窗啊，帕利姨。」

南錫又捧着糕進來，一付正經面孔可是很紅。

「南錫，」她的女主人嚴峻地指點着，「您放下糕趕快到帕利安娜的房裏把窗關好。門也關好。後來，您做完早晨的事，到各房間灑水。要仔細地打掃一下。」

對她的姪女道：

「帕利安娜，我已經去定那些窗上的紗窗。我知道，自然那是我的責任。但我看您似乎十分忘

記您的責任。」

「我的——責任？」帕利安娜的眼睛睜得挺圓。

「自然，天熱，不錯我知道，但紗窗未來之前您有不能開窗的責任。蒼蠅，帕利安娜，不但又髒又討厭，並且還有害於健康。早飯後我要給您一本關於蒼蠅的小書去讀。」

「唸書嗎？那真多謝您哪，帕利姨，我最愛唸書！」

帕利小姐的呼吸簡直可以聽見，於是她抵緊雙唇。帕利安娜，看着她的冷峻的面孔，眉頭微微皺了一下。

「自然我十分抱歉忘記我的責任，帕利姨，」她柔順地道歉，「我下次再不開窗子了。」

她的姨母不理她。真的，到吃完飯她都沒開口。於是，她起身到客室的書架上拿一本小書來給她的姪女。

「這就是我說要您讀的，帕利安娜。我要您立刻就回到您房間裏去唸。半個鐘頭以後我上來看讀的如何。」

帕利安娜的眼睛轉到那蒼蠅的圖畫上，歡樂地叫出來。

「哦，多謝您，帕利姨！」她愉快地跳出去，把門碰地關了。

帕利小姐又攢眉，略一遲疑，便莊嚴地去把門又開開；但帕利安娜早跑得影子也看不見了，只聽見蹣蹣爬三層樓的聲音。

半點鐘後，臉上佈滿了責任紋路的帕利小姐進了帕利安娜的屋子；她是被意外的熱誠歡迎着。

「哦，帕利姨，我一輩子沒看見過這麼有趣可愛的小書。我真高興您叫我唸牠。怎麼，我從不知道蒼蠅的腳上會帶那麼多的東西，還有——」

「好啦，」帕利姨又擺出那付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帕利安娜，現在把您的衣服拿出來，讓我看看有不合式的我就拿去給窮人，那自然。」

帕利安娜勉強地放下小書轉到衣櫃那兒。

「我想您要比婦女救濟會的人更加要嫌棄這些衣裳了——她們都說實在難爲情得很，」

她歎道：『因為後來的捐櫃裏都是送來一些男孩和老年人的東西；——帕利姨，您可有一個教會的捐櫃嗎？』

她看她的阿姨要生氣的樣子，便立刻改正她自己。

『怎麼，自然你沒有的，帕利姨！』她很快地講出來，臉一紅。『我忘記了，有錢的人沒有那一類東西的。不過，有時我簡直忘記您是有錢的了——比如在這間房裏，您知道。』

帕利小姐的嘴唇凜嚴地動了一動，卻沒說話。帕利安娜明顯地不覺得她自己說了甚麼得罪人的話，又接下去。

『好吧，像我所說的，您不能談到教會的捐櫃——除非您不希望從那裏邊得着甚麼。因為每次對捐櫃，我們的遊戲都是頂難頑得起來，父親和——』

忽然她想起對她的阿姨是不能提到父親的。所以趕快伏到衣櫃裏兩手抱些破衣服出來。

『牠們全不很好，』她輕聲道，『假使不是禮拜堂買了紅地氈也許會代我製幾件黑衣，不過我所有的都在這兒了。』

帕利小姐用手指撥弄這些破舊不合式的衣服。又蹙着眉對那衣櫃裏摺好的睡衣出神。

「這兒我有最好的一件，」帕利安娜熱切地承認着。「婦女救濟會統統只買過一件給我。姜師母——她是會長——告訴我假使她們走廊上不買地氈就可以代我多買一件衣。但她們不。白先生不歡喜鬧聲。他有點兒神經病，她妻子說的；但他有錢，並且她們盼望他肯捐助那地氈。我說一個人又有神經病又有錢也不錯，您說如何。」

帕利小姐好像沒聽見。她匆匆忙忙地理好了衣服，轉過來對帕利安娜道。

「您自然是進過學校的了，帕利安娜？」

「哦，是啊，帕利姨，除此，父親還——我意思說在家裏也讀些書。」

帕利小姐又攢起了眉。

「很好，秋天您自然在這兒進學校。唐先生，校長，無疑地會安插您的班次，同時我每日再聽您朗誦半小時。」

「我愛唸書；但若是您不要聽我讀，我自己也一樣地能讀給自己聽，的確，帕利姨，而且那樣我

依然地高興，因為我頂愛唸那些大字您知道。」

「我曉得了，」帕利小姐淡淡地插上來。「您學過琴嗎？」

「不多，我不大歡喜自己彈琴，但我歡喜別人的。我學過一點鋼琴。谷小姐——她在禮拜堂彈琴的——教我的。但我老早忘記了。真的，帕利姨，我亦隨牠去。」

「哦？」帕利姨注視着。眉毛揚了一揚。「不過，不論怎樣，我的責任是要給您最低限度的音樂知識。您當然會做針線囉。」

「會一點點，」帕利安娜嘆道。「婦女會教我的。哦，真不得了。姜太太鎖扣子洞是和別人不同的，白太太又說應當先學裝貼邊後再學做背縫，韓太太又說不應該先學細針線。」

「好啦，現在沒有這些麻煩了。我自然自己來教您。我猜您沒有學過烹飪？」

帕利安娜忽然笑起來。

「這個夏天她們剛起頭教我的，還沒有學多少。這一來她們的意見更多了。她們說教我製麵包，但她們就沒有兩個人會做一樣麵包的，所以她們在針線會決定輪流教我。一星期一次，上午到

她們家的廚房去學習，您知道。我才學會做巧格力糖和無花果小餅，就停了。」

「巧格力糖，無花果小餅，嚇！」帕利小姐鄙夷地說。「我想我們快不要做那些東西了。」想一分鐘她又慢慢地說下去：「每天九點鐘，您到我這兒來朗誦半點鐘。九點鐘以前您就把自己房間收拾好。禮拜三禮拜六的上午，九點半之後，您就同南錫在廚房裏學烹飪。別的每天早晨就來同我學針線。下午學琴。我自然馬上就要代您找先生。」說着她從椅上站起來。

帕利安娜失望地叫出來。

「哦，帕利姨，帕利姨，你還沒有給我一點時候——讓我活。」

「活，小丫頭！您什麼意思？好像一天到晚您不活似的！」

「哦，自然我能呼吸，能做事，帕利姨，但那不叫做活哩。您睡覺也呼吸，但也不叫活。我說活——是說做您歡喜做的事：在外邊頑啊，讀書啊，（自然讀給自己聽了）爬山啊，同花園的湯先生談心啊，還有南錫啊，還有到街上去看看街坊鄰居啊。那才是我說的活哩，帕利姨。光呼吸不能算活！」

帕利小姐不自然地伸起她的頭。

『帕利安娜，您真是古怪到極點的孩子。自然您應當有個適宜的遊戲時間。但是我以為，我有給您受完美教育的責任，您呢，也有不可像忘恩負義的孩子般地浪棄這種機會的責任。』

帕利安娜臉發紅。

『哦，帕利姨，您說這話好像我曾經忘恩負義過似的。怎麼，帕利姨，我愛您——您又不是婦女會，您是我的親姨媽。』

『很好；我就是您要您以後不要忘恩負義，』轉到門前的帕利小姐補上這一句。

剛走一半樓梯，聽見一個小小聲音叫她。

『對不起，帕利姨，您還沒告訴我那些衣裳不要了。』

帕利姨重重嘆一口氣——這一嘆筆直送到帕利安娜的耳朵裏。

『哦，我忘記告訴您了，帕利安娜。帖姆斯下午一點半鐘要驅車送我們到鎮上去。您的衣裳沒有一件是配我的姪女穿的。當然把您在人面前穿得光光冕冕的是我的責任。』

帕利安娜現在也嘆氣了——她相信從此她是恨了那兩個字——責任。

『帕利姨，對不起，』她渴望地叫着。『您可有什麼事情能叫我對責任的義務快活嗎？』

『甚麼？』帕利小姐驚奇地望着上面，斗然她臉紅了，帶怒地飛快下去。『不要沒有規矩，帕利安娜！』

在熱極的三層閣樓上，帕利安娜向一把直背椅上一坐。對於她，似乎前途都被無限止的責任包圍住了。

『我真真看不出那有什麼不規矩，』她嘆道。『我不過問問她可有方法在責任上找到快活就是了！』

帕利安娜不聲不響地靜坐了好幾分鐘，眼睛對着一堆破爛的衣服出神。於是她緩緩立起來把衣裳收了。

『我看現在簡直沒有事情可以快活了，』她大聲說着；『除非——盡到了責任！』她又縱聲哭了。

第七章 帕利安娜和刑罰

一點半帖姆斯驅車送帕利小姐和她的姪女到離家半里多路的幾家大廣貨鋪子去買東西。代帕利安娜配好一套衣服的經驗實在了不得。帕利小姐走出鋪子的情緒恰像一個延着火山外層跑了一週最後找到平地的一種鬆快。那些夥計們望着她們紅着臉出來，有够笑一禮拜的資料。帕利安娜自己也是笑容滿面，十分稱心的出來。因為，像她同一個夥計說的：『如果你從前光是穿人家捐給您的幾件衣服，您就覺得到店裏來坐着試這件，試那件的滋味，有多美！』

上街買衣整整花去一個下午；於是晚飯後和老湯在花園裏親熱地談了一回，又和南錫在後面洋台上談了一回；那時候帕利小姐到隔壁鄰居家去了，南錫的碗也洗好了。

老湯告訴她媽媽從小的故事，叫她真真高興。南錫又告訴她離城六里路的鄉下角落頭的事，那兒有南錫的媽媽，哥哥弟弟，都是她所愛的。她又答應帶她去頑如果帕利小姐肯的話。

「他們都有好聽的名字。你一定歡喜他們的名字。」南錫嘆道。「一個叫「哀爾吉命」，一個叫「福祿銳別」，再有一個叫「哀斯泰里」。我——我真恨「南錫」！」

「哦，南錫你怎麼講出這樣的話來爲甚麼？」

「因爲我的名字沒有別人好聽。你看我是媽媽的第一胎，那時她還沒有讀多少有好聽名字的故事書。」

「但是我愛「南錫」，就因爲那是您的名字。」帕利安娜宣布着。

「哼！罷，我猜你能一樣地歡喜「克萊月沙」吧。」南錫反過來問，「假使我是那個名字我也會快活些。實在美！」

帕利安娜笑了。

「無論如何，你總可以快活因爲您不叫「黑拔斯拔」。」

「黑拔斯拔！」

「是啊，白師母就是這名字，她丈夫常喊她「黑拔」她恨死了。」

南錫的緊綳的臉鬆了，笑了。

「也罷，你這麼一說，好像「南錫」倒也不錯似地，是比「黑拔」「黑拔」好點。好傢伙——我心裏高興起來了。」她又轉着快樂的眼光對帕利安娜道：「你說，帕利安娜小姐，照你頑的那遊戲講起來，是不是我現在就可以因為不叫「黑拔」而快樂了？」

帕利安娜笑道。

「怎麼，南錫，那就對了！遊戲就是這麼頑法的。不過這次我想都沒有想到是在頑遊戲。你曉得，頑的次數多，你就不用想了。並且後來每一件事你都能找到快活。」

「好吧，也許，」南錫又是莫明其妙的神氣。

八點半，帕利安娜上樓來睡覺。紗窗還沒有來，房裏像個小火爐一樣。帕利安娜睜了眼睛望着那兩扇關的窗，卻不敢開。她脫下衣服，小心摺好，說過她的禱文，熄了蠟燭爬上床去。

也不知在那酷熱難熬的小床上究竟輾轉多少時候，好像有一點鐘的模樣她最後輕輕從床上下來開了門。

樓閣外面盡是黑絨般沉暗，祇有天窗下照下來一條銀白色月光。也不顧可怕的黯黑，她決然地緊吸一口氣筆直走到窗戶前去。

她早就盼望這扇窗應當加紗窗，但始終都沒有。可是窗外卻是一片像神仙般的極樂世界，她又知道外面有涼爽的，甜蜜的空氣會叫這乾燙的手臉十分舒服。

當她伸長了頸子向窗外張時，她斗地發現一塊好地方：她看見窗子底下不遠處一條寬的平的長廊屋頂——那是帕利小姐的露天客室造在走廊上面的。她看着不免生出極大的企望。假使到那上面去一會兒！

她害怕地望着後面。這後面是像火爐般的小房，再有像燒紅的鍋的小床，這中間還隔了一條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而前面呢，卻是照滿了月光，佈滿了涼爽空氣的洋台！

如果她的床是在那兒多好！有些人是住洋台的。像菊兒在家的時候，不是因為肺病的緣故睡在洋台上嗎？

忽然帕利安娜想起靠近這三層樓的窗上掛了好些白口袋。南錫說過那是裝冬天的衣服用

的。帕利安娜這時兢兢地踱到口袋面前，揀了一隻又胖又軟的口袋（那是裝着帕利小姐的豹皮大衣）做了墊褥，兩隻小的當了枕頭，再有一隻（軟的像空的一樣）做蓋被。齊備之後，帕利安娜喜得不亦樂乎，過去將窗開了，把東西一樣樣丟下去，最後自己跳下去，隨手又把窗關了——帕利安娜沒有忘記那些可惡的蒼蠅的腳上會帶那麼多的東西。

多涼快！帕利安娜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深深地吸着涼而清的空氣。腳底下的屋頂因走動而發出的響聲着實叫帕利安娜高興。她走了，真的，兩三次從這頭到那頭——洋台又是這般寬自然不致於跌下去，而且剛從房間裏出來到這新鮮的空氣中來，多美！最後，滿足地噓了一聲，鋪下豹皮大衣的墊褥，放平了枕頭，蓋好身體她睡了。

『我真高興紗窗未來，』她望着天上的星自語着；『否則我就享不到這個福了。』

樓底下洋台旁邊的房間裏，帕利小姐正在忙着穿衣裳着拖鞋，她的臉灰白而帶着驚慌的顏色。一分鐘前她曾顫抖着打電話給帖姆斯道：

『快來——您同您父親帶燈來。有人在洋台上。他大概是從玫瑰花架上爬進來的，自然他能

筆直地從東首窗子進樓閣了。我已經把這兒門鎖了——但是您們快來！」

帕利安娜剛睡熟沒一會兒，便被一片燈光和一片尖銳的鬧聲驚醒了。她開開眼睛一看，只見帖姆斯是在梯子端頭，老湯也立在後面，她的姨媽也站在窗裏面。

「帕利安娜，這是什麼意思？」帕利姨大聲叫着。

帕利安娜揉着一雙倦眼，坐起來。

「怎麼啦，湯先生——帕利姨！」她說，「不要怕呀！我並不是因為有肺病才來的，像菊兒一樣，那不過因為我太熱了，簡直受不住。不過，帕利姨呀，我窗子仍舊關好了，免得蒼蠅帶微生物進去。」

帖姆斯斗然地下了梯子。老湯也是一樣地快，把燈籠遞給帕利小姐，跟着他兒子去了。

帕利小姐抿着唇，直等人都走了，才轉過來嚴峻地說道：

「帕利安娜，把東西傳給我，代我立刻走進來。古怪到極點的孩子！」

從冷空氣中再進到樓閣來，簡直有點受不住，但帕利安娜不敢埋怨一句。她祇能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帕利小姐又說道：

『這下半夜您來睡在我的床上。紗窗明日就會來的。但是在紗窗未來之前我負着看顧你的責任。』

帕利安娜氣又緊了。

『同您睡——在您的床上？』她快樂地叫出來。『哦，帕利姨，帕利姨，您怎麼如此十二分地可愛！我早就盼望同一個人住在一塊——同一個屬於我的人，您知道，不是婦女救濟會，我現在有了，天！我承認紗窗不來對於我再好沒有了！您不也是嗎？』

帕利小姐儘在前面走不理她。老實說吧，帕利小姐完全沒了主意。從帕利安娜來到之後，這是第三次罰她，也是第三次她把刑罰當做意外的快樂。真也不怪帕利小姐沒了主意。

第八章 帕利安娜出去拜訪

不多時候帕利安娜便照着帕利小姐預定的日程表過下去了。不錯，她學針線，練琴，高聲朗誦，又在廚房裏學烹飪，可是時間並不如預計的那樣長。她有很多所謂「活」的時候，大概每天下午從兩點到六點可以隨便做她歡喜的事——

這是個問題，究竟這些閒暇時候是帕利安娜從工作上解放呢還是帕利小姐從帕利安娜的解放的確，這七月過去時，帕利小姐不知說過多少次『多古怪的孩子！』並且自然囉上什麼讀書或手工課時簡直弄得她筋疲力竭。

南錫在廚房裏倒過得很好。尤其禮拜三禮拜六對於她特別有興趣。

哈云頓的四圍鄰居就沒有像帕利安娜一般大小的孩子可以陪她頑。房子又是在村莊外緣，雖然別的村莊離得不十分遠，但那些男女孩童不是太大就是太小，這叫帕利安娜煩悶嗎？那才一

點不哩。

「哦，不要緊，我一點不在乎這些，」她告訴南錫。「我祇要走在街上看看人，我就很快活。我就愛人，您呢，南錫？」

「我嗎？我不能說每一個人全愛，」南錫慢慢地說。

差不多每天下午帕利安娜總要求伴「差事」做做，那她就可以隨便從這條方向或者那條方向溜達了；而且這條路上她時常碰見一個男人。也不管她一天會碰見一打以上的男人，她總要特別地叫這人叫「男人」。

這男人時常穿一件黑的長外套，戴一頂絲織品高帽——這兩樣東西是其他男人所沒有的。他的臉剃得很光潔帶點灰白色，帽子底下的頭髮也灰白了。他總是昂頭挺胸走得飛快，但永久是一個人走，那叫帕利安娜對他的孤獨發生最大的同情。也許爲了這緣故有一天帕利安娜同他通款曲了。

「你好麼，先生？今天的天氣可不是好嗎？」她快樂地叫着當她走近他的時候。

男人很快地望她一眼；隨即無意地立定問道：

『你同我——說話嗎？』他的聲音很尖銳。

『是的，先生』帕利安娜眼睛發出光來。『我說今天天不錯，不是嗎？』

『吶哦嚇！』他咕噥着又走他的路。

帕利安娜笑了。她想他是這樣有趣的一個人。

第二日她又見了他。

『今天沒有昨天好，但是也不錯，』她又快樂地叫着。

『吶哦嚇！』男人又像昨天一樣地咕噥着，又照樣地叫帕利安娜非常高興。

到第三次帕利安娜向他寒暄時，男人斗然地站住。

『喂，我問您，您是那家的孩子，爲什麼每天同我說話？』

『我叫帕利安娜，我想你太孤獨了。你今天停下來同我說話真叫我開心。現在我們是介紹過

了——不過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好啦，我的——』話也不說完男人加快脚步走了。

『或者他沒有弄懂我的意思——但那不過是半個介紹。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她自言自語着又走她的路。

帕利安娜今天帶了牛肉汁送到雪太太家去的。帕利小姐總是一禮拜送一次東西給雪太太。她說那是她的責任，因為雪太太又窮又病，又是禮拜堂的一份子——那也是禮拜堂每一個份子的責任，自然。

帕利小姐對雪太太盡責任時大概是星期四下午——不是她自己送哩，是南錫。今天帕利安娜求到這件差事喜得甚麼似的，南錫弄好就直接給她了。

『今天逃了這樁苦差，我有說不出的快活，』南錫私下裏同帕利安娜說：『不過我覺得醜得很，把事情推給您了，我真不安！』

『但是我愛做哩，南錫。』

『但你只要做一次，你下次就不要再做了，』南錫苦着臉說。

「爲甚麼呢？」

「因爲沒有一個人肯的。假使不是因爲可憐她恐怕從早到晚也沒有一個鬼去瞧她哩。我倒真的可憐她的小女兒晝夜服侍她。」

「但是爲甚麼呢，南錫？」

南錫聳一聳肩。

「要說嗎？明白地說就是從來沒有一件事在雪太太眼睛裏是如意的。就是一禮拜七天她也要挑肥揀瘦。如果是禮拜一，她就盼望是禮拜日；你送醬去，你就準聽見她說想吃鷄；但你若真的帶了鷄去呢，她偏偏又想羊肉湯！」

「啊！這女人多有趣，」帕利安娜笑着。「我一定要去看看她，她一定會驚奇了，也——也要異樣了。我就愛異樣的人。」

「嚇！罷了，雪太太真够異樣的——那的確。」

帕利安娜今日踏進那破落小村的門時想起了這一切的事。她的眼睛像發光一般，真的，因爲

她滿腔熱誠要見這位特別「異樣」的雪太太。

一個蒼白臉滿了倦容的女孩兒來開門。

「你好嗎？」帕利安娜客氣地開口了。「我是從帕利小姐家來的，我很歡喜看看雪太太。」

「你倒是第一個人，「歡喜」見她的，」小姑娘輕輕自語着；但帕利安娜沒有聽見。小姑娘領着她穿過甬道到一扇門面前。

當小姑娘把帕利安娜送進病人房裏自己退出又把門關上時，帕利安娜簡直看不見什麼。後來她才看見黯影裏床上半倚半靠地坐着一個女人。帕利安娜便跑過去。

「你好嗎？雪太太？帕利姨說盼望你今天好過些，她又送你一些牛肉汁。」

「乖乖牛肉汁嗎？」一種不滿意的噤咕。「自然我是很感激她，但是今天我想羊肉湯哩！」

帕利安娜眉毛動了一動。

「怎麼，我以爲人家送你牛肉汁時你是想吃雞的，」她說。

「什麼？」病女人轉過來冷峻的問。

「沒有甚麼，」帕利安娜趕快抱歉似的答：「不過這沒有大關係。因為南錫說我們送牛肉汁時你就想吃雞，送雞時你又想吃羊肉湯。——但今天不同了，我猜是南錫忘記了。」

病女人撐着坐直在床上——這是個極不平常的舉動，帕利安娜當然不知道。

「好啦，「無禮」的小姐，你是誰？」她問。

帕利安娜格格地笑了。

「哦，那不是我的名字啊，雪太太——並且我亦並不無禮啊。啊，那比「黑拔斯拔」更要難聽，是嗎？我叫帕利安娜，是帕利小姐的姪女兒，現在來同她過了。所以我今天送牛肉汁給您的。」

說前半句話的時候病女人直直地坐着，等提到牛肉汁時她又頹然地躺下去。

「很好，多謝你。你姨媽人真好，自然囉，但我今天胃口不好並且我想吃羊——」她斗地停住，急速地換一個題目。

「昨天一晚我眼睛都沒霎一下——沒霎一下！」

「糟糕，我幸虧沒，」帕利安娜嘆着，放下牛肉汁，坐在最近的一張椅子上。「你花太多的時候

睡覺了！你說是嗎？」

「花時候——睡覺！」病人驚奇地問。

「是啊，你看你整天躺着，自然夜裏不能再睡了。」

女人又一次把自己坐直起來。

「罷了，你不是個最有趣的孩子，我不算！」她叫着。「來！走到窗前去把簾子拉起，讓我看你的樣子！」

帕利安娜起身，笑了一笑。

「糟糕！你要看見我的雀斑了，不是嗎？」走到窗前的時她嘆着：「——我才說黑洞洞地好，你看不見的，現在好！你能——哦！」她又轉到床邊時興奮地說：「你想看看我真叫我高興因為我亦能看見你了！她們沒告訴我你是這樣美！」

「我——美！」女人苦着臉冷冷地說。

「怎麼，是啊，你不知道嗎？」帕利安娜叫着。

『罷了，我不知道，』雪太太乾乾地回答。雪太太已過去四十年了，但其中十五年她就從沒有閒暇去思想那些值得享受的一切事。

『哦，你看你的眼睛又大又黑，你的頭髮也是黑的，並且還捲着的，』帕利安娜嗚嗚地說。『我愛黑的捲髮，（那是我到天堂時所第一件要求的事）並且你兩頰上面還有兩塊小小的紅色，怎麼，雪太太，你簡直美！我想只要拿把面鏡一照你就知道了。』

『面鏡！』病女人驚嘆着，又復倒在枕頭上。『這些日子，我從不碰鏡子的了——如果你像我平睡在這兒，也不會想到照鏡子吧！』

『怎麼，不自然不，』帕利安娜同情地表示同意。『但是，你等一下——讓我給你看，』說着她跳到鏡台前取了一隻小小的手鏡。

回到床前時她忽然停住站着，用批評的眼光打量着病人。

『我承認那最好，若是不介意的話，讓我把你的頭髮整理一下，然後再給你照鏡子，』她提議着。『我可以代你梳頭嗎？』

『怎麼，我——沒有什麼反對，如果你要梳的話，』雪太太輕輕地表示首肯；『不過，我的頭，梳亦不見得好，你知道。』

『啊，好極啦，我頂愛代別人梳頭，』高興的帕利安娜輕輕放下鏡子又去取了一把梳子來。『我今天自然不能梳怎麼樣的好，我不過急急地要讓你看一下你是多美；過一天我要來把牠全打散仔細地梳一個，』她叫着，用輕巧的小手理着病人額前的覆髮。

五分鐘內帕利安娜敏捷而靈活地工作，先將捲髮鬆鬆地折轉來挽成功一髻，精緻地懸在頸根，又把枕頭抖抖鬆，好讓頭有個更好的姿勢。同時，病女人先是拚命地皺眉，對這些動作的進行簡直明顯地表示厭惡，但後來諸事完畢之後，她也不由自主，似乎有點兒興奮起來。

『這兒！』帕利安娜叫着，迅速地從瓶裏又取一朵粉紅色的花拿來插在那黑髮上，那自然又增加了幾分風韻。『現在我相信是可以看得的了！』她勝利地將鏡子送過來。

『胡！』病女人冷峻地瞧着鏡中的反影哼着。『我歡喜大紅色的花；但有什麼用，到晚就要謝的！』
『我想你應當因為牠會謝更高興，』帕利安娜笑着，『因為你又可以再拿一朵了，那不是有』

趣嗎？我就愛那捲曲起來的一團，」她滿意地一瞥，又說，「你不也是嗎？」

「哼；也許。不過一會兒我又要披散下來像從前一樣。」

「自然不——哦，我快樂，那也好，」她得意地點着頭，「因為我就再能代你梳第二次啦。無論如何，我想你應當高興，有這一頭的黑髮——黑髮披在枕頭上比黃的漂亮得多，像我這黃的。」

「也許；但是黑頭髮從沒增加我的美——而且我的頭髮快要變灰色了，」雪太太不快地說着，但她手裏仍然擎着鏡子瞧。

「哦，我真愛黑髮！我要有我就歡喜死了，」帕利安娜嘆着。

「罷啦，你假使像我這樣終日睡在床上，恐怕什麼也不想耍啦！」

帕利安娜深思地眉毛攢了一下。

「那是很難得做的，不錯，」她大聲說。

「做甚麼？」

「找事情快樂。」

「找事情快樂——在你病得終日躺在床上時候，我想那是辦不到。」雪太太咕嚕道，「假使你說能夠，那你且找一兩件給我看看！」

對於雪太太的這項有趣的要求，帕利安娜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哦，好極啦！那是很難的一條問題——不是嗎？我現在應當回去啦，但是我要一路地思想；也許下次我就可以告訴你。再會。我這半天簡直過的快活，再會。」她踏出門時又喜氣洋洋地叫着。

「罷啦，我從沒有過嚇，她是什麼意思？」雪太太望着她客人的後影自語着。慢慢地她轉過頭來，又拿起鏡子來批評似的瞧着鏡中人影。

「那小東西的確有點梳頭的本領——沒錯兒。」她自語着。「我說，我從不知道能有這樣好看。但有什麼用呢？」她嘆着，攢下鏡子，把頭在枕頭上苦痛的轉着。

一會兒，密利，雪太太的女兒進來了。鏡子依然在被上，雖然已經拿被單蓋着。

「怎麼，媽媽，窗簾掛起來啦！」密利叫着，驚奇的眼光平分在窗簾和她媽媽頭上的紅花。

「掛起來怎麼啦？」病女人不經意地說着。「我就是病，總也不能一輩子關在黑房裏，不是嗎？」

「怎麼，不自然不，」密利趕快附和着，拿了藥瓶子。「不過——你知道我請你老人家受點光不止一次了，你總不肯。」

雪太太也不答她，忽然看着她睡衣的花邊，她煩燥地說。

「我情願誰送我一件睡衣代替羊肉湯吧！」

「怎麼——媽！」

不怪密利驚奇得大聲叫出來。那時候衣裳櫃抽斗裏放着兩件睡衣是一月前密利叫她穿而死也不肯的。

第九章 關於那男人的事

帕利安娜下一次碰見男人時正在落雨。她仍然微笑地打他的招呼。

『天不十分好，不是嗎？』她快活地喊着，『我很高興因為雨不是永遠落的，無論如何！』

男人這次連哼也沒有，也沒轉頭。帕利安娜決定他是沒有聽見。所以下次（第二日），她就放
大點聲音。她想還有個特別的理由需要這樣做，就是男人總是筆直地向前走，手背在後面，雙眼瞧
着地——在燦爛的陽光與清新的朝氣中現出這種神態，使帕利安娜看來十分奇異：她那時正進
行當日早晨的操作，興奮得猶如赴一個特別的宴會一般。

『你好嗎？』她像鳥般地發出歌聲。『我高興今天不是昨天，你不是嗎？』

男人斗然停住了一臉的怒色。

『看這兒，小女孩，我們今天非得把這樁事情交代清楚不可，』他含怒地開了口。『我有比

天氣更要緊的事情在想，我不知道太陽照，還是不照。」

帕利安娜喜溢眉梢地望着。

「不，先生，我想你不知道。那就是我告訴你的緣故啊。」

「是罷啦——呶甚嗎？」他忽地尖銳的叫出來，因為他忽然懂了她的話。

「我說，那就是我每次告訴你的緣故——你就能注意了，你知道——那太陽照或者不照，或者別的事情。我擔保你一定會快活，如果你祇站住想一想——你一點都不看，便想想也好！」

「罷啦，無論如——」男人叫着，做着一個奇怪的姿勢。他又舉步向前，但剛踏第二步時他又轉過身來，攢眉道。

「看，你爲什麼不找一個同你相仿年紀的孩子去談呢？」

「我歡喜找孩子談，先生，但這近處沒有呀，南錫說的。不過我倒也不在乎。我一樣地歡喜大人，或許還多一些，因為我從前常同婦女救濟會在一塊的。」

「哼！婦女救濟會！這樣說來，你就當我是婦女救濟會人是啦？」男人的嘴唇放出嚇人的一笑，

但怒色仍然籠罩在嘴角上面。

帕利安娜笑得格格地。

『哦，不，先生，你一點不像婦女救濟會的人——但你還是一樣的好，或許再要好些，』她趕忙的恭敬加上。

男人鼻子裏古怪的哼一下。

『罷啦，無論如——』嘆一聲他重新又走他的路。

再下次帕利安娜碰見男人。他的眼睛帶着滑稽可笑的神情，直望到她的兩隻眼睛，帕利安娜想那叫他的臉鬆和的多。

『你好，』他略爲帶點不自然的神氣歡迎她。『也許我先來說好些，今天太陽照得很好。』

『但你本來沒有打算告訴我，』帕利安娜無邪地點着頭。『我知道你看見我之後才知道的。』

『哦，你是，你是嗎？』

『是，先生，你的眼睛告訴我的，你的笑也告訴我的。』

「哼！」男人咕噥着走了。

從此以後男人常常同帕利安娜談話，甚至於他還先開口，雖祇不過說一句「你好」。但連這一點已經叫南錫大大地驚奇了，因為有一次他們正寒暄的時候給她碰見了。

「可了不得，帕利安娜小姐，」她叫着，「那男人同你說話了嗎？」

「怎麼，是啊，他時常同我說話——現在，」帕利安娜笑着。

「他時常同你說話！天！你知道他——是——誰？」南錫問。帕利安娜攢緊了眉，搖頭。

「我想那天他忘記告訴我了。你瞧，我介紹了我自己，但他沒有。」

南錫的眼睛睜得挺圓。

「但是他從來不同一個人說話，孩子——有好些年了，我猜，除非他同人家有公事才開口。他是潘約翰先生。他一個子住在一宅大房子裏面在潘第爾藤山上。你看他廚子也不用一個，情願一天三頓到飯館裏來吃。我認識賽利，她侍候他吃飯的，她說甚至每餐吃甚麼他都懶得說。大半時候她都去猜——不過總是便宜的就是了。她就知道那一點是不用得說的。」

帕利安娜同情地點着頭。

『我知道。你窮的時候，你必得揀便宜東西買。父親同我吃飯常是這樣。我們大概祇吃豆子和魚泡。我們常說我們歡喜吃豆子，——那就是，我們想吃火雞或別的好東西時，就特別說喜歡吃豆。你知道火雞甚麼的要六角大洋。潘先生喜歡吃豆嗎？』

『歡喜豆！他歡喜，不歡喜有什麼關係？怎麼，他又不窮啊，帕利安娜小姐。他的錢多極啦，潘先生——他父親傳給他的，這鎮上沒有人比得上他富的。假使他願意，拿鈔票當飯吃都可以，吃了還不知道哩。』

帕利安娜吱吱地笑着。

『南錫，沒有人會吃下鈔票還不知道，不是要嚼碎的嗎？』

『呵！我意思說他富得吃鈔票都可以。』南錫聳動雙肩。『他從不化一個錢，所以錢都積起來了。』

『哦，一定是爲異教徒用的。』帕利安娜假定地說。『多好！那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主。我知道；父親告訴我的。』

南錫的嘴唇一動，像要說什麼話，可是看着帕利安娜一臉的真誠，話又縮回去了。

「哼！」她開恩似的道。跟着，表示從前的老興趣，接下去：

「喂，同你講正經話，他同你談心簡直古怪極了的一件事。真的他從來不同一個人說話的。你看他一個人住在一所頂大的房子裏，裏面藏的盡是古怪的東西，別人說的。有人說他是神經病；有人說他脾氣怪僻；還有人說他屋子的櫃裏藏着一架骷髏。」

「哦，南錫！」帕利安娜跳起來。「他留着這麼可怕的東西幹嗎？我想他應當用得遠遠地！」

南錫微微一笑。她知道帕利安娜懂錯她的意思，但她又懶得攷正。

「大概每個人都說他古怪，」她說下去。「有幾年他就是旅行，成年累月地在外面，他去的又都是異教徒的地域——像埃及啊，亞細亞啊，以及撒拉大沙漠等等所在，你知道。」

「哦，一個傳教士，」帕利安娜點頭。

南錫古怪地一笑。

「罷啦，我沒說那個，帕利安娜小姐。他回來時就著書——希奇，古怪的書，他們說，是關於些什

麼小巧的古物，在那兒尋着的。不過在這兒，他是永遠不花一個錢，平常過日子都似乎勉強。」

「自然他有他的意思啊，他的錢是積起來爲異教徒用的，」帕利安娜道。「但他實在是個有趣的人，他也實在異樣，就像雪太太一樣，不過他又是，異樣當中的異樣。」

「罷啦，我猜他亦祇够得上異樣兩個字，」南錫微微笑着。

「總之，他現在是同我算有點交情啦，」帕利安娜滿意地嘆着。

第十章 使雪太太驚奇一下

第二次帕利安娜又去拜望雪太太，同上次一樣，房子黑洞洞地。

「上次來看你的小女孩又來瞧你啦，媽，」密利倦疲地報告一聲，於是她出去，留下帕利安娜和病人在一塊。

「哦，是你啊，是嗎？」煩悶的聲音從床上發出來。「我記得你。我猜誰見了你一次便會記得你。我想你昨日來的，我真的昨天要你來。」

「是嗎？不過今天，雖昨天還不算遠，還好，」她笑着走向前來，小心地放下食物籃。「啊！你不嫌太黑嗎？我簡直瞧不見你啦，」她口裏叫着，脚下毫不遲疑地跑到窗前把窗簾扯起了。「我要看你把頭梳得像我代你梳的一樣否——哦，你沒有！不過，不要緊，我還歡喜你沒哩，我來代你梳——等一會兒。現在我要你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來啦。」

女人不安地轉着身。

『有時中看的東西不見得中吃哩，』她噤咕道——但她的眼睛已經轉到籃子上面。『好啦，是什麼呀？』

『你猜！你想要什麼？』帕利安娜已經步走到籃子背後。她的面孔發光。

病女人攢眉了。

『怎麼，我就不想要什麼，牠們全是一個味道！』

帕利安娜一笑。

『這次不是的。猜！假使你要吃，你要吃甚麼？』

女人躊躇了。她不知道說什麼好；平常全是看見了一樣才能決定要那沒有的或者不可能的。但今天，這古怪的小孩等着叫猜，可不難人嗎？

『罷了，自然又是羊肉湯囉——』

『我帶來了！』帕利安娜喜洋洋地說。

『但是我並不想吃羊肉湯啊，』女人嘆着，她的胃現在可以肯定地告訴她想吃什麼了。『我實在想吃雞。』

『哦，我也給你帶來了！』帕利安娜笑了。

女人滿了高興地轉過身來。

『兩樣都有嗎？』她問。

『是啊——還有牛肉汁，』帕利安娜完全得勝啦。『我要把你歡喜的東西做一次齊送來；所以南錫代我弄了。哦，自然，這每樣只有一點點——但是每樣都有！我真開心你要吃雞，』她滿意地把三隻碗從籃裏一一拿起來。『你看，我一路擔心事，怕你要什麼香腸或者洋蔥頭，那就糟了。你說我這般討你的好，不有些難爲情嗎！』她快活地笑着。

病女人不作一聲。她恐怕是在想——心裏想——有什麼東西是她沒有的。

『這兒我把牠們全放在這兒了，』帕利安娜把三隻碗排列在桌上，口裏說着。『羊肉湯也許你明日想吃。今天怎麼樣啦，好些嗎？』她弄好了恭而敬之的問。

「謝謝你，唉，不好。」雪太太咕噥着又恢復那老樣子。「今天早晨，想睡一下都沒睡成功。隔壁的麗麗小姐練鋼琴，簡直練的險些叫我發瘋。她彈了一清早，一分鐘亦不停！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才好。」

帕利安娜同情的點着頭。

「我知道那種滋味。真糟！白太太有一次也是的——白太太是我的婦女救濟會的會員，你知道。她有風濕症，所以她睡在床上動也不能動。她說能動也要好些兒，你能夠嗎？」

「我能——什麼？」

「動，轉，你知道，就是你聽見鋼琴聲音時就調換睡的位置。」

雪太太有些兒出神。

「怎麼，自然我能動——在床上怎麼動也可以啊。」她有點生氣似地說。

「好啦，你就能因了那快活啦，你能嗎？」帕利安娜點着頭。「白太太便不能夠。她害風濕病的時候，簡直動都不能動啊，白太太說的。後來她又告訴我如果她要像她姑子的聾耳朵，她一定會發

瘋。」

「什麼姑子——又是耳朵說的什麼話？」

帕利安娜笑起來。

「不怪你不懂，我忘記了，我以為你認識白太太哩。你看白小姐是聾子——聾得很利害；她來望望嫂嫂和哥哥的，他們就把她留下來照應照應家。好啦，他們不知費了無窮的勁才能叫她懂得一件事，而從此以後呢，每逢過街的鋼琴聲送過來時，白太太再也不討厭啦，她想起聾子是多麼糟糕，像她姑子一樣。你看她是在頑遊戲啊，我教她的。」

「頑遊——戲？」

帕利安娜拍她的小手。

「嚇！我差不多忘啦；但我現在想起來啦；雪太太——你有事情可以快樂了。」

「快樂！你這什麼意思？」

「怎麼，我說要告訴你的。你不記得了嗎？你叫我告訴你幾樣可以快樂的事——快樂你知道，

就是像你終日躺在床上也得快樂。」

「哦！女人輕鄙地說。『那回事？對，我記得；但是你不見得找快樂能像我那般誠切。』」

「哦，我是非常誠切的，帕利安娜勝利似的點着頭；並且我已經代你想好了。但是很難。不過每次總是愈難愈有趣。我同你說真心話，有時我簡直想不出，但只要我努力地去想。後來就有了。」

「是嗎？真的好啦，是什麼呢？」雪太太的音調變得很客氣。帕利安娜吸一口長的氣。

「我想——你多麼快樂——別的人不能像你一樣——病在床上你知道，」她認真地發表了她的高見。

雪太太愕然一望。眼睛裏有了氣。

「當真！她很不同意地迸出一句。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頑遊戲了，」帕利安娜充分自信地提議。「你一定會頑得好——但是很難頑。不過愈難就愈有趣。你看就是這樣頑的。」於是從捐櫃，洋娃娃，拐杖都重頭說了一遍。

故事剛完畢，密利站在房門口說道。

『你阿姨叫你啦，帕利安娜小姐，』她雜亂無章地說着。『她打了電話叫韓家轉來的。她說叫你快點，有什麼要在晚飯前練習的。』

帕利安娜慌忙立起身來。

『好啦，我就來，』她嘆着，斗然又笑向雪太太道：『我應該爲有兩條腿快活，是嗎？看，現在就用得着了，雪太太，你說對嗎？』

雪太太的雙目閉起，也不答話。密利可驚奇得睜圓了兩隻大眼，看她媽媽臉上掛了兩行清淚！

『再會，』帕利安娜湊着她的肩講了一句當她走到門口時。『我真抱歉你的頭髮——我願意代你梳。我下次來梳吧！』

七月的一天一天過去了。對於帕利安娜，每天都是好的，的確。她總常時快樂地告訴她阿姨那些人是多麼快樂。她阿姨也常是帶點疲悶的音調回答：

『好極啦，帕利安娜，他們快樂自然也叫我高興；但我確信若對他們有好處就得——否則，我所盡的責任便顯然地失敗了。』

平常帕利安娜對這句話的回答不是一抱便是一吻——雖然那還不是怎麼爲帕利小姐歡迎；但有一日上鍼線課時，她開口了。

「你意思說他們能够快樂便什麼事都完了嗎？」她深思地問。

「那就是我的意思，帕利安娜。」

「他們應當得些好處嗎？」

「一定的。」

「甚麼叫做得好處？」

「怎麼，那——那就是得好處——有好處，有點看得出的好處，帕利安娜。多古怪的孩子！」

「他們快樂不也是得——好——處嗎？」帕利安娜熱切地問。

「自然不。」

「啊，你一定不會歡喜了，自然。我怕，帕利姨，你不愛頑那遊戲吧？」

「遊戲？什麼遊戲？」

「怎麼，父親說——」帕利安娜忽然雙手蒙着口。「沒有，沒有什麼，」她喃喃地自語。

帕利小姐蹙額了。

「今天早晨就是這樣吧，」她煩悶地說着。緘線班也就此告一結束。

正當那天下午帕利安娜從她的樓閣下來時，在扶梯碰見她的阿姨。

「啊，帕利姨，怎麼有這麼美的事啊！」她大聲叫着。「你來看我來啦！進來進來，我頂愛伴兒，」說着連跳帶縱地搶着把自己房門開了。

帕利小姐本沒打算來看她姪女。她是打算來到這靠東首窗下的柏木衣櫃裏取條絨繩圍巾的。但自己也不免驚奇起來，她並沒到柏木衣櫃那兒，倒反坐在她姪女房間的一把直背椅子上面——這同樣的情形，自從帕利安娜來之後，發生也不止一次了，總是做些十分意外的她攏總也沒打算要做的事！

「我愛伴兒，」帕利安娜又說啦，好似她是皇宮裏面主人一般。「尤其是我有了這間房以後，全屬我的你知道。哦，自然我從前也有過一間房，但你知道那是租的，租的房子決沒有自己房子一

半好哩，不是嗎？自然這間房是完全屬於我了，不是嗎？」

「怎麼是是的，」帕利小姐喃喃說着，十分想不出她爲什麼不立刻離開這兒去取圍巾。

「並且，自然我現在愛這間房啦，雖然我想要的地氈、圖畫一樣也沒有——」痛苦的情緒斗的使帕利安娜飛紅上頰說不下去。她驢頭不對馬嘴地把她阿姨的問話答錯了十萬八千里。

「你說什麼，帕利安娜？」

「沒——沒有甚麼，帕利姨，真的。我不是那個意思。」

「也許沒有，」帕利小姐冷冷地轉過來；「既然你已經說了上半截，就再完啊。」

「其實沒有大不了的事；我不過打算窗簾畫片那一類的東西，你知道，自然——」

「你打算！」帕利小姐苛峻地截住了話頭。

帕利安娜臉紅得更利害。

「當然我不應該用那些東西，帕利姨，」她道歉着。「不過我總是想着牠們而又總得不到。哦，我們禮拜堂的捐櫃裏從前有過兩條地氈的啊，但都小得可憐你知道，一條有墨水印，另外一條又

有洞兒；我們也有兩張畫兒：一張給父——我意思說好的一張給我們賣了，那壞點兒的一張又給打破了。你看我以為你這兒一定有這一類好東西的，所以第一天來我以為我的房間不知將要有多麼考究，但——但——但帕利姨啊，還不到一分鐘——我意思說幾分鐘——我就發現那鏡台上沒有鏡子就可以不看見我臉上的雀斑了，並且窗外的天然美景也比圖畫高上幾百倍啊，你待我這樣好，那叫——』

帕利小姐忽然立起來。她的臉很紅。

『那夠啦，帕利安娜！她不自然地說。『你講的話實在足夠啦。』說完她拔起脚步便走，走到樓下才又想起她原是到樓上去取圍巾的。

不到二十分鐘後，帕利小姐快活地吩咐南錫道：

『南錫，你去把帕利安娜小姐的東西搬到樓下的房裏來。我現在決定叫她住在底下。』

『小姐，』南錫大聲答應。

『乖乖龍冬！』南錫對自己說。

一分鐘後她狂喜地喊着帕利安娜。

『來啊，你現在搬到樓下來住了，帕利安娜小姐樓下樓下！』

帕利安娜喜得面孔發白。

『你說——南錫，怎麼，不是是真的吧；千真萬確？』

『我猜你應當相信我的話，』南錫手裏剛從衣櫃取出一包衣服，點着她的頭，活像個宣教士。
『小姐叫我來搬衣服的，我就來了，因為她倒底有一日改變她的心了。』

帕利安娜也不等聽完，早如飛地一腳踏兩級滾下樓梯去了。

撞開兩道門，推翻一把椅子，帕利安娜最後才達到她的目標——帕利姨。

『哦，帕利姨，帕利姨，你真的讓我搬家嗎？啊，那間房什麼都有——地氈，窗簾還有三張圖畫，除此，戶外風景還是照常，因為窗子是同方向的。哦，帕利姨！』

『好啦，帕利安娜，你歡喜搬我自然很高興；但是你既然歡喜那些好東西，我信任你一定當心不弄壞，那就得啦。帕利安娜請把那張椅子扶起來，你看你在前半分鐘內就撞開兩道門。』帕利

小姐故意繃起個面孔講，因為一種特別的理由，老實說那時她簡直想哭——而帕利小姐是從來沒有那種情緒的。

帕利安娜扶起了椅子。

「是，阿姨；我知道我撞開那些門的，」她高興地承認。「你看我一心想到我搬家的事，並且我相信你也不免撞門假使——」帕利安娜忽然截住話頭，新奇地瞧着她阿姨問道：「帕利姨，你可撞過門嗎？」

「我想——大概沒有，帕利安娜！」帕利小姐的聲音帶點顫動。

「怎麼，帕利姨，那多難為情！」帕利安娜臉上表示着極深的同情。

「難為情！」帕利小姐不覺又重複一句，實在也說不出別樣話來。

「怎麼，是啊，你看，假使你覺得要撞門，那就非撞不可，當然；若你不想撞門，那就表明你沒有甚麼過分快樂的事情。那時你是管不了你自己的。我真不安你並沒有過分快樂的事！」

「帕利安娜！」帕利小姐喘着氣，但帕利安娜早拔脚跑了，只有遠遠三層樓閣的門撞的一聲給

她做回答。帕利安娜是去幫南錫搬所謂『她的東西』去了。

帕利小姐坐在客堂覺得十分迷糊起來——但她，自然也找到一件快樂的事！

第十一章 引進建米

八月來了，好些個古怪的事和變遷也跟着了八月一塊來。但沒一件事是叫南錫真正驚異的。從帕利安娜剛到的一日起，南錫便是準備好了瞧這一切古怪事和變遷的。

第一個是貓。

帕利安娜發現這隻貓苦惱可憫地在路旁妙妙地叫。抱着這可憐的小東西挨家問而無人肯接受時，她便自告奮勇地抱到自己家來。

「幸虧好是個沒有主兒的，」她快樂自信地告訴她阿姨；「因我一看見牠便想帶牠來家。我愛小貓你知道，我知道你一定高興讓牠住在這兒。」

帕利小姐看着帕利安娜抱着那被人遺棄的小灰色貓，牠渾身在抖；帕利小姐是不歡喜貓的——卽或是體面乾淨的也不愛。

「嚇！帕利安娜！多醜賤的小東西！我確信牠是有病的，又是癱又是虱。」

「我知道，可憐的小傢伙，帕利安娜不忍地瞧着那嚇癱了的小動物的眼睛。『牠渾身在抖哩，牠是害怕。你看牠還不知道我們要留牠哩。』」

「不——沒有人要的，帕利小姐沉着地回答。」

「哦，是的，帕利安娜點着頭，十分懂錯她阿姨的話。『我告訴他們每一個人說我們要留牠了，假使找不着主兒的話。我知道你一定高興留牠的——可憐孤苦的小東西！』」

帕利小姐張口似乎想說什麼，可是沒成。自從帕利安娜來，一種奇突而無可抵抗的情緒，常常限制她的言行。

「自然我知道，帕利安娜迅速而文雅地加上去，『你一定不忍心放這孤苦無告的小畜生自己去謀生，而你還把我拾回來哩；我已經如此告訴傅太太了。怎麼，我還有個婦女救濟會，小貓一個人也沒有。我知道你已想到那一層了，』她快樂地將頭一點跑出房去了。」

「喂，帕利安娜，帕利安娜，帕利小姐還想爭。『我不——』但帕利安娜已經快到廚房了，她

大聲叫着：

『南錫，南錫，來看這多可愛的小貓，帕利姨把牠留下來同我頑了！』

帕利小姐——頂恨貓的——坐在客房裏，無力地躺在一把椅子裏，喘着氣，也無力跟帕利安娜再喊了。

第二日又是一隻狗，恐怕再要比那貓醜賤些，可憐相些；帕利小姐又是驚異得目瞪口呆，又被認爲和善的保護人和天使般的仁義，眼睜睜地讓帕利安娜認乎其真地當她是一等善人的角色，收留了那比貓更要討厭的狗，連爭辯的能力都沒有。

不到一個禮拜，帕利安娜索性把一個小叫化子帶回來，請求收留，這不得不叫帕利小姐開口了。事情是這樣的。

在一個天氣極好的禮拜四早晨帕利安娜又帶了牛肉汁去瞧雪太太。雪太太同帕利安娜現在變做極要好的朋友了。她們的友誼是從帕利安娜第三次去拜望告訴雪太太那個遊戲之後起的。雪太太現在是跟帕利安娜一同頑遊戲了。她自然頑的不好——你看她一直就是不如意這

件事，那件事，自然不能一時就可以變好。不過在帕利安娜慧悅的指導之下，再加上這位老師的不客氣的大笑，她進步地很快。今日甚而叫帕利安娜加重一倍喜樂，就是她歡喜帕利安娜帶了牛肉汁來，她說那正是她想要的——她不知道她女兒在大門口已經告訴帕利安娜家裏已經攔着一碗人家送的同樣的牛肉汁。

帕利安娜正一路想着這回事時，忽然瞧見一個小男孩。男孩坐在路旁的一個濕鬱的泥堆上，正在削一根小棒。

『哈囉！』帕利安娜笑嘻嘻地打着詢。

男孩望了她一眼，又扭過頭去。

『你自己哈囉，』他說。

帕利安娜一笑。

『我看你的樣子就是牛肉汁也不會叫你快活，』她笑着停在他面前。

男孩子不自然地轉動一下，驚異地朝她一望，手裏拿着一把鈍而鏽的刀又去削他的棒兒。

帕利安娜遲疑一下，才舒服地向他近旁的草地上坐。不管她說她是如何勇敢地同婦女救濟會過慣了的，也不管她是如何地不在乎沒有相等年紀的伴兒，她究竟不免也私下裏嘆息過幾次。所以這次她下了決心要同這位認識。

「我的名字叫帕利安娜，」她愉快地開了口。「你呢？」

男孩子又不自然地一動。他幾乎想拔腳就跑，但他又停住了。

「竇建米，」他非常冷淡而無禮貌地咕噥一句。

「好極！我們現在算是介紹過了。我很高興你肯做到你的一部分——有些人並不，你知道。我住在哈云頓帕利小姐的家裏。你住在什麼地方？」

「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怎麼，你那不行——每人都要住一處地方哩，」帕利安娜肯定地說。

「罷啦，我現在就是沒有。我要找一個新家。」

「哦！在什麼地方？」

男孩含怒地對她望了一眼。

『笨傢伙！你知道還要找嗎？』

帕利安娜把頭搖了一下。這個孩子不見得好，一見面就叫人笨傢伙。但是，他到底是大人之外的
一個孩子伴兒。

『你從前住什麼地方呢？』

『罷啦，你不是一個最會問問題的人，我不算！』男孩子嘆了一下，不耐煩的樣兒。

『我是有點那種脾氣，』帕利安娜安靜地承認着，『再有，我還是沒問出什麼來。假使你肯多講幾句，我也不致於說這麼多。』

男孩子微笑了一下。他這一笑笑得很忸怩，也很勉強；但他的臉似乎快樂些。這次話也說得多些。

『好啦——我來說！我叫寶建米，今年已有十一歲了。去年我住在孤兒院的，可是那裏面人太多啦，我就沒法兒留在那裏了。所以我出來。出來找個地方——不過我現在還未尋到。我歡喜有個

家庭——不過平常的就行，你知道，有個母親，代替那管家婆。你若是有家，自然就有家裏人，可是我並無一個親人——全死了。所以我現在在找。我已經試過四家了——但他們全不要我——雖然我說我願意做工，自然。喏！這些都是你所要曉得的吧？」男孩講末兩句話時聲音不免有點悽然。

「怎麼，多可憐！」帕利安娜同情着。「簡直沒有人要你嗎？喔，天！我十分知道你是什麼味兒，因為自從——自從我的爸爸死後，也是，沒有人要我，祇有婦女救濟會收着我，一直等到帕利姨說她肯領——」帕利安娜忽然停住。一種新奇的轉念在她臉上表示出來。

「喔，我知道有個好地方爲你，」她叫着。「帕利姨願意收留你——我知道她願意！她不是領我的嗎？她不是還收留菲菲和白菲，當牠們沒人愛也無家可歸的時候嗎？——而且牠們不過是貓狗哩。哦，來，我知道帕利姨一定肯收你的！你不知道她有多好多慈愛！」

寶建米的臉發亮。

「你不騙我？她真肯，現在？我願意做工你知道，你看我多壯！」他露出那皮包骨的膀子給她看。「自然她肯啦！怎麼，我的帕利姨是世界上最好沒有的女人——現在我的媽媽到天堂去做

天使去了。所以現在房子空了——多極啦。」她說着立起來，拉着他的膀子。「那所房子大極啦。不過，也許，」她帶點興奮地加上，「當她滔滔不絕地說時，也許你先要住三層樓閣。我先也是的。不過那兒現在裝上紗窗了，那就不致於太熱，蒼蠅也不致於從腳上帶無數的微生物進去了。也許她要讓你唸那本小書，假使你好——我意思，假使你不好的話。並且如果你有雀斑的話，——批評地望了一眼——『你就能因為沒有照鏡而快活；並且窗外的天然風景畫比牆上掛的好多了，所以我確實相信你一定歡喜住那間房，』帕利安娜深深吸了一口氣，斗然地才覺得她應當休息一下。

『好極！』寶建米簡潔地，莫名其妙地，可是讚揚地驚嘆着。於是他加上：『我不相信有什麼人能談心像你那種樣子，像流水一般地連一句問句都插不上。』

帕利安娜笑了。

『好啦，無論如何，你能够快樂啦，』她答着：『因為我說，你就不用說哪！』

到了家門口時，帕利安娜毫不遲疑地領着她的新伴兒直進後堂帶到她驚詫滿面的帕利面前。

「喔，帕利姨，」她勝利似地叫着。「你看這兒啊！我帶來一樣再好沒有東西，比菲菲，白菲再要好，是個真的男孩子啊。他並不在乎住什麼地方，三層樓閣也行，你知道，並且他還說他願意做工；不過我想要讓他多同我頑。」

帕利小姐面孔先發白，繼而又轉紅。她實在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但她想已經够懂得的了。

「帕利安娜，這是怎麼意思呀？這腌臢的小夥子是誰呀？你打那兒把他找來的呀？」她尖削地問。

所謂「腌臢小夥子」退後一步眼望着門。帕利安娜快樂地笑着。

「唉，我多不好，連他的名兒都忘記告訴你！我簡直同那位「男人」一樣壞。不錯，他是腌臢，可不是嗎？——我意思說，這男孩是——就像菲菲和白菲剛進門的樣子。不過，他只要洗一次澡，就乾淨啦，還有——哦，我差不多又忘啦，」她笑了一笑。「這是寶建米，帕利姨。」

「那麼，他來這兒幹什麼的？」

「怎麼，帕利姨，我剛剛告訴你啦！」帕利安娜的兩隻大而圓的眼睛滿了驚奇。「他到你這兒

來的啊。我帶他來家，就是住在這兒呀，你知道。他想一個家庭，還要有家裏人。我告訴他你待我好，還有待菲菲，白菲，我知道你一定會待他一樣好，因為他自然比貓狗要好得多啦。」

帕利小姐無力地向椅上一倒，舉起顫抖的手撫着胸口。那種老的無可抵抗的情緒又一次要征服她啦。可是一種顯然的奮鬥叫帕利小姐又坐直起來。

「夠啦，帕利安娜。你不知道要做到怎樣的討厭事才能算夠。沒人要的貓，懶巴子狗都往家裏送，還不夠，現在索性連破破爛爛地的小叫化子也帶上門來了——」

男孩子聽了這句話斗然動了一下。他的眼睛放出含怒的光，下顎舉起。提起他兩條硬而細的腿跨前兩步，毫無懼色地對着帕利小姐。

「我不是叫化子，太太，我也不向你討什麼東西，我不過出來找事情做，掙我的食宿。假使不是這位小姑娘告訴我你是多好，多仁義願意收我，我總也不會自己找上你人家的大門。好啦！他一轉身踏着大步，帶着莊重的態度，離開屋子走了，好像他不能忍受那過份被人看着低下的神氣。

「哦，帕利姨，」帕利安娜喘着氣。「怎麼，我以為你會快樂地收留他哩！我確實相信，你會快樂

的——」

帕利小姐沉默地舉起一隻手來表示個肯定的姿勢。帕利小姐的神經幾乎錯亂起來。男孩子口裏的『多好，多仁義』的話依然在她耳邊迴旋。她知道又是那老勢力來與她鬪爭了。但是她努力地使出她的自主能力作最後的一戰。

『帕利安娜，』她尖銳地叫。『你能不能取消那永遠長存的「快樂」！「快樂」快樂——「快樂」從早晨到夜裏，只聽見你快樂，我想總要有一天會叫我發狂！』

這幾句話使得帕利安娜十分驚嚇，把嘴咕嚕起來。

『怎麼，帕利姨，』她呼吸一下。『我想你要因我快樂而快——哦！』她斗然截住，把手蒙着口，一溜煙跑了。

帕利安娜在男孩還未到達甬道的盡頭時已經追上他。

『孩子！孩子！竇建米，我要你知道我是多麼——多麼不安，』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緊緊地抓着。

『不要難受！我並不怪你，』男孩忿忿地回答。『不過我不是叫化子！』他又恨恨地加上去。

『自然你不是！但是你也不要怪我阿姨，』帕利安娜懇切地說。『也許是我介紹的不得當；恐怕我把關於你的事講得太少了。她總是又好又仁義的，真的——她一直是這樣的；但是也許我沒有表白得當。雖然如此，我還是願意再代你另尋一處地方！』

男孩的肩聳了一聳，轉過一邊去。

『算了吧。我想我自個兒去找吧。我不是化子，你知道。』

帕利安娜低頭蹙額想了一會。忽然她一轉身，臉上發亮。

『有了，我告訴你我能爲你做件怎麼事！婦女救濟會今天下午聚會。我聽帕利姨說的。我就去把你的情形呈上去。爸爸每逢需要什麼就是這樣辦法——就好似去開化異教徒或者要新地氈什麼的，你知道。』

男孩子猛然地一轉。

『算了。我並不是異教徒或者新地氈。再有——什麼是婦女救濟會？』

帕利安娜驚異地注視着他，不贊成的神氣。

『怎麼，竇建米，你在什麼地方長大的呀？——難道連婦女救濟會也不知道嗎？』

『哦，你不講就算啦，』男孩子嘴裏咕嚕着，轉過身來又淡然地走他的大路。

帕利安娜趕忙跳到他旁邊。

『那就是——就是——怎麼，就是好些個太太小姐們聚會啊，做針線啊，做飯啊還有捐錢，——再有坐在一處談心啊；那就是婦女救濟會。她們真真和善極啦——至少，我們老家的全是。此地的婦女救濟會我還未看見過，但我相信是好的。我今天下午去將你的事告訴她們。』

男孩又猛然地一轉。

『謝謝你吧！你以為我站在一個人面前讓人指着臉叫化子還不夠，還要我到大庭廣衆去丟醜啊！不必，不必！』

『哦，你不用去的，』帕利安娜連忙糾正。『我一個人去告訴她們。』

『你肯嗎？』

『我肯，並且這次我也要吧話講好聽些，』帕利安娜迅速地說着，注視着男孩兒臉立刻緩和下來。『我知道，她們中間一定有人歡喜樂意地給你一個家。』

『我要做工——別忘了講，』男孩子提醒她。

『自然不忘記哪，』帕利安娜快樂地允許了，以爲此次準有把握。『明天我就告訴你結果。』
『在什麼地方？』

『大路旁邊——今天我們見面的那兒；雪太太家的近處。』

『好啦。我明日在那兒等你。』男孩子動脚之前又頓了一下：『也許我今天還是回到孤兒院，老家去。你看我除那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身；並且——並且除了今天早晨我從沒離開過那兒。我偷着出來的。我也沒告訴他們說我不回來啦，不過即或我不回去，他們也不管。他們不像家裏人你知道。走了個把人他們是滿不在乎的！』

『我知道，』帕利安娜點着頭，眼睛表示着十分懂的神氣。『但是我相信明日你就有一個家庭，也有家裏人，等好着當心你。再會！』她快樂地道別，轉身便向家裏走。

同時客廳的窗下，立着帕利小姐，她注視這兩個孩子，直等男孩子走過路的轉灣處才罷。於是，她嘆一聲，轉過來，無精打彩地走上樓——要知道帕利小姐是不高興無精打彩的。

她的耳邊，依然繞着男孩子輕蔑的『你多好，多仁義』的話。她心裏盪漾着一種奇怪的落漠的情緒——好似失落一樣東西似的。

第十二章 呈訴於婦女救濟會

婦女救濟聚常會的那日，哈云頓家的午餐桌上是沉默的。帕利安娜，那的確，倒是試過好幾次想打破這沉寂的苦悶，可是一次也沒成，大原因便是她有四次談話的中間都不自覺地帶出『快樂』兩個字來，那叫她感着十二分的不安。第五次再說話時，帕利小姐疲悶地轉動她的頭，說道：

『唉，孩子，你要說就說吧，』她嘆着。『我確實相信，還是情願讓你說比不說的好，——否則事情都弄得糟了。』

帕利安娜的小臉立刻光明發亮。

『哦，謝謝你。我看叫我不說也真難。你看我頑了多長久啦！』

『你——怎麼？』帕利姨問着。

『頑——遊戲，你知道，父親——』帕利安娜又痛苦地臉一紅，發現她自己竟又違了禁令。

帕利姨眉頭一皺，沒有說甚麼。一直到餐罷都是靜靜地。

帕利姨過了一會兒打電話給牧師的太太說她不能赴婦女救濟會，因為頭痛，帕利安娜聽了並不難受。當帕利姨上樓進房關門之後，帕利安娜才安安穩穩地坐下來試試看爲她阿姨的頭痛作煩，可是她又忍不住喜上心來因爲她阿姨不能出席而她便可將竇建米的情形呈報於婦女救濟會之前。她不能忘記帕利姨會喊竇建米做叫化子；她不願意帕利姨當着婦女救濟會那樣叫他。帕利安娜知道婦女救濟會是兩點鐘在教堂旁邊的小禮拜堂裏開會，離她家不過半里路。所以，她既然打算去，便得在三點以前到才好。

『我希望她們都到會，』她同自己說着；『否則，也許那不來的一位剛巧是願意領竇建米的哩；再有，婦女救濟會開會，說兩點便是三點——不錯。』

靜靜的，可是滿了自信的勇氣，帕利安娜登上小禮拜堂的臺階，推開門進入長廊。一些雜亂輕柔的女人們的談笑從正屋裏傳出來。祇遲疑一下帕利安娜便推開了裏屋的門。

談笑因着驚奇的「唏」一聲而停止了。帕利安娜柔順地走上前幾步。現在那嚴重的時候到

了，羞赧是無濟於事的。總之，這一半生一半熟的似曾相識的人們並不像她自己的婦女救濟會。

『你們好嗎，婦女救濟會的委員們？』她恭敬地慢慢地說着。『我是帕利安娜。我相信你們有些人認得我；無論如何，我是認識你們——不過不能全體認識。』

顯然的沉默現在都能感覺得到了。有些太太們很知道她們的會員有個古怪的姨姪女，而差不多的人都聽過她的大名；但是沒有一個人現在能想出一句話來說。

『我——我來有件事項要呈述於貴會，』帕利安娜停了一歇才啞啞地說出來，不自覺地套用了她父親習用的語氣。

會場裏有一輕輕的騾動。

『是——是你阿姨叫你來的嗎，親愛的？』福太太，牧師的妻子問着。

帕利安娜臉微微一紅。

『哦，不是；這完全是我自己來的。你們看，我常與婦女救濟會交往啦。我也就是婦女救濟會的會員和父親把我帶大的。』

有些人切切地笑起來，牧師的女人皺緊了眉頭。

『是的，親愛的。你有什麼事項呢？』

『唉，就是寶建米呀，』帕利安娜嘆着。『他除了孤兒院便沒有家了，並且院裏又滿了人，所以他不能住下去了；所以他要再尋一個。他要一個普通家庭，只要媽媽和家裏人能當心他的，而沒有那管家婆的，你知道。他今年快到十一歲了。我想也許你們當中會有人肯收留他，同他過日子，你知道。』

『可曾聽見過！』帕利安娜講完一會，透出這喃喃語聲衝破數秒鐘的死靜。

帕利安娜轉着興奮熱切的眼光把週遭每人的臉上掃視一遍。

『哦，我忘記講了；他情願做工，』她懇切的補充上去。

依然是沉默；於是過了一會，才有一兩個女人冷冷地問她問題。不久她們都知道了是怎麼一個故事時，她們便互相高談闊論地討論起來，可是樣子有點不大高興。

帕利安娜靜靜聽着，愈來愈有味。有些她們所說的話，她尚不能夠了解。但過幾分鐘，她歸納她

們的談話，不外是沒有一個女人肯收留寶建米，然而自己卻想着別人可以收留，即現在家裏沒有小孩的幾家也是同樣表示不肯。總之是沒有一個人同意肯收留寶建米就是。後來她聽見牧師的妻子和順地提議把他們每年送到印度去的多量金錢拿一部分來確定這小孩的食宿和教育費。

現在更多的太太們發表意見了，並且她們好些人同時發言，聲音比剛才更高了，也好像比剛才更不高興了。她們好似說她們的會是有各地爲送錢到印度教會去的，並且好些人說如果今年的錢減少，他們便會摧殘到死。這次又有好些話帕利安娜不懂，似乎她們不管是怎樣，這筆錢是不能用作與「報告書」上面所列的事項相反的用場——自然她們不能爲這件事破例！所以結果弄得一團糟，大家都不快活，最後使得這位小帕利安娜離開那紛亂的會場浸入外面甜蜜的空氣時，爽快得如逢大赦——可是她也非常難受，是真的，因爲她知道明日告訴寶建米這樁可悲的消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是婦女救濟會情願送整批的金錢去培植印度的小孩卻不肯節省一部分來救本鎮的一個小男孩，因爲若此，她們便不能得到「報告書上的信實」，像那高個兒戴眼鏡的太太說的。

「我也並不是說那個不好，自然，送錢給異教徒，而且我也願意她們送一些去。」帕利安娜獨自悲哀地走路時向自己嘆着。「不過，她們太不顧這兒的小孩了——祇顧遠方的。我想她們應當看寶建米的長育比一個「報告書」要緊。」

第十三章 在潘德爾藤的林中

帕利安娜並未向回家的路上走當她離開小禮拜堂時。她是轉向潘德爾藤山上的路去。她想那一天日子不能算好過，而且又是『假期』（那是她題爲沒有縫紉和烹飪課的日腳的特殊名詞，）所以帕利安娜想除了爬上潘德爾藤山在那深綠的樹林裏散步一下沒有再好的事情可以做了。所以，她一步步地爬上山巔，不管烈日曬在她的背上。

『我不到五點半，不歸家，無論如何，』她告訴她自己；『那要多有趣，把這樹林繞着走一圈，卽或我現在是爬上去的。』

潘德爾藤是最美麗的山林，帕利安娜早就從經驗知道的。不過今天似乎較平日更要加倍的可愛，雖然她心裏還漫溢着明日將要子竇建米的失望。

『我巴望她們全上這兒來——那一切的太太們，談話那樣響喉嚨的，』帕利安娜向自己嘆

着，揚起雙目來，瞧那陽光閃灼的樹巔上的一塊一塊的濃綠。『無論如何，只要她們上這兒來，就準能把寶建米領了去，一點沒錯兒。』她說完好似十分保險的模樣，可是她說不出一個理由來，就是對她自己也沒有。

斗然帕利安娜揚起頭來留神傾聽。一隻狗在遠遠的前面吠叫。不到一分鐘狗已躡到她面前，依然叫着。

『哈囉，狗兄。——哈囉！』帕利安娜拿手撫摸狗的頭並且期冀地望着前面的小路。她確信從前看過這隻狗。牠是那「男人」潘先生的狗。她現在望着，盼望迎着他。她熱切地等了幾分鐘卻不見他來。於是她把注意轉向狗身上。

這條狗，好似以為帕利安娜能夠懂得牠一般，做出奇怪的舉動。牠還是吠叫——是短而尖銳的吠叫，好似嚇着一樣。牠在前面的小路上來回奔跑。帕利安娜不免好奇地跟牠一同走。當他們走到一岔道口時，這小狗如飛地衝進去，但立刻又出來，哀哀地叫。

『呵！那不是回家的路，』帕利安娜笑着依然停在大路上。

小狗現在像是要瘋狂了。牠在帕利安娜和小岔路的中間，來回地跑，來回地跑，哀痛可憫地叫。那小黃身體的每一次顫抖，那懂人事的小眼睛每一次的哀求，叫帕利安娜立刻明瞭牠的意思，跟着牠走。

現在小狗可得了法，瘋狂似地向前一直衝去；馬上帕利安娜也就看出是怎麼一回事：一個男人動也不動地睡在一個懸崖底下，上面倒懸着龐大的石塊，離小路不過數碼之遙。

一條小樹枝被帕利安娜的腳蹂過發出響聲，男人便回過頭來。帕利安娜驚慌地一呼跑到他面前。

「潘先生！哦，你是受傷了嗎？」

「受傷嗎？哦，沒有！我不過在太陽底下睡個中覺罷了，」男人含怒地搶白她。「看這兒，你知道多少？你能做甚麼？你有沒有腦子？」

帕利安娜幾乎喘不上氣，但是——照着她的習慣——她依着字面來答覆他的問句，一句挨一句。

「怎麼，潘先生，我——我知道的不多，並且我也不能做多少事；但大部分婦女救濟會的太太們，除了沈太太，都說我很懂事。我聽見有一日她們這樣說的，可是她們不知道我聽見。」

男人苦悶地一笑。

「孩子，對不起，我請你莫怪，這都是這條可惡的腿叫我如此的。喏，聽着。」他一頓，稍感困難地他伸手進褲子口袋裏探出一把鑰匙來，用大拇指和二指拈出一個來。「從這條小路一直走，大概走五分鐘，便是我的家。這個鑰匙可以開陽台底下的裏屋的門。你知道陽台是什麼？」

「哦，知道，先生。阿姨不但有陽台，陽台上面還有露天客廳哩。我曾經跑到那頂上去睡覺的，可是沒睡成，給他們捉着了。」

「呃？哦！好啦，你進門之後便一直從甬道穿出去，到一大屋裏面。中間大桌上有一架電話機。你會打電話嗎？」

「哦，會，先生！怎麼，有一次帕利姨——」

「別管帕利姨吧。」男人不耐煩地截斷，因為他痛苦地轉動一下。「找齊大夫的電話號碼，電

話簿就在那相近的地方——那應該在鑷刀旁邊，不過也許不是的。你大概知道什麼是電話簿吧，如果你看見一個的話！」

「哦，自然，先生！我頂愛翻帕利姨的。上面有許多許多古怪的名字，並且——」

「告訴齊大夫潘約翰在潘德爾藤的深林裏弄斷了一條腿，叫他即刻就來帶兩名轎夫和一張軟床來。他知道除此再要做什麼事，告訴他從家裏的小路上來。」

「斷了一隻腿嗎？潘先生，多糟糕！」帕利安娜聳着肩膀。「但幸而好我來了！我能做——」

「是的，你能——但是你不肯呀！你可不可停止談話趕快去！」男人無力而煩惱地說。於是，帕利安娜嚶嚶一聲去了。

帕利安娜現在不停下來流連觀賞那些樹頂上陽光閃耀的一片片的綠葉了。她只雙目注視着地上看有沒有小石或荊棘足以阻擋她飛毛似的兩隻小腳。

沒有多大一會兒那所房子已經在望。她從前也會遠遠地見過這座房屋。但現在走近了瞧，那粗大合抱的灰色石柱支着涼台以及那雄壯的大門幾乎叫她害怕。僅延挨了一下，她即飛快地繞

過那無人問的大草坪直到陽台底下的一個門。她的手黏着一把鑰匙，玲瓏地把牠伸進鑰匙眼裏轉動一下。噤嚕一聲，一扇重重的大門開了。

帕利安娜深深吸了一口氣。不管她的使命是如何火急，她禁不住停頓一下，害怕地從這走廊穿望到那邊寬大陰森的大房子，她的思想像轆轤般轉。這就是潘約翰先生的房子，裝滿了神祕的屋；這房子除了牠主人是無人可進來的；這房子也許，不論那一處，藏著一具骷髏。而現在，她，帕利安娜，要進入這可怕的屋子打電話給大夫，因為主人正躺在——

帕利安娜微微發出一聲喊，既不望左亦不瞧右，筆直地跑完甬道，開了盡頭的那扇門。

這間房也是大而陰暗，有許多黑色柱子同窗簾等像甬道一樣；但是西首窗射進一線金色殘陽反射出火爐上面銅鐵的光亮，也叫鑲品的電話機發亮，就是那放在正中棹上的。帕利安娜熱着腳輕輕走過去。

電話簿並不在鑷刀旁邊而在地板上。帕利安娜找到之後，連忙運用顫抖的兩手尋找齊大夫的號碼；找着接上線，等大夫來接話，說清楚了話，掛上機才如釋重負的鬆一口氣。

於是她迅速地把這間房看了一眼，紅窗簾，有書架印的牆，不潔的地板，亂七八糟的書桌，還有無數關着的門（不論那一扇門裏都有藏一具骷髏的可能），交織成一種雜亂無章的印象；而且無論何處，都是灰塵，灰塵，灰塵。她飛也似地從甬道跑出直到彫花的大門，依然半掩着。

甚至於在那受傷的男人看也是一個極短的時間，帕利安娜已經回到男人身邊。

「好啦，有什麼困難嗎？進去了沒有？」他問。

帕利安娜睜大了兩隻眼睛。

「怎麼，自然我進去啦！我又回來啦，」她回答。「假使我不進去還能回來嗎？大夫說立刻就帶轎伕子，和別樣東西來。他說他知道你在甚麼地方，一點都不會錯，所以我也不等在那兒告訴他了。我要來陪你。」

「是嗎？」男人抑鬱地一笑。「不過我不能贊成你的口味。我想你應當找個比較可人意些的伴侶。」

「你意思說——因為你是——太孤僻嗎？」

『謝謝你說老實話，不錯。』

帕利安娜輕輕笑着。

『但是你只是外面孤僻，裏面一點也不！』

『的確！你怎麼知道的？』男人問着，想試着轉動他的頭而不牽連到身體別的部分。

『哦，看得出的地方多哩；喏，就像你同狗，』她加上，指着那放在光滑的狗頭上的長而細的手。『那真有趣，貓狗反而有時比人更外懂得一個人的心理，可不是嗎？來，我來承着你的頭，』她見男人痛苦的轉動便忽然過去。

男人幾次轉動他的頭都不適合，最後帕利安娜用她的雙膝承着他的頭才使他感到滿意。

『好，那好——得多，』他微弱地自語着。

他有幾分鐘不會開口。帕利安娜注視着他的臉，以爲他已經睡熟。但她想他並未睡熟。因爲看他是在那兒咬緊了牙根忍受痛苦。帕利安娜見這高大強壯的漢子躺在這兒無援無助，忍不住要大聲叫出來。一隻手緊緊握着，動也不動地平伸在地上。另一隻完全攤開在狗身上。這懂人事的小

狗，熱切地望着牠的主人也是靜靜地不動。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夕陽漸漸西下，樹林的黑影愈來愈深。帕利安娜像石像般坐着連呼吸都不敢。一隻鳥飛下來，毫無懼色地觸近她的手邊，還有一隻松鼠，頑牠的長尾巴，幾乎掃到她的鼻子——又揚起小光亮眼睛望着不動彈的小狗。

最後小狗豎起耳朵來聽着輕輕叫一聲；接着汪汪地叫起來。跟着帕利安娜也聽到了人聲，然後人也看得見了——三個人扛着一架軟床還有許多別樣傢伙。

來人當中的一個高個兒——鬍子剃得光光，眼光和善的帕利安娜一瞧就知道是『齊大夫』的——笑嘻嘻地走上前來。

『好啦，我的小姑娘，當看護啦！』

『哦，不敢當，先生，』帕利安娜笑着。『我不過承着他的頭——我並未給他一口藥。但我快樂我是在這兒陪他。』

『我也是啊，』大夫點着頭當他放出全副精神去瞧那受傷的男人時。

第十四章 牛肉汁的事

帕利安娜在潘先生遇險的那日沒趕上晚飯的時候；但是，她居然沒挨罵。

南錫在門口等着她。

『罷啦，假使我不是因爲見了你快活，』她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現在六點半啦！』

『我知道，』帕利安娜興奮地承認；『但是我不致於挨罵——一定不。就是帕利姨我想她也不會罵我。』

『她沒有機會罵你了，』南錫十分滿意地回答。『她走啦。』

『走啦！』帕利安娜喘着氣，『你不是說我把她攆走吧？』此時襲上帕利安娜心頭的是那些早晨痛悔的記憶，那些不要的男孩啊，貓啊，狗啊，以及不歡迎的『快樂』和禁令下的『父親』等等曾經磨折得帕利姨夠了的。『哦，不是我攆她走的吧？』

『不關你的事，』南錫輕蔑地說。『她的表妹忽然死在波士頓，所以她去了。你今日下午剛出去一會兒便來封電報，她要三天才能回來。現在我們可以儘量快樂了，你看一天到晚，就是我們兩個人守在家裏多好！』

帕利安娜激動了一下。

『快樂！哦，南錫，在喪事的時候快樂！』

『哦，我自然不是說爲喪事快樂，帕利安娜小姐是爲——』南錫斗然停住。眼睛閃耀地一霎。『怎麼，帕利安娜小姐，不是你教我頑快樂的遊戲嗎？現在我頑了，你又說不對。』她莊重地責問她。

帕利安娜苦悶地皺起她的前額。

『我說不出，南錫，』她撫着前額說。『總之，有的事我覺得不應當快樂——像喪事就是一種。喪事沒有什麼可快樂的。』

南錫笑了。

『我們可以爲我們自己快樂』她嚴肅地說。但是帕利安娜已經不聽見，她已經開始講她的

特殊意外，使得南錫一分鐘後張開了口在聽。

第二日下午帕利安娜到指定的地點去會寶建米。同預料地一般，寶建米因婦女救濟會寧可把印度小孩看得更重些，感到明顯的失望。

『罷了，也許這是很自然的，』他嘆着。『自然遠處看不見的東西總要比近處的新鮮些，好似同盤子那邊的山芋總是最大的心理是一樣的。所以我想我現在應當希望一個遠方的人來加以援手。若是一位印度那方面的人要我不是好嗎？』

帕利安娜拍她的手。

『怎麼，自然！那是個好主意，建米！我來寫信給我的婦女救濟會，她們雖不在印度可是在極西的西面，路遠極了，我想是一樣的。我想你也可以同我旅行一次同樣的路程了。』

建米的臉又發亮。

『你想她們真肯要我嗎？』他問。

『她們自然肯！她們可不是領印度小孩來養的嗎？好啦，她們就可以把你當作一個印度小孩

啦。我想你有這麼遠的路足夠上報告書的了。你等着。我來寫信。我要寫給白太太。不，我寫給宗太太。白太太得進來的錢最多，而宗太太用出的錢最多——不是很有趣麼？我相信一定有會員肯領你的。」

「好啦——可是你不要忘了說我願意做工啊，」建米插進來。「我不是叫化子，公事公辦，即或與婦女救濟會打交道，也是如此。」他遲疑了一下又加上去：「我想我還是住在老地方等幾日——聽你回音。」

「自然囉，」帕利安娜着重地點着頭。「那樣我找你也方便些。她們會領你的——你實在夠遠了。帕利姨可不是——你說！」她忽然如有所悟般地，「你說我能假設爲帕利姨從印度帶來的小女孩嗎？」

「好啦，你不是最古怪的孩子我不算，」建米轉身時笑着說。

是潘先生出事後的一星期的一日早晨，帕利安娜向她的帕利姨說：

「帕利姨，可不可請你讓我把送雪太太的那份牛肉汁另送一個人？我相信雪太太，少一次不

要緊。」

「啊，帕利安娜，又是甚麼新鮮花頭？」她的阿姨嘆着，「你真是再古怪沒有的孩子！」

帕利安娜眉頭蹙了一下。

「帕利姨，我請問你什麼是古怪？假使你是古怪，你就不平凡了，是嗎？」

「自然是。」

「哦，那也罷了。我還是快活我是古怪。」帕利安娜嘆着，臉又清明了。「你看，白太太總說沈太太是個平凡的女人——她有好事看不中沈太太。她們常戰爭啦——我意思，父親總——那就是，我意思說，我們做她們兩人的和事老的次數總比其餘的人多些。」她唯恐說錯了話地慢慢地說。

「是的，是的，好啦，別管那。」帕利姨略為帶點不耐煩的神氣插進來。「你儘管說下去好啦，帕利安娜，不要管那些帶你長大的婦女救濟會！」

「是，」帕利安娜笑着，快活的笑，「你看我總不免要提到她們因為我是她們帶大的，再——」

「夠啦，帕利安娜，帕利小姐冷冷地打斷話頭。『現在來說牛肉汁。』」

「沒別的，帕利姨，真的，我確信。你讓我送牛肉汁給她，也必能讓我送給他——就這一次。你看斷腿不像終身癱的病人，不久就會痊愈的。雪太太這次沒有，還有下次，還有再下次。他祇有這個機會啊。」

「他[?]他[?]斷腿？你談些什麼話，帕利安娜？」

帕利安娜注視着：立刻她的臉鬆馳了。

「哦，我忘啦。我相信你還不知道。你看這件事發生在你走後的那日。我在樹林裏看見他的，你知道；我到他家裏去代他打電話給大夫，又承着他的頭，還有別的事。後來我自然就回來啦，從此也就沒見他。但是南錫製牛肉汁時我想那要有多好，把雪太太的那份牛肉汁去送給他，就這一次。帕利姨，可以嗎？」

「是的，是的，我想那沒有什麼不可以，帕利小姐勉強允許了，有點疲悶的神氣。『這個他是誰呢？』」

「男人呀。我意思潘約翰先生呀。」

帕利小姐幾乎從椅上跳起來。

「潘約翰！」

「是的，南錫告訴我他的名字。也許你認識他。」

帕利小姐不答這，反而又問：

「你認識他嗎？」

帕利安娜點點頭。

「哦，是啊。他現在常說話啦，也笑啦。他不過外面孤僻，你知道。我現在去拿牛肉汁。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南錫已經快裝好了。」帕利安娜說完就跑，已經走在半路上。

「帕利安娜，等一等！」帕利小姐的聲調突然變得果決。

「我主意改啦。我要你還是把牛肉汁去送給雪太太——像往常一樣。得啦。你現在去吧。」

帕利安娜的嘴咕嘟起來啦。

「哦，帕利姨，她常有吶。她常病着，就常有人送東西給她啊。他吶，不過一隻斷腿，也許不久就好啦。他到今日已經一個禮拜啦。」

「是的，我記起來了。我聽說潘約翰遇過一次意外，帕利小姐不自然地說：『但——我不高興送牛肉汁給潘約翰，帕利安娜。』」

「我知道，他是孤僻——外面，帕利安娜愁悶地承認着，『所以我想你不歡喜他。但是我不告訴他是你送的。我說是我送的。我歡喜他。我歡喜送他牛肉汁。』」

帕利小姐又拚命搖頭。於是，忽然又把聲音放低了，好奇地問道：

「他知你是誰嗎？帕利安娜？」

小女孩嘆着氣。

「我想不。有一次我告訴他我的名字，但至今，他從來沒叫過我，從來不。」

「他知道你住在什麼地方嗎？」

「哦，不，我從來沒告訴他過。」

「那麼，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姨姪女了？」

「我想不。」

幾分鐘都是沉靜的。帕利小姐兩隻眼睛釘着帕利安娜，恰似不會看見的一樣。這個小女孩不耐煩地從這隻腳移到那隻腳，大聲嘆氣。於是帕利小姐立起身來說。

「很好，帕利安娜。」她的聲音很異樣，不像她自己的。「你可以——你可以把牛肉汁當作你自己私人的禮物送給潘約翰先生。但是你要弄清楚：不是我送給他的。要確實地讓他知道不是我送的！」

「自然——那當然——謝謝你，帕利姨。」帕利安娜歡喜得跳出去了。

第十五章 齊大夫

帕利安娜第二次到潘約翰家去時覺得那些石柱房屋都改了樣子。窗子是敞開的，一個中年紀的女人在後面院裏晒衣服，大夫的馬車停在陽台底下。

像上次一樣她走到側邊的旁門。這次她先拉鈴——她的手指今天也不黏着一大把鑰匙。熟臉子的狗早跳上台階來歡迎她，但那婦人卻等晒完了衣服才來開門。

「勞駕，我帶點牛肉汁來送給潘先生，」帕利安娜笑着。

「謝謝你，」女人說着把手去接女孩手裏的碗。「我說是誰送的呢？是牛肉汁嗎？」

剛巧這時齊大夫走進甬道來，聽見了婦人的話，也看見帕利安娜臉上的失望。他連忙趕前一步，

「啊！牛肉汁麼？」他愉快地問。「那好極啦！也許你歡喜見見我們的病人吧？」

『哦，是的，先生，』帕利安娜滿眼放出光來；婦人服從地因大夫的一點頭讓了路，可是她臉上依然滿了驚奇。

大夫後面的一個年青人（是位有訓練的看護）忽地一聲驚叫。

『大夫，不是潘先生有命令下來不許人去見他的嗎？』

『哦，是的，』大夫點着頭，鎮靜地說。『但是現在是我發命令了。我來承當。』跟着他又古怪地加上：『你不知道，自然；但是那小姑娘要比每日一大杯的補品還要好哩。那就是我讓她進去的緣故。』

『她是誰？』

大夫呻吟了一會兒。

『她是我們鎮上最有名的人家的姨姪女。她的名字叫帕利安娜。我還不頂認識她；可是我的好些病人都同她有交情。』

看護笑起來。

「真的！但究竟她有什麼特殊的魔力能比補品更要好呢？」

「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是她能夠影響或產生一件極其快樂的事。無論如何，她的古怪話語有好些人來學給我聽，最近我所能提出的是「找快樂」這是她思想的結晶。」當他走出去時又鎮靜地一笑，加上：「我希望她能拿她開藥方——也能買她——像買一盒丸藥一樣——不過像她這樣的孩子世界上多有幾個時，你我都沒飯吃了，你只好去挖陰溝，我去賣花緞帶，那時世界上便沒有病人了。」他笑着提着韁繩上了車。

同時，帕利安娜在大夫的特別號令下特別通融被領進潘約翰先生的房裏。

她穿甬道經過了一圖書館，雖然匆忙前進，帕利安娜已發現有顯然的改變。除書架印的牆紅窗簾仍然照舊外；地板已經洗刷一新了，書桌也整理就緒了，錢厚的積塵也一掃無餘了。電話簿掛在適當的地方了，黃銅的薪架也磨擦得透亮。一扇神祕的門打開了，女僕引着她進來。當女僕兢兢地向她主人說話時，帕利安娜已發現自己置身在一極華麗壯觀的寢室裏。

「對不起，先生，這兒——這兒有一位小姑娘帶點牛肉汁來看你。大夫讓我帶她進來的。」

女人說完走了，帕利安娜就單獨留下陪着那非常乖僻像的男人，他平平地躺在床上。

「我不是說過——」發怒的聲音從床裏出來。「哦，是你啊！」當帕利安娜走近床時他不頂和善地說。

「是啊，先生，」帕利安娜笑着。「他們讓我進來我快樂極了！你看，開頭那女人已經把我的牛肉汁接過去了，我怕我一定不會看見你了。後來大夫來啦，他說我可以進來，那女人才領我進來的。他們肯讓我見你不是好極了嗎？」

不管男人嘴角的一絲微笑，他僅僅的回答不過是「呵！」

「我帶來一點牛肉汁，」帕利安娜簡略地說；「牛肉汁。我想你歡喜吃罷？」她的音調有點提高的轉變。

「從來不上口。」——一絲的微笑消失了，依然一付極不和善的面孔。

帕利安娜的臉有一霎那是漫溢着失望，可是當他把碗放下時已經又恢復原有的清明。

「你從不吃嗎？好啦，如果你沒吃過，你就不知道是什麼味兒，也就不能決定你不歡喜吃，不是

嗎？所以我很快樂，你並未嘗過，這次可以嘗一下。現在你可知道——」

「是的，是的；哼，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比誰都清楚，那就是，我現在是直挺挺地睡在這兒，也許要睡到天地末日，我猜。」

帕利安娜驚動一下。

「哦，不會的！你決不會睡到天地末日，你知道。等天使加伯列吹號筒時，也許末日要比我們想像的快些——哦，自然我知道聖經說過末日就快要臨到，但是我不大相信——那就是，自然我相信聖經上的話；不過我不相信末日會快得現在就來了。」

潘約翰斗然大笑。看護，剛走進來，聽見這一聲大笑，嚇得連忙悄悄地退出去。他的神情活像一個嚇慌了的廚丁，當他見饅頭烤焦而慌忙關爐門的樣子。

「你有些纏錯了吧？」潘約翰問帕利安娜。

小女孩笑起來。

「也許，不過我的意思是說；你的腿不會一輩子不好的——那斷的一隻你知道——像那些

終身的殘疾，就如雪太太似的。所以你的腿決不會等到天地末日，我說你可以爲那個快樂。」

「哦，我是快樂，」男人抑鬱地回答。

「而且你祇斷了一隻腿。你又可以快樂沒斷兩隻。」帕利安娜漸漸來勁了。

「自然啦！幸運極了，」男人鼻子裏哼一聲，眉毛揚了一揚；「再退一步說，我還可以快樂，因爲我不是百腳蟲，又還沒到五十歲，摔斷條把腿不要緊！」

帕利安娜笑起來。

「喔，那對極啦，」她歡呼着。「我知道百腳蟲，腿多極啦。你也能夠快樂——」

「哦，自然啦，」男人冷冷地插進來，一切的苦痛又回到他的音調裏；「我想又能爲其餘的人快樂，如看護啊，大夫啊，還有那可惡的廚房的女傭人！」

「怎麼，是啊，先生——假使沒有他們，你多糟糕！」

「什嗎，我，呸？」男人嚴削地問。

「怎麼，我說，就是假使他們一個都不在這兒，讓你一人睡在這床上，怎麼辦？」

「如果不就是因爲那根本問題，」男人生氣地回答，「因爲我睡在這兒！你以爲我能讓那笨女人把我房子兜底翻了身還說是「整潔」還有那個男人幫忙，助勢地說得好叫「看護」到末了還要我付薪水，哼！」

帕利安娜同情地把眉頭擠緊。

「是的，我知道。關於金錢的事很不容易——何況你又是終年積錢的人。」

「什麼——吭？」

「積錢——吃豆子和魚泡泡你知道。你說，你歡喜吃豆嗎？——還是歡喜吃六角大洋一隻的火鷄？」

「喂，孩子，你一口說的些什麼話啊？」

帕利安娜目光四射的笑着。

「談到你的錢——你知道——克苦你自己，把錢攢起來爲異教徒。你看，我探聽出來的。怎麼，潘先生，那又是一點證據我知道你裏面並不孤僻。南錫告訴我的。」

男人的下巴掛下來。

「南錫告訴你我攢錢給——好啦，你能告訴我南錫是誰嗎？」

「我們家的南錫。她在帕利姨家做傭人啊。」

「帕利姨！那麼，誰又是帕利姨呢？」

「她就是哈云頓的帕利小姐。我同她一塊兒住。」

男人忽然轉動一下。

「哈云頓——帕利——小姐！他喘着氣。『你同她一塊住！』」

「是啊；我是她的姨姪女。她看我母親分上所以把我領來教養，你知道，」帕利安娜輕輕地咕嚕着，「媽媽是她的姐姐。自從父親去世，去和媽媽一塊到天堂享福，我就變成孤苦無依的人了，只有婦女救濟會照顧我，所以她才把我領過來。」

男人不說甚麼。只把個灰白得像紙的臉藏到枕那邊去。這叫帕利安娜十分嚇怕，她搖搖無主地立起身來。『我盼望你歡喜牛肉汁。』

男人斗然地又轉過臉來，睜開眼睛。他眼睛裏有一種希冀獲得的深情流露着，叫帕利安娜不但瞧得出也很驚異。

『這麼說來你就是——哈云頓帕利小姐的姨姪女？』他輕柔地問。

『是的，先生。』

男人的眼光依然釘住帕利安娜的臉，弄得帕利安娜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口裏囁咕道：

『我想你認識她吧。』

潘約翰的嘴角透出古怪的一笑。

『哦，是的；我認識她。』他呻吟着，依然神祕地一笑。『但是，這不見得是哈云頓帕利小姐叫你送牛肉汁給我罷？』他慢慢地說。

帕利安娜好似很悲痛。

『不，不是，先生；她沒有。她叫我一定要弄清楚讓你知道不是她送的。是我——』

『我也這樣想，』男人釋然地把頭攢過一邊。帕利安娜是更加悲痛地輕輕用足尖走出去。

她走出陽台時見大夫等在他的馬車裏，看護站在台階上。

「好啦，帕利安娜小姐，你能讓我去瞧瞧你的家嗎？」大夫笑嘻嘻地問。「兩分鐘前我原想走的，可是後來我想到這一層，我就等着你。」

「謝謝你，先生。我真快樂你這麼好。我頂愛乘車了，」帕利安娜光彩四射地扶着大夫的手進了馬車。

「是嗎？」大夫笑着點頭算是和台階上的看護告別。「好啦，據我最近所知道的，你愛好些個，好些個事情，是嗎？」當車輪轉動時他又加上去。

帕利安娜笑起來。

「怎麼，我也說不上。我想也許是的，」她承認着。「我歡喜做一切的事，只要是「活」的。自然有些事我不大歡喜——就如做鍼線，高聲朗誦，等等的那些事。都不是活的。」

「不是活的是甚麼呢？」

「帕利姨說是那些是學着如何「活」的學問，」帕利安娜嘆息着，苦苦地一笑。

大夫也笑起來——可是有點古怪。

「她說了嗎？好啦，我覺得她的話並不錯。」

「是的，」帕利安娜答着。「但是我不大以為然。一個人活就活啦，還有什麼學頭？無論如何，我從不曾學過。」

大夫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總之，我怕有些人是得學一學才行，小姑娘。」接着他就閉緊了口。帕利安娜偷偷朝他一望，十分難受，因為他看上去非常傷痛。這叫帕利安娜巴不得能幫他一點忙才好。也許因為這，她柔順地說道：

「齊大夫，我以為你做醫生的要算七十二行中最快樂的行業了。」

大夫驚異地轉過身來。

「最快樂的嗎？——每天聽見看見的都是痛苦疾病的事，快樂嗎？」他叫着。

她點點頭。

『我知道；但你能幫他們的忙啊，——你不知道嗎？——當然你又是快樂地肯幫忙！所以我說你是我們中間最快樂的一個人。一天到晚。』

大夫斗然眼睛內湧出熱淚。這位大夫的身世也就很孤苦。他既無妻子又無兒女，祇有租借的兩間屋作爲診所。他很愛他的職業。現在看着帕利安娜光芒四射的雙目，他覺得好似頭上有一隻可愛的手按着給他祝福。他又知道，如果常有帕利安娜眼內發出的一種天真喜樂的刺激，他將永遠不知長日永夜的勞工和寂寥。

『上帝祝福你，小姑娘，』他不經意地說。於是，他發出爲病人所最熟悉的微笑，他加上：『我又想，總之，醫生也和他的病人一樣，需要些補品提補提補！』這一切話使帕利安娜很糊塗——直到路旁衝出一個小松鼠才把這些思潮掃清。

大夫送帕利安娜到門口，對着在前門掃地的南錫一笑，自趕着車回去了。

『我同大夫乘了馬車來的，美極了。』帕利安娜上台階時大聲告訴南錫。『他可愛極了，南錫！』
『是嗎？』

『是的。我又告訴他他的行業是天下最快樂的行業。』

『什麼！——去瞧病人——或者自以為病的人——那樣糟些？』

南錫一臉都是懷疑的神氣。

帕利安娜快樂地笑着。

『是啊。他也這麼說的，可是有一方面可以快樂，我不說，你猜！』

南錫擠緊了眉頭思想。她想她現在很會頑那所謂的「找事情快樂」的遊戲了。她又很歡喜研究帕利安娜所出的「難題」而求相當的答案。

『哦，我知道了，』她笑着。『那就是你和雪太太所說的道理的反面。』

『反面？』帕利安娜莫明其妙地重複着。

『是啊，你告訴她可以快樂因為別人不像她——總是生病，你知道。』

『是的，』帕利安娜點着頭。

『好啦，大夫便可以快樂因為他不像別的一切人——那些病的，我說，他是醫生，』南錫勝利

地結束她的高論。

這回輪到帕利安娜攢眉了。

「怎麼，是啊，」她承認着。「自然那是一種看法，但那不是我的意思；而且——我亦不大贊成那種意見。那自然不能因為別人是病人而作醫生的便可以快樂——唉，你常把這個遊戲頑得很滑稽，南錫，」她嘆息着走進屋去了。

帕利安娜在客廳裏找着她阿姨。

「那男人是誰——把車趕到院子來的，帕利安娜？」帕利小姐冷冷地問。

「怎麼，帕利姨，那是齊大夫啊！你不認識他嗎？」

「齊大夫！他來這兒幹——什麼？」

「他送我回家的呀。哦，我把牛肉汁送給潘先生了，他——」

帕利小姐迅速地舉起她的頭。

「帕利安娜，他沒有想是我送的罷？」

「哦，沒有，沒有，帕利姨。我告訴他不是你送的。」

帕利小姐斗然飛紅上頰。

「你告訴他說不是我送的！」

帕利安娜因她阿姨的驚詫聲調，睜圓兩隻大眼睛。

「怎麼，帕利姨，你叫我說的！」

帕利姨嘆了一口氣。

「我說，帕利安娜，因為不是我送的，所以要你一定弄清楚莫讓他誤會到我——那同你明明直說不是我送的是大大不同的兩句話呀。」她急速轉身去了。

「老天爺！我攏總也看不出這兩句話有甚麼分別，」帕利安娜嘆息着把帽子取下放在帕利姨指定的掛帽架上。

第十六章 一朵紅玫瑰和一條花園巾

約莫自帕利安娜探望潘先生後的一禮拜，是個陰雨天，帕利小姐叫帖姆斯驅車送她到婦女救濟會去聚常會。當她三點鐘回來時，臉上發紅放光，她的頭髮被風吹散了，一個個髮針都落下來，祇留些蓬蓬的捲髮，像無力的海浪一般。

帕利安娜從沒見過她的帕利姨有過這樣的風致。

「哦——哦——哦！帕利姨，你也有，你也有，」她狂喜地叫着，跟着帕利姨舞進客廳。

「有什麼，你這少有的孩子？」

帕利安娜依然團着她的阿姨又跳又叫。

「我從沒注意你也有，人們有了好東西還能夠瞞着，叫人不知道嗎？你以為能瞞我嗎？——我到天堂以前，我意思，」她叫着，伸出熱切的小手把她鬢邊的一束髮拉鬆下來。「不把牠們拉下

來，就不知道牠們是黑的了。你不能把黑的部分藏起來。』

『帕利安娜，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啊？』她阿姨問着，匆忙地抹下帽子，打算把弄亂的頭髮理好。

『不要，不要——我請你，帕利姨！』帕利安娜的快樂高聲一變而為哀求的低音。『不要弄得又光又平！那就是我所說的——那些可愛的一捲一捲的小黑髮。哦，帕利姨，那美極啦。』

『胡扯！帕利安娜，我問你，你是什麼意思跑到婦女救濟會去幹那種荒唐事提到一個小叫化子？』

『不是胡扯，』帕利安娜辯着祇答了她阿姨的上半截話。『你不知道你的頭髮這樣披下來有多好看哦，帕利姨，我請你，可不可讓我代你梳一下也插一朵花像我代雪太太弄的？我真愛看你那樣打扮！怎麼，你準要比她美得多！』

『帕利安娜！』（帕利小姐的聲音非常嚴厲——唯一嚴厲的理由便是因為帕利安娜的話給她一種奇怪地叫她心跳的喜樂：以前有誰注意她的頭髮怎樣梳？以前有誰「愛」看她的「美」？）

『帕利安娜，你沒有答覆我的問句。爲什麼到婦女救濟會去做出那種荒誕的事？』

「是的，我知道；不過，對不起，我不以為那是荒唐，直等我看出她們把報告書看得比建米還要緊得多。所以我已經寫信給我的婦女救濟會——因為建米離她們可說很遠的了，你知道；也許她們可以當他是個印度小孩像——帕利姨，我可是你的小印度女孩嗎？再有，帕利姨，你肯讓我代你梳頭嗎？」

帕利姨手撫着胸——那種神祕的，無可抵抗的勢力又來征服了她，她知道。

「可是，帕利安娜，今天下午她們太太們告訴我你如何去會的時候，我覺得非常難為情！」
帕利安娜又旋着她的腳踵跳起來。

「你沒有——你沒有說我不能弄你的頭髮，」她勝利地歡呼着；「而且我十分懂得那個祕訣了，就像上次你不送牛肉汁給潘約翰先生又不要我說的一樣，現在你不說就是默認了。你等着，讓我拿梳子去。」

「但帕利安娜，帕利安娜，」帕利小姐竭力爭着，跟着這位小姑娘從屋子裏追上樓去。

「哦，你跟着來了嗎？」帕利安娜在帕利小姐自己的臥房門口迎接着她。「那就更妙了！我來

拿梳子。你請坐下，這兒哦，我快樂極啦，你居然肯讓我代你梳！

「但帕利安娜，我——我——」

帕利小姐話也說不下去了。只驚異得見自己已經坐在梳妝台前的矮凳上，兩鬢的長髮都被輕軟而熱情的小手打散下來了。

「哦！你有多好的頭髮！」帕利安娜讚揚着；「又比雪太太多多了！不過，你自然應當多些，無論如何，因為你常要出去是有人看見的。喲！我相信無論誰見了一定快樂，也要驚異——一定的，因為有這長。怎麼，帕利姨，我要把你打扮得人人都愛看你！」

「帕利安娜！」頭髮裏透出一種震動的又窒息的音調。

「我——我真不知道爲什麼會讓你做這傻事。」

「怎麼，帕利姨，我想你應當快樂有人歡喜看你！你難道不愛美麗的東西嗎？我每次看見美人，我就快樂極了，否則我便要爲她們難受。」

「但——但是——」

『而且我最愛代人梳頭，』帕利安娜滿足地說。『我代婦女救濟會好些會員都梳過的——但她們的都不及你的好。』白太太的頭髮也還不錯，而且我把她裝扮起來時簡直好看——哦。帕利姨，我又想起一樁事！可是這是個祕密，現在不能告訴你。現在你的頭髮快要好了，馬上我就要出去一下；可是你一定得允許，——允許——允許不要動也不要偷看，一直等我來。記着！』說完她跑出屋子去了。

帕利小姐想說什麼卻不成。依她的意思當然立刻把這可笑的傻事停止，依然把頭髮恢復原樣。至於『偷看』一層——她倒又是想看一下。

那時候——不知多少時候——帕利小姐從衣鏡裏忽然瞥了自己一眼。她瞧見如此緋紅的雙頰——簡直紅得叫她都難爲情起來。

她瞧見一付面孔——並不年青，那是真的——但這時籠罩着興奮和驚異。兩頰異常之紅。雙目瑩瑩。微被戶外冷風打濕的一頭黑髮，完全鬆鬆地一鬆一鬆地覆在前額上，又捲過耳後成功極巧妙的髮紋，再有疏而曲的小辮，隨處都有。

帕利小姐對着鏡中人影如此驚奇，如此吸引着，簡直叫她迷糊起來。她亦忘記剛纔的恢復原狀的決心。此時帕利安娜已經又回來了。她還來不及轉動，已經被一條手巾之類的東西把眼睛蒙起，繞到後面扎起來。

『帕利安娜，帕利安娜！你幹什麼呀！』她大聲叫着。

帕利安娜笑着。

『那就是因為我不要你看，帕利姨，又因為怕你偷看，所以我拿條手帕把你蒙蔽一下。現在坐好。祇要一分鐘就好啦，我就讓你看。』

『可是，帕利安娜，』帕利姨盲目地用腳掙扎，『你代我取掉這個！你這——孩子，孩子！你算是幹什麼的呀？』她喘着氣，覺得一條輕而軟的東西落在她的兩肩上。

帕利安娜祇更快樂地笑着。顫抖着兩手，她輕輕地把一條已經黃舊，可是馨香滿鼻的花圍巾披在她阿姨肩上。這條圍巾是一星期前南錫清理三層樓箱子時被她發現的；所以今天她想着何以帕利姨不能像白太太一樣地『裝扮』起來。

她的大功告成了，帕利安娜仔細地觀察一下，覺得還有再加一點的必要。所以她立刻把她的阿姨推向洋台走，那兒她已經瞧見架上一朵晚開的紅玫瑰。

「帕利安娜，你是做什麼的？你把我朝那兒送呀？」帕利姨退後着，可是已經被拉到洋台上面了。「帕利安娜，我不——」

「就是洋台上面呀——只要一秒鐘！我要把你弄得十全十美！」她喘息着已經折了那朵新鮮照人的玫瑰，插在帕利小姐柔軟的左鬢邊。「好啦！」她高興地鬆開手帕的結，扔開一邊去。「哦，帕利姨，現在我相信可把你和白太太一樣地裝扮起來啦！」

帕利小姐迷惘地把新裝的自己一望；又把週遭一望，於是她低低地發了一聲喊逃到屋裏去了。帕利安娜隨着她阿姨最後着驚的方向瞧去，只見大道上驅來一乘馬車，拿着韁繩的，她一望就知道是誰。

她快樂地大聲叫着。

「齊大夫，齊大夫！你要看我嗎？我在上面。」

『是的』大夫正經地一笑。『請你下來好嗎？』

帕利安娜在臥房裏發現阿姨，紅臉，怒目地在解別圍巾的別針。

『帕利安娜，你如何可以？』婦人埋怨着。『把我裝束成這個怪樣又讓人家看見！』
帕利安娜驚異地停住。

『可是你真好看——十分好看，帕利姨；而且——』

『好看！』婦人罵着，攢下圍巾，開始用顫抖的手拆散頭髮。

『哦，帕利姨，請你，請你莫拆頭髮！』

『不拆？像這種怪樣？你莫想我能！』帕利小姐拚命地把一些捲曲的小縷都拉直到後面去。

『可是，你那樣多好看！』帕利安娜從門走出幾乎哭出來。

帕利安娜跑到樓下見大夫等在他的馬車裏。

『我已經把你當做一味藥開了方，現在那個病人要你去，』大夫宣布着。『你肯去嗎？』

『你意思說——叫我到藥店裏去一趟？』帕利安娜有點莫明其妙地問着。『我常爲婦女救』

濟會的太太們上藥鋪去。」

大夫笑着搖一搖頭。

「不完全對。那是潘約翰先生要你去。他今天想看你，如果你肯去的話。因為雨也停了，所以我來接你。你肯去嗎？我待會兒六點鐘再放車子來接你。」

「我歡喜去！」帕利安娜歡呼着。「讓我問問帕利姨。」

幾秒鐘後，她拿了帽子出來，可是苦着臉。

「你的阿姨准你去嗎？」大夫關心地問，當他們馬車走時。

「是的，」帕利安娜嘆着。「她要我再多去幾次，我怕。」

「要你再多去幾次！」

帕利安娜又嘆息。

「是的。我怕她是不歡喜我去。你看，她說：「是的，是的，去你的，去你的，——去！我希望你就長在那兒。」」

大夫僅僅是嘴唇笑了一下。他的眼睛很淒慘。好些時他都沒開口，最後才略爲遲疑地問道：

「是不是剛才立在洋台上窗口的，幾分鐘前，是你阿姨？」

帕利安娜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唉；那就是根本糟糕的一點。你看我拿圍巾，在三層樓尋着的，再有玫瑰花，又梳個時髦的頭，把她打扮得多體面。你說她不是體面嗎？」

大夫又是半天沒開口。最後說得聲音那樣小，叫帕利安娜僅僅聽得見。

「是的，帕利安娜，我——我想她很標緻。」

「是嗎？我快樂極啦！我要告訴她。」小姑娘滿足地點點頭。

叫她很驚奇地是大夫忽然驚叫一聲。

「不要！帕利安娜，我——我請你一定不——不要告訴她這個。」

「怎麼齊大夫爲什麼不？我想你應當快樂——」

「但是她可不見得快樂。」大夫插進來。

帕利安娜對於這，又想了一會兒。

「那也罷了——也許她不樂意，」她嘆着。「我記起來了，剛才怪不得她一看見你就跑進來了，又埋怨着說是怪樣被人看見了。」

「我也這麼想，」大夫喘着氣說着。

「不過，我還是不懂，」帕利安娜依然堅持原見，「——她那時實在很體面！」

大夫不說甚麼。真的，一直到潘約翰先生的大石廈門前，他都没開口。

第十七章 「恰像一本書」

今天潘約翰先生迎着帕利安娜就是一笑。

「罷了，帕利安娜小姐，我看你簡直是世界上最寬洪大度的人，否則你決不會今日又上我的門來瞧我。」

「怎麼，潘先生，我真真愛上你這兒來，我也真真想不出我有什麼緣故要不來啊。」

「哦，好啦，你知道我待你多乖戾不近人情？就像那次我跌斷了腿你在樹林子裏幫我多少忙，第二次又送牛肉汁來。我攏總也沒好好謝你一下。現在我想就是你自己也得要承認你的大量，肯跟我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打週旋了罷？」

帕利安娜不自然地轉動一下。

「可是我很快樂，發現你——那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說因你斷了腿快樂，那自然，」她迅速地

糾正。

潘約翰笑起來。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過，你也有牙齒咬舌頭說錯話的時候，帕利安娜小姐？雖說我沒謝你；可是我承認那日你在樹林裏所做的事夠得上稱一個勇敢的姑娘。我也謝謝你的牛肉汁，」他用細而軟的聲音加上去。

「你歡喜吃嗎？」帕利安娜滿了興趣地問。

「歡喜極啦。我猜今日——沒有什麼，帕利姨沒送——什麼來吧？」他問着古怪地一笑。他的小客人好似苦痛地不安。

「沒——沒有，先生，」她遲疑着，又慢慢接下去，臉色忽紅忽白。「對不住，潘先生，我那日並沒有存心那麼不文雅地同你說那牛肉汁不是帕利姨送的。」

這兒是沒有回答。潘約翰不再笑了。他雙目筆直地注視着前面好似在追求那些對象以外的事物。過一會他才深深歎一口氣，轉過身對着帕利安娜。他講話時又帶着舊有的乖戾地腔調。

『罷啦，罷啦，此事是永不爲例了！其實我今天並不打算叫人接你來瞧我的。聽着！外面書房裏——有電話的那間大房子，你知道——在離火爐不遠的角上的玻璃門的大櫃的下層，你能尋着一個雕花的盒子。那就是，如果那討厭的女人沒把牠「整理」到什麼別處去的話，那總會在那兒。那很重，不過我想你還能拿得起。』

『哦，我強壯極啦，』她拔脚起身時申明着。不到一分鐘她已經帶了盒子轉來。

那真是不可思議的半點鐘當帕利安娜頑那盒子的時候。盒子裏滿了寶貝——骨董，都是潘約翰多年來旅行所搜集的——而且每樣東西都有些奇怪動人的歷史，不問是一付精刻的中國象棋子，或是一個印度玉雕的小偶像。

那是等她聽過印度小偶像的故事後，帕利安娜才深思地自語着：

『罷了，我想去領一個印度小孩——一個祇知道偶像就是上帝的——是要比領寶建米好些，因爲他究竟還知道上帝在天上。可是，我還是禁不住盼望他們肯在印度小孩以外收留寶建米。』

潘約翰好似沒聽見。他又是雙目注視着前面的空氣。但立刻他就振作他自己又拿起一樣別

的古董來談。

這次的拜訪，的確主客都感覺到很快樂，但後來帕利安娜覺着除了古董以外他們的談話的題目擴大了範圍。他們談到她自己，南錫，帕利姨，以及她日常生活的瑣碎。甚至於他們也談到舊日在西方老家的生活。

還沒到帕利安娜該走的時候，男人對帕利安娜說出一篇話來，那種聲音是帕利安娜從未聽過的，他說：

『小姑娘，我要你常來瞧我。你肯嗎？我孤寂，我需要你。還有一個別的理由——後來我也要告訴你。起先，我知道你是誰的時候，我想永不要再見你了。你使我想起——一個人是我多年來所久欲忘懷的。所以我同自己說永遠不要再見你；每天醫生問要不要接你來，我說不。』

『可是過一向時，我覺得我簡直要見你的利害——事實便是我越不看見你越是會清晰地憶起我所不願記起的事。所以現在我要你來。你肯嗎——小姑娘？』

『怎麼，自然，潘先生，』帕利安娜喘着氣，她的眼睛爲着那躺着枕在枕頭上的傷心面孔的男

人閃耀着同情。『我真愛來！』

『謝謝你，』潘約翰輕輕答着。

那晚的夜飯過後，帕利安娜坐在後面洋台上告訴南錫一切關於潘先生古怪的雕花盒子，還有那些動人的故事。

『想想看，』南錫嘆息，『他給你看他一切的東西，還同你說一切的故事像那種樣子——那麼乖僻的一個人，從不同一個人說話的，從不！』

『喔，可是他並不乖僻啊，南錫，不過外面古怪就是了，』帕利安娜竭力辯着。『我真不懂爲什麼大家都不喜歡他。假使他們認識他，他們便不會當他這麼壞了。就是帕利姨也不怎麼喜歡他。她不肯送牛肉汁給他，而且她甚至怕他要誤會是她送的。』

『大概因爲她以爲對他不熟識吧，』南錫聳着肩。『不過，我奇怪他爲何特別對你這般好，帕利安娜小姐——我自然不是要冒犯你——不過他向來不是這種愛小孩的人；他不是，他不是。』

帕利安娜快樂地笑着。

「可是他是的，南錫，」她點着頭，「不過我承認他不是一直這樣。怎麼，他今天才告訴我說他本想永不再見我的面，因為我叫他想起一個他所要忘記的人。可是以後——」

「甚嗎？」南錫興奮地插進來。「他說你叫他想起一個他所要忘記的人嗎？」

「是啊，可是以後——」

「以後甚麼呢？」南錫熱切地問。

「他沒告訴我。他祇說一個人。」

「哦，神祕！」南錫呼吸着，聲調帶點驚嚇。「那不怪他把你頂在頭上了。哦，帕利安娜小姐！怎麼，

那恰像一本書——我唸得多了；「馬太太的祕密」和「失去的嗣子」以及「隱藏了多少年」

——裏面全有神祕和一些事情就像這個。我的天老爺啊！想一想吧，有一本書住在你鼻子底下，我連影兒還不知道！現在請你告訴我一切的事情罷——一切的事情，他所說的，帕利安娜小姐，小親愛的！不怪他歡喜你；不怪的——不怪的！」

「他沒有，」帕利安娜喊着，「一直等我先同他談，他才說的。起先他連我是誰還不知道哩，一

直到那次我帶了牛肉汁去，並且申明那不是帕利姨送的，並且——」

南錫斗然跳起腳來拍着手。

「哦，帕利安娜小姐，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她狂喜地叫着。立刻她又迅速安靜地坐在帕利安娜旁邊來。『現在來告訴我，老老實實的說，』她興奮地催促她。『是他知道你是帕利小姐的姪女以後才說永不要再見你的面嗎？』」

「哦，是啊。我上次告訴他那句話，今天他告訴我這句話。」

「我想是那麼着的，」南錫勝利地說着。『帕利小姐不是不肯送牛肉汁給他的嗎？』
「是。」

「你告訴他她不肯送了嗎？」

「怎麼，是啊；我——」

「並且他一聽見你是她的姪女便忽然現出古怪的樣子，又叫出來，是嗎？」

「怎麼，是啊；他是現出一點古怪的樣子——對於那牛肉汁，」帕利安娜承認着，思索地眉

額蹙了一下。

南錫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我現在確實有據了！聽着，潘約翰先生是帕利小姐的情人！』她沉重地一字一字說着，又備地向後望了一眼。

『怎麼，南錫，他不可能的！她不歡喜他呀！』帕利安娜反對着。

南錫責怒地望了她一眼。

『自然她！那因為吵了嘴！』

帕利安娜仍舊有點不相信，南錫早又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坐下來講她的故事。

『事情是這麼樣的。剛在你來的前一日，湯先生告訴我帕利小姐從前有個愛人，我自然不信，我不能信她會有愛人！但湯先生說她有，而且就住在本鎮上。現在這句話對了，自然就是潘約翰。他的生活不是神祕嗎？他不是把自己關閉在那所大房子裏不同一個人說話嗎？他不是一聽說你是帕利小姐的姪女就現出古怪的樣子嗎？而且現在他不是承認你叫他想起一個他所要忘記的

人嗎？不過誰也不想到就是帕利小姐——並且她又說不願意送他牛肉汁，怎麼，帕利安娜小姐，事情簡直明白地像鼻子長在你臉上一樣；是的，是的！

『哦，喔！』帕利安娜喘着氣，驚異得睜圓了兩隻眼睛。『不過，南錫，如果他們是真的相愛便應當和好不是嗎？你看他們兩人都寂寞，這多少年。我想他們一定喜歡和好！』

南錫鄙薄地鼻子裏哼一聲。

『我猜你還不大懂戀愛的事，帕利安娜小姐。無論如何，你年紀還太小哩。再有世界上原有一種人不能實用你那套「快樂遊戲」的，他們寧可做一對挑戰的愛人，有什麼法子呢？他可不是乖僻的像根棍子，——她又不是——』

南錫斗然憶起此時此刻所講的是什麼人，便忽然截住了話頭。

『我不是說，帕利安娜小姐，如果你能教他們兩人頑那遊戲，叫他們兩人快樂地和好起來。可是，天啊！我猜，機會少得很，少得很！』

帕利安娜沒說甚麼；但過一會她回到房裏去時，她的臉像在深思的模樣。

第十八章 三稜鏡

炎熱的八月天過去時，帕利安娜是常常到潘德爾藤山上的大房子去。雖說如此，她亦不感覺得這些拜訪有甚麼成功。固然那男人似乎是需要她，每次派人來接她，的確，常常打發人來接她；可是當她守在他面前時，他亦未見得怎麼頂快活——至少帕利安娜這麼想。

他和她談，那不錯，他也給她看許多奇怪而美麗的小東西——書啊，畫片啊，還有別的古董。可是他仍然爲他自己的斷腿大聲地埋怨着，又顯然地在那種『整潔』的規條下煩悶地忍受那些新來而不被歡迎的人。他的確是愛聽帕利安娜談心，而帕利安娜也就談了。帕利安娜歡喜談心——可是她永不敢相信會有一日能不見那躺在床上枕在枕上灰白而傷痛的面孔，那叫她見了就心痛的；她也永不信能說什麼話可以安慰他。至於提到那『快樂遊戲』以及教他去頑——那帕利安娜尚未發現有一個時候他是能聽得進去的。她已經試過兩次想告訴他；可是她還來不

及開始她的『父親說過』——潘約翰早就打岔轉話鋒到別的題目上去。

帕利安娜如今決不懷疑地相信潘約翰是帕利姨一度的愛人；因她小小心田裏的赤子之愛，她十分願意盡所能的給予他們兩人寂寞的生命裏一些慰安和快樂。

其實她現在是正在做這種工作，可是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同潘先生談她的帕利姨；他聽着，有時表示恭敬，有時表示生氣，可是大概時候他那付苛冷的嘴唇都表示一種古怪的笑。她亦和帕利姨談潘先生——或者她試着要去談到他。可是通常兒，帕利姨總不願愛聽——太長。她常要換些別的題目討論。舉個例子說吧，——提到齊大夫，帕利姨便趕忙換題目。帕利安娜自然不忘記帕利姨那次如何被她打扮得梳好髻，插上花兒，披上肩巾立在洋台上給齊大夫看見的那回事。所以帕利姨好似特別反對齊大夫，帕利安娜在有一日受重涼關在房裏的時候更外證實了。

『如果你晚上不好些。我要請醫生來啦，』帕利姨說。

『真的嗎？那麼我情願利害些，』帕利安娜歡呼着。『我最愛齊大夫來瞧我！』
她真驚異突然地帕利姨臉色的改變。

『可不是齊大夫，帕利安娜，』帕利姨冷冷地說着。『齊大夫不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我要請王大夫如果你利害的話。』

帕利安娜倒底也沒病的利害。王大夫也就沒來。

『我真快樂，』帕利安娜那晚告訴她阿姨。『自然我也歡喜王大夫；可是我愛齊大夫多些，再我怕不請他，他會要不高興了。你看其實不能怪他，那天他實在是碰巧看見我把你打扮得那樣美麗，並不是故意的，帕利姨，』她思索著一句一句地說。

『夠了，帕利安娜。我實在不願意討論齊大夫——或者他的情感，』帕利姨堅決地斥責她。
帕利安娜一半傷痛一半興趣地望着她好一會兒；於是又嘆道：

『我真愛瞧你面孔緋紅地像現在這樣，帕利姨；我更歡喜代你梳頭。如果——怎麼，帕利姨！』說着帕利姨早已走出甬道看不見了。

八月將盡時，帕利安娜趁一清早去拜訪潘約翰先生，一進房就看見一大組藍色、金色、綠色、加紅、紫色邊的閃灼璀璨的光線盪漾在他的枕旁。她狂喜地立住了身。

「怎麼，潘先生，那是一個雨後虹——一個真正的虹特地進來瞧你的！」她歡呼着輕輕拍着她的小手。「哦——哦——多好看！可是牠怎麼進來的呢？」她叫着。

男人苦悶地一笑：「今日早晨潘約翰是特別肝火旺，脾氣不佳。」

「唉，我想牠是穿過那玻璃寒暑表的斜角「進來」的，」他疲悶地答着。「其實本不應該曬在太陽裏的，可是早晨總是這般的。」

「哦，可是好看極啦，潘先生！是真的太陽叫牠這麼着的嗎？天呀！假使是我的，我就終日把牠懸在太陽裏！」

「那你的寒暑表就有用啦，」男人笑着。「你如果終日懸在太陽裏，那你還能知道冷熱的升降嗎？」

「那我不在乎，」帕利安娜舒着氣，幻想似的眼睛注視着圍繞枕頭的五光十色的彩虹。「想誰也不在乎那些——如果能終日住在美麗的彩虹裏！」

男人笑着。他好奇地注視帕利安娜滿了笑容的面孔。斗然他想起一件事。於是他按鈴。

『娜娜』當女傭人走來立在門口時他叫着。『從前邊客房裏火爐架上拿一付燭臺來。』
『是，先生』女人答應着，臉上表示一些莫明其妙的神情。不到一分鐘她回來了。一種鈴鐺像音樂的音調跟着她一直到床邊。原來是舊式燭臺四週懸掛的三稜形的懸擺物，在她手裏互相擊撞的聲音。

『謝謝你啦。放在桌上，』男人指揮着。『拿根繩來拴在那邊窗的紗窗亮榻的上面。亮榻取下來，讓繩子從窗這邊筆直到那邊。那行啦，謝謝你，』當她做完他說着。

女人輕輕走出去，他轉着笑的眼睛對正在驚異的帕利安娜道：

『現在請你把燭臺遞給我，帕利安娜。』

她雙手把燭臺捧了來；不到一分鐘，他已將十二個三稜鏡似的東西，一個挨一個地列成一個圓形，放在床上。

『來，親親，把這些小東西去鈎在娜娜懸的那根繩上。假使你真要住在虹裏的話，我就弄個給你住！』

帕利安娜還沒掛好三個，已經喜得幾乎管不住她顫抖的手。等她努力完成她的工作之後，她低低一聲喊，滿了快樂。

這間臥房已經變成一個奇妙的神仙世界。到處都跳舞着一些藍色、紅色、綠色、橙色、金色、紫色的耀眼欲眩的彩色光線。牆上、地板上、傢具上以及床上滿了跳跳躑躑的彩色。

『哦，哦，多可愛！』帕利安娜呼吸着，於是又斗然大聲笑出來。『我說太陽也來頑遊戲了，你說是嗎？』她叫着，忘記潘先生並不懂她的話。『哦，我多盼望我能有這些東西！我多巴望能給帕利姨，雪太太和許多人看。我保他們準能夠快樂了！怎麼，我想就是帕利姨也要管不住她過分的快樂而碰門了罷——假使她住在彩虹裏像我這樣的話，你說是嗎？』

潘先生一笑。

『罷啦，照我記憶裏的你的阿姨，帕利安娜小姐，我要說不是幾個三稜鏡照在太陽裏能叫她喜得碰門的。你來，真的，你這些話什麼意思？』

帕利安娜輕輕注視一下，復又深深呼吸一下。

『哦，我忘啦。你不知道那遊戲。現在我想起來啦。』

『那麼，現在你告訴我。』

帕利安娜這次方找到一機會告訴他。她從頂起頭說起——就是想洋娃娃來了拐杖。她一路滔滔講着，也不望他的臉，祇轉着滴溜溜圓的眼睛瞧着那滿房的神祕幻景。

『就是那麼着的，』當她講完時嘆息着。『你現在就知道我爲什麼說太陽也來頑——那遊戲了。』

靜默了好一會，才從床裏發出一小小的聲音。

『恐怕；我想那最好的三稜鏡還是你自己，帕利安娜。』

『哦，不對，太陽穿過我的時候，我並沒有紅顏綠色顯出來呀，潘先生！』

『是嗎？』男人笑着。帕利安娜望着他的臉想不出爲何他眼內竟有淚珠。

『不，』她說。於是，過一分鐘她又傷心地加上去。『潘先生，我怕太陽祇爲我弄一些雀斑。帕利姨說是太陽弄的。』

帕利小姐

男人微笑一下；帕利安娜又望着他：他的笑幾乎類似嗚咽。

一七六

第十九章 驚奇

九月間帕利安娜進了學校。初次月攷證明她對她的功課很能勝任而有進步，不久她就變成本級以及全校男女兒童中的一員活潑可愛的份子。

學校，有些所在對帕利安娜是一種驚異；而帕利安娜也有好些地方叫學校驚異。但不久，帕利安娜和學校已經水乳交融，後來帕利安娜告訴帕利姨說學校確是「活的」——而她以前是曾經一度懷疑過的。

雖然新生活快樂有趣，帕利安娜還沒忘她的些老朋友的確，她不能勻出很多的時間，那自然；但她一有功夫總還是去瞧老朋友的。這當中，也許潘約翰是最失望的一個。

一個禮拜六下午他同她說。

『來，我同你說，帕利安娜，你歡喜來同我住嗎？』他稍爲不耐煩地問着，『這些日子我簡直看

不見你。」

帕利安娜笑起來——潘先生是這麼有趣的一個人！

『我想你不大歡喜有人在你旁邊，』她說。

他做個歪臉。

『哦，那是在你沒教我頑那奇妙的遊戲之前啊。現在我快樂啦，因為從頭到腳都有人服侍！不要緊，我快能兩隻腳走哪，就在這幾天。以後我要看誰走的最快。』他說完拈起一根拐杖對着小女孩嬉戲地搖舞着。他們今日坐在書房裏。

『哦，你並沒真的因各樣事快樂；你自己說你是罷了，』帕利安娜撇着嘴，她的眼睛望着爐火前睡熟的狗。『你知道你那遊戲頑的一點也不對，潘先生——你知道你不對！』

男人的臉忽地變做十分莊重。

『那就是我要你來的緣故呀，小姑娘——幫助我來頑，你肯來嗎？』

帕利安娜驚異地轉過身來。

「潘先生，你真是那個意思嗎？」

「是啊，我需要你。你肯來嗎？」

帕利安娜好似非常窘迫。

「怎麼，潘先生，我不能——你是知道的，我不能。怎麼，我是——帕利姨的！」

忽地男人的臉痙攣一下，那是帕利安娜所不能了解的。他的頭猛地一抬。

「你不是她的了——也許她會讓你來。」他又輕柔地接下去。「假使她肯，你願意來嗎？」

帕利安娜蹙額深深的想着。

「可是帕利姨待我——這麼好，」她緩緩地訴着；「當我除了婦女救濟會之外沒人問的時

候，是她收留了我，還有——」

男人的臉又是一次痙攣；但這次，他說話時聲音既低弱而又傷悲。

「帕利安娜，多年前我愛上一個人，愛極她哪。我希望有一日和她結婚，住在這房子裏來。我想

像我們兩人以後天長地久的同居着要有多麼快樂。」

『是的，』帕利安娜憐惜地應着，眼內滿了同情。

『可是——罷啦，我沒有娶到她。你不要管爲什麼。總之我就是沒娶成就是了。於是從此以後這所灰色石柱的建築祇是一所房屋，而永不是家庭。一個女人的手和心，或者一個小孩的哭和笑才能造成一個家庭。可是，帕利安娜，我一樣也沒有。現在你可肯來嗎，親親？』

帕利安娜忽地脚一蹶。她的臉流光照人。

『潘先生，你——你是說這多年來一直希望着女人的手和心嗎？』

『怎麼，是——是啊，帕利安娜。』

『哦，我快活極啦！那就不成問題了，』小女孩嘆息着。『現在你請我們兩個來，那各事就美極啦。』

『請——你們——兩個？』男人莫明其妙地重複着。

帕利安娜的臉上籠罩一層輕微的懷疑。

『罷啦，自然，帕利姨還沒說妥；不過我相信，你同她一說就不成問題的，那我們就全來啦，自然。』

男人的眼睛忽的現出驚懼。

「帕利姨來——這兒！」

帕利安娜的眼睛睜圓一些。

「你情願到那兒去嗎？」她問。「自然我們房子沒有你的好，可是近一些——」

「帕利安娜，你談些什麼話啊？」男人很輕柔地問。

「怎麼談我們住什麼地方呀，自然，」帕利安娜迅速地回答，對這問句不免驚異。「我想你先說住這兒。你不是說這兒需要帕利姨的手和心多少年嗎？再有——」

男人忽的禁不住發出一聲喊。他舉起手來剛想說話；可是他又無主地放下他的手。

「大夫來啦，先生，」女傭人在門口喊。

帕利安娜立刻起身。

潘約翰像發燒般地對着帕利安娜。

「帕利安娜，看天老爺的面，我請你別對人說我剛才同你說的話，」他小聲求告着。

帕利安娜漩着酒渦一笑。

『自然不說，放心！你怕我還不知道要讓你自己去說！』她回過頭來快活地說。

潘先生無力地向椅上一靠。

『怎麼，起來啦？』一分鐘後醫生問着，一手把着撲撲跳着的脈搏。

玄祕的一笑在潘約翰的嘴顫動着。

『怕你開的補品劑量，我用得太多了，』他笑着，注視大夫的一雙跟着帕利安娜下樓的眼睛。

第二十章 更驚奇

禮拜日早晨帕利安娜總是上教堂進主日學校。星期日下午她便和南錫出來散步。從潘先生家回來的那個星期日，她本打算照樣散步的，可是剛下主日學校回來，半路便碰見齊大夫，齊大夫韁繩一緊，把馬車停下。

『帕利安娜，讓我送你回家，』他提議着。『我要和你說一句話，我剛想到你家裏去通知你的，』他說着，帕利安娜已經坐好在他身邊。『潘先生特別請你今日下午去，一定要去。他說是非常重要的。』

帕利安娜快樂地點着頭。

『是的，我知道。我待會兒一定去。』

大夫眼望着她含着驚異。

『我可還不知道，還是讓你去好，還是不讓你去，』他擠着眼睛說。『昨日你刺激的成分比安慰的成分多，小姑娘。』

帕利安娜一笑。

『哦，那不是我的確——真不是我，你知道，說是帕利姨還來得正確些。』

大夫忽地轉一眼。

『你——阿姨！』他驚叫着。

帕利安娜在自己坐位上快樂地彈跳一下。

『是的。這樁事又新鮮又可愛，簡直像一篇故事，你知道。我——我來告訴你，』她忽然拿定了主意似的說。『他叫我別提的；可是他自然不怕你知道。他是說不要在她面前提。』

『她誰？』

『帕利姨。你知道。自然他不要我去傳話，他要自己去說——愛人們的事是這般的！』

『愛人們！』大夫迸出這話時，禁不住手裏韁繩猛的一緊，馬都跳起來。

『是的，』帕利安娜又快樂地點頭。『那是故事裏邊的主角，你看。我本也不知道，還是南錫告訴我的。她說帕利姨從前有個愛人，後來他們吵嘴哪。她本不知道是誰。可是我們現在知道哪。就是潘先生你知道。』

大夫又斗然鬆了一口氣。提韁繩的手無力地落在膝蓋上。

『哦！我——並不知道，』他輕語着。

帕利安娜急急述說下去——他們已經近哈云頓的大屋哪。

『是的；我現在快活哪。事情順當的很。潘先生叫我去同他住，可是我自然不能離開我的帕利姨，她待我這麼好。他又告訴我，他一直需要女人的手和心，現在被我知道了，你看我多快活！現在只要他們倆一和好；便什麼事都不成問題哪，以後是他上我們家來住，或是我同帕利姨搬到他那兒去都是一樣。自然帕利姨還不知道，各事也還沒弄妥；所以他今天叫我去商議這件事，一定的。』

『是的；我想像潘先生是很要——見你一面，帕利安娜。』他點着頭，加緊一鞭把車子停在門前。

『看帕利姨在窗口站着呢，』帕利安娜叫着；於是一秒鐘後：『怎麼，不是，她沒在那兒——可

是我好像看見她的！』

『不；她現在沒在那兒，』大夫小聲說着，嘴角的微笑頓時失去了。

帕利安娜下午去尋着一個等得不耐煩的潘先生。

『帕利安娜，』他一見面就喊着。『你昨天說的那一套話簡直弄得我一夜沒睡着覺。倒底你說我這多少年要你阿姨的手和心是什麼意思呀？』

『怎麼，因為你們是愛人們呀，你知道——從前；我快活你還那麼想着。』

『愛人們！——你阿姨和我嗎？』

男人的聲調是如此驚愕不安，叫帕利安娜也睜圓了一對小眼睛。

『怎麼，潘先生，南錫說的呀！』

男人微微一笑。

『的確罷啦，我怕她弄錯了。』

『那麼，你們不是愛人嗎？』帕利安娜悲哀的失望着。

『永不！』

『不是說這件事像一本書的嗎？』

男人也不回答。眼睛注視着窗外。

『哦！事情這麼順當的，』帕利安娜幾乎嗚咽了。『我快活得只說就同帕利姨一塊來的哩。』

『那你現在不願意來了嗎？』男人頭也不抬地問着。

『自然不！我是帕利姨的。』

男人現在轉過來了，幾乎是凶猛的。

『你是帕利姨的以前，帕利安娜，你是——你媽媽的。而你媽媽的手和心才是我多年前所想要的。』

『我媽媽的！』

『是的，我本打算不告訴你的，不過現在不能不說明白。』潘約翰的臉變作非常灰白。顯然的他說這話非常困難。帕利安娜，眼睛睜圓，兩唇分開，釘着他望。『我愛你的媽媽；可是她——不愛我。』

後來她就跟你父親去哪。我先還不知道，可是等我聽說之後，啊，整個的世界都變了顏色，而且——可是，不說哪。從此以後我就變成一個非常乖僻，我不愛人，人不愛我的怪老頭子，雖然我歲數還不到六十，帕利安娜。可是，有一天，你就好似你最愛的那三稜鏡一樣，跳進我枯竭的生命裏來，你光明的天真，嘻笑像紅、紫、黃、綠等的彩色刷盡我的苛冷、陰森，我再度地覺得人生有意味。我才發現你是誰的當兒，我定規永不再見你。我不要再想起你媽媽。可是——以後的事情你已經知道啦。我祇要你來。我現在更常要你來。帕利安娜，你肯來嗎——現在？」

「可是，潘先生，我——還有帕利姨吶！」帕利安娜傷痛地滴下淚。
男人做個不耐煩的姿勢。

「那我怎麼說呢？你叫我各事快樂而沒有——你嗎？怎麼，帕利安娜，因為有了你我才有點兒想活！但假使你能做我自己的小女兒，我便任何事都快樂了；我一定盡所能的叫你快活，親愛的。你沒有一件事不能如意滿足。我的家私，用到末一個小錢，都要叫你快樂。」

帕利安娜好似一震。

「怎麼，潘先生，我能讓你把積省給異教徒用的錢花在我身上嗎？」

男人臉上慘淡的一紅。他剛想說話，帕利安娜還在講。

「除此，無論什麼人有像你這麼多的錢也不要我來叫你快活了。你看你能給東西叫別人快活，而自己反不能快活，不怪嗎？怎麼，你看這些三稜鏡你給雪太太和我的，還有給南錫的金塊給她過生日的，還有——」

「是的，是的——別提那些吧，」男人插斷話頭。他的臉變得非常之紅，也許：他從前不是以「給予東西」而得名的。「那全是無意識的事。那亦不算什麼東西，不過因為你的緣故罷了。是你送人家東西，不是我！不錯，是你，」他因她臉上不服的神氣又重複一句。「而且那不過更證明我是多麼需要你，小姑娘，」他加上，聲音變得更加柔和。「假使我是耍頑那「快樂遊戲」帕利安娜，那非你來同我頑不可。」

小女孩的前額深思地攢緊起來。

「帕利姨待我這麼好，」她開始訴着；可是男人立刻尖削地截斷她。舊有的老脾氣又發上來

了。不耐煩時決不許人家反對的脾氣恐怕是潘約翰的天性，管束不來的。

『不錯，不錯，她待你好！但是她不見得有我一半地需要你，我敢擔保，』他辯着。

『怎麼，潘先生，她快樂，我知道，因為——』

『快樂！』男人截斷着說，現在他十分不耐煩了。『我就敢說帕利小姐從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快樂！她不過盡她的責任罷了，我知道。她是個非常知責負責的人。我從前經驗過她的「責任」。我承認過去的十五年內，我們不能算好朋友，可是我認識她。誰也認識她——也知道她不是「快樂」那一類的人，帕利安娜。她不知道如何快樂。至於你到我這兒來，——你祇要問一問她看，包管就知道我的話不假了。哦，小姑娘，小姑娘，我要你這麼辦！』他結束時聲調淒然欲絕。

帕利安娜立起身來，深深嘆了一下。

『好啦，我一定去問她，』她想想又說。『自然我不是不歡喜同你住，潘先生，不過——』她沒有說完這句話。他們都靜靜的不開口，過一會，她才說：『罷啦，幸而昨日還沒告訴她；——因為我想你也要她的。』』

潘約翰苦悶地一笑。

「好啦，帕利安娜；我也說幸而你昨天沒提的好。」

「不過，我已經告訴大夫啦；自然他沒有關係。」

「大夫！」潘約翰喊起來，急速轉身。「不——不是——齊大夫——吧？」

「是的；他來告訴我叫我上你這兒來的時候，我講給他聽的，你知道。」

「罷啦，你總算是——」男人咕噥着，向椅背一倒。立刻他又含着興趣地坐起。「齊大夫說了什麼呢？」他問。

帕利安娜攢緊眉想了一會。

「怎麼，我忘記啦。我好像記得一點。哦，他說他想像你是很要見我的面。」

「哦，他這麼說的確！」潘約翰答應着。帕利安娜卻禁不住驚異他斗然發出的古怪的微笑。

第二十一章 一個問題解答了

當帕利安娜從潘德爾藤山上急急下來時，天斗然陰暗起來，雷聲轟轟好似將有一陣暴風雨。半路上卻遇着南錫端着一把傘迎她。可是那時，烏雲已漸移漸去，滿天的風雨惡勢已經消失不少。『我早就知道不會有雨的』南錫宣佈着，眼睛打量着天空。『我早就想着的，可是帕利小姐偏不放心叫我送這個來。她焦着你呢！』

『是嗎？』帕利安娜心不在焉地答着，望着天空移動的雲。

『你好像不注意我同你說的什麼話，』她煩悶地望着她。『我說你阿姨焦着你哪！』

『哦，』帕利安娜嘆一聲，斗的憶起她立即要去問她阿姨的問題。『我真不安，我沒故意去叫她受驚。』

『罷啦，我真快樂，』南錫突然應着。『我快樂，我快樂。』

帕利安娜一驚。

「因為我叫帕利姨作煩你倒快樂！怎麼，南錫，你那快樂遊戲頑的方法不對——爲那類的事情快樂！」她反對着。

「哦，這不是什麼遊戲，」南錫反辯着。「你亦不想一想。你也沒弄清楚我所說你阿姨焦你的那句話的意思，孩子！」

「怎麼，焦就是焦的意思——我做錯了事，討厭，她就焦哪，」帕利安娜仍保持她的意見。「除此還能有什麼別的意思嗎？」

南錫搔一下她的頭。

「罷啦，我來告訴你這句話的意思。那就是說她現在有點像血肉做的人了，不是鐵石心腸哪；她亦不僅僅乎盡她的責任哪。」

「怎麼，南錫，」像蒙憂的帕利安娜遲疑的道，「帕利姨總盡她的責任。她——她是非常知責盡責的女人！」帕利安娜下意識地重複着潘約翰半小時前說的話。

南錫一笑。

「你說的不錯，她是的——她一直是，我相信！不過她現在除責任之外，還有別樣，那是自從你來之後，才有的。」

帕利安娜的面孔變了顏色。她的兩道眉攢緊了一蹙。

「啊，南錫，我就要來問你的，」她嘆着。「你說帕利姨可歡喜我同她住在這兒嗎？假使我是，離開她，她不會怪嗎？」

南錫急速的一瞥深入小女孩籌思的面孔。她早就擔着心事怕她問這個問題。她不知道如何回答方能避免敷衍而又不致過分傷問者的心。可是，問題發生於今日，發生於送傘的今日，南錫只喜得張開雙臂歡迎。她今日可確實地持定清明的意識絕對能使這飢於愛的小女孩放心。

「歡喜不歡喜同你住嗎？捨得你走嗎？」南錫怒叫着。「我剛才沒跟你說嗎？她沒瞧見一絲絲烏雲便飛快地叫我送傘來了嗎？她沒叫我代你搬房間，好讓你住在你所愛的房間裏嗎？怎麼，帕利

安娜小姐，你不記得她當初多恨——」

輕輕一咳，南錫便止住了不說。

「又有那樣事我不瞧在眼裏記在心裏一清二楚的，南錫上氣不接下氣滔滔地向下說『那樣小事情不看出她心腸變軟了，性格兒變柔和了——小貓，小狗，同我說話的態度，還有——哦，事情多着哩。怎麼，帕利安娜小姐，這還用我來說嗎？她捨不捨得離開你？南錫熱切而堅決的說着藉以避免她以前所怕的危機。雖說如此，她尚不打算帕利安娜忽然有這般喜樂；只見帕利安娜滿臉光明。

「哦，南錫，我多快樂——樂——樂！你不知道我倒有多快樂，因為帕利姨要我！」

「假使說我現在離開她！」帕利安娜爬上臺階進自己小房裏時這麼想着。「我早知道我要同帕利姨住——不過我承認還不知道是何等地需要帕利姨之需要我！」

把自己最後的決定告訴潘約翰，帕利安娜知道不是一件易事，所以她擔着心事。她很愛潘約翰，也非常可憐他。——因為他自己也似乎可憐自己。她又想着爲着她的母親叫他過了十幾年痛苦哀毀的日子，感着十二分不安。她想像那座大灰色房屋等牠主人痊愈之後，又要恢復原有陰森

的一間一間房間，積塵盈寸的地板，亂七八糟的書桌；她心痛他的寂寥。她巴望能找着一個人去——對於這一點她忽然跳起足來快樂因爲想着一件事。

立刻盡其所能的她拚命跑到潘約翰家裏；走進黑魃魃的圖書館看潘約翰懶洋洋地手搭在圈椅臂上；忠實的小狗躺在他的腳下，便走過去坐在他身旁。

「好啦，帕利安娜，我這下半輩子可能頑「快樂遊戲」嗎？」男人輕柔的問。

「哦，是的」帕利安娜喊着。「我想着你能作一件最最快樂的事——」

「同你——一塊？」潘約翰問着，嘴角輕輕一曲。

「不——不但——」

「帕利安娜，不許你說不！」男人一往情深地阻止她。

「我沒法子，潘先生；真的我不能。帕利姨——」

「難道她不讓——你——來嗎？」

「我——我沒問她，」小女孩苦痛地低聲答。

「帕利安娜！」

帕利安娜把眼光轉向別處。她不敢接觸那悲傷欲絕的視線。

「那你連問也沒問！」

「我不能夠，先生——真的，」帕利安娜喃喃地說。「你看，我沒問便發現了。帕利姨要我和她住在一塊，我也願意和她住，」她勇敢地承認。「你不知道她待我好；而且——而且我想有時她也能找事情快樂了——好些個事情。你知道她向來並不如此的。你自己也說的。哦，潘先生，我現在不能離開帕利姨，不能！」

此後便是一長時間的沉寂。祇有木柴在爐內必剝的響聲不時衝破那死靜。最後還是男人開了口。

「好，帕利安娜；我明白了。你不能離開她，是的，」他說。「我下次決不再要求你啦。」末了的話幾乎低微到不能聽見，可是帕利安娜卻聽見了。

「哦，你還不知道底下的事哩；」她熱切地關照他。「這兒有一件最快樂的事你能做的——

真的！

『不爲我，帕利安娜。』

『是的，先生，是爲你的。你自個兒說過的。你說祇有女人的手和心，或者一個小孩的哭和笑才能造成一個家庭。你看現在我能給你一個小孩；——不是我自己，是別一個。』

『你以爲我除了你看誰都是一樣！』出自一種發怒的聲調。

『可是你一知道，便肯要啦；你向來是那樣的仁義的！怎麼，想想那些三稜鏡，金塊，以及你攢積給異教徒的錢，還有——』

『帕利安娜！』男人狂怒地截斷她。『我難爲你永不再提那些無意識的事！我和你說過不知多少次了。沒有錢給異教徒。我一輩子做夢也沒送給他們一個小銅錢，還不信！』

他舉起他的下顎等着瞧他所料想的傷痛而失望的帕利安娜的眼睛。這叫他不得不驚異，便是帕利安娜既不傷痛又不失望，反而意外地大樂。

『哦，哦！』她狂呼着，拍着她的小手。『我多快樂！那就是，』她連忙又糾正着，臉色緋紅。『我不

是說不替異教徒難受，但是我忍不住快樂因為你不像其餘的人都把印度小孩看得重重的。我又想你一定會領寶建米了。現在我知道你一定會領他！

『領——誰？』

『寶建米。他是「哭笑的小孩」你知道；我準知道他會樂極的。上星期我才告訴他我們西方的婦女救濟會也不肯要他，他失望極啦。可是現在——若他聽說你肯要他，他要快活透哪！』

『是嗎？可是，我不，』男人堅決地反對。『帕利安娜，這簡直是笑話！』

『你不是說不要他？』

『一絲不錯，就是那意思。』

『可是他是個可愛的小孩，』帕利安娜仍然辯着。她現在珠淚盈盈幾乎要哭出來。『那你就會寂寞啦，如果寶建米在你旁邊。』

『我知道，』男人接下去；『可是我寧可守寂寞。』

這是第一次帕利安娜斗然憶起南錫從前告訴過她的一段話。於是她悲苦地舉起下顎。

「也許你以爲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還不如一架藏在你房裏的死骷髏骨；可是我以爲不然！」

「骷髏？」

「是啊，南錫說你有一架藏在櫃子裏的。」

「怎麼，什麼——」突然地男人把頭向後一倚縱聲大笑。他是真的從心田裏笑，甚至於那過分的大笑，笑得帕利安娜無可自主的哭起來。當他瞧見她哭，他便立刻又坐直。他的臉又變作十分莊重。

「帕利安娜，我想你說的不錯——比你所知道的還有道理，」他輕和的說。「事實上，我知道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是要比我櫃子裏的骷髏好得多；可是——我們總不願意對調。我們情願依附於我們的骷髏，帕利安娜。不過，你既然提了，就把這小男孩的事說說也不妨。」帕利安娜便告訴了他。

也許是笑語澄清了空氣；或者是寶建米的傷心史打動了業已和柔的心腸。那日帕利安娜回

去時，頭上已經約好於下星期六的下午帶寶建米來進謁這所大房子的主人翁。

『我真快樂，我也確信你會歡喜他，』當她道再會時，嘆息着。『我真盼望寶建米有個家——
也有人看顧他你知道。』

第二十二章 經訓和柴箱

恰當帕利安娜和潘約翰談寶建米的那日下午，傅保羅牧師爬上了潘德爾藤的深林中，打算在清雅絕塵的世外桃源，清一清囂喧欲絕的耳目。

傅保羅有病而且是病在心裏。過去的一年，在他管理下的教區，一月一月地日見其壞；到現在是更加不堪聞問了，他終日所對付的，無非是些爭辯，詆毀，辱罵，和妒忌罷了。他辯論，申訴，斥責，萬不得已便祇好裝聾作啞；再不然便是熱切而虔誠的禱祈上天。可是到今日他看看事情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兩位執事爲一些不值識者一笑的事情鬧得針鋒相對，勢不兩立。三位幹練精明的女委員退出婦女救濟會，爲的一些不相干的閒談所惹起的誤會。歌詠班爲了偏於一人獨唱又滿堂大散。甚至於益德會都因了一二職員公開的閒評以致內容渙散。提到主日學校——主席、教員無緣無故

的辭職，更是最後的一擊，弄得這位無可與訴的牧師，不得不找到這清靜的深林內，藉禱祈和默思以求一決。

現在傅保羅坐在濃綠的大樹下，平心靜氣地在分析事物。他心裏想着這當前是危機的最高點。有些事非得當機力斷不可。整個的教會工作都停滯了。星期日講經，公禱會，委員常會，甚至於聚餐和交際會的參加人數都日見其少。祇有極少數剛正不阿的人，仍然努力前進，不過他們的目的往往亦不十分正確，而且時常怕人家無謂的批評和造謠生事，以耳代目的人各種譟語。

爲這一切的一切，傅保羅十分明瞭他自己（神的牧師），教會，市鎮，甚至基督教本身都遭了殃；而且是日益加甚的除非——

明顯地是必須做些事，而且是立刻就做。可是做甚麼呢？

他慢慢地從口袋裏探出下禮拜所要演講的講經演詞。皺着眉，一頁頁翻閱。他的口抵成一曲線，沉着地照着上面唸他下星期日所決定要說的經文。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

進去，正要進去的，你們也不容他進去。」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假意作很長的禱告，你們要受更重的刑罰。」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那是一篇苛刻的彈責。在深林中綠油油的一道窄徑上，這位牧師先生提着洪亮嗓子，着意宣讀。甚至致林中鳥、松鼠都死靜地恭聽說法。這使牧師先生幻想下禮拜於莊嚴神聖的講經更要如何地動人？！

他的民衆！——他們是他的民衆。他能做嗎？他敢做嗎？那的確是一篇可怕的彈劾全文——雖說並無一句他自己的言語。他祈禱又祈禱。他懇切地求助，求導引。他追求——多誠切的追求！——於此危急存亡之秋的一個正當步驟。但，這可是正當的步驟嗎？

牧師慢慢將紙張折好重新收入袋裏。於是，幾乎類似嗚咽地一聲長嘆他向大樹根下一倒，雙

手蒙着臉。

正當此時，帕利安娜剛從潘約翰家轉來，見此大吃一驚，趕忙奔過去。

『喂，傅先生！——你沒跌斷腿——或者別的什麼吧？』她喘着氣。

牧師急速地兩手放下，向上望着他勉強一笑。

『沒有，親愛的——沒有，真的！我正在休息一下。』

『哦，』帕利安娜嘆一聲，向後退一步。『那也罷啦。你看潘先生上次是在這兒跌斷腿的，也是我碰見他的。不過他是躺着的，你卻是坐着的。』

『是的，我是坐着的；而且我也沒跌斷甚麼——是大夫所能診治的。』

末後的話非常輕微，可是還給帕利安娜聽了去。她臉上忽地表示一種改變。眼內充塞着輕柔的同情。

『我懂得你的意思——一定有什麼事情磨折了你。父親常常感覺到那類的事，常常我承認這是普通牧師共同有的感應。不過，你看好些事卻是仗着他們哪。』

傅保羅略帶點迷糊地問。

『你父親也是牧師嗎，帕利安娜？』

『是啊，先生。你都不知道嗎？我想每個人都曉得呢。他娶了我帕利姨的姊姊就是我的媽媽呀。』

『喔，我懂哪。可是，你看我出遠門多年在外，所以這好些家庭歷史都不知道哪。』

『是的，先生——我說，不，先生，』帕利安娜一笑。

此後便是一長時間的靜默。牧師先生仍然坐在大樹腳下，好似忘記帕利安娜還立在旁邊。他從口袋裏探出紙張，打開來，卻也不去望。眼睛卻釘着地上遠遠的一張落葉——其實也不是怎麼好看的。是一張枯死的黃葉。帕利安娜瞧着那付愁相爲他十分難受。

『今天天多好，』她活潑飛揚地開了口。

半晌沒作聲，忽然像驚寤一般。

『甚嗎？！是的，天很好。』

『也不大冷，雖說已經交了十月，』帕利安娜更神氣飛揚地說着，注視着天。『潘先生已經升

火啦！可是他說他並不需要。祇升着留給看的。我頂愛看爐火，你呢？」

這次雖是帕利安娜耐心等候，他也不贊一詞。最後她不得不另闢路線。

「你可歡喜做牧師嗎？」

傅保羅這次可立刻把頭抬起。

「我可歡喜——怎麼，多古怪的問句！你怎麼想起問這，親愛的？」

「不因甚麼——不過因為你的樣兒。你叫我想起我的爸爸。他常常像你那種態度——有時候。」

「是嗎？」牧師的聲音非常客氣，可是他的雙目又轉到地面的枯葉上面去。

「是的。我也常問他，像剛才問你一樣，問他可歡喜做牧師。」

樹下的男人傷悲地一笑。

「那他說甚麼呢？」

「哦，自然他說他願意，不過有時他也說，如果不是爲着「快樂經文」他決不能在牧師位上

多等一分鐘。」

「甚——甚嗎？」傅保羅的眼睛離開葉子迷惘地望着帕利安娜快樂的小臉。

「好啦，那是爸爸的特別名詞，」她笑着，「自然聖經上沒那麼說。不過那些「在主裏面喜樂」

「大大喜樂」「歡呼快樂」等等那一類的經文，多極哪。有一次，爸爸覺得煩透哪，便在聖經上數這些經文。你知道有多少，有八百個！」

「八百個！」

「是的——那告訴你快樂，喜樂，你知道，所以爸爸說是「快樂經文」的呀。」

「哦！」牧師臉上罩一層古怪的色彩。他的眼睛垂到手裏的紙張——「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你的爸爸愛這些「快樂經文」」他喃喃自語着。

「哦，是的，」帕利安娜着重的點頭。「他說他想着數的那天便覺得好多啦。他說既然神不憚煩瑣地關照我們八百次叫我們快樂，那他一定希望我們能做到。父親又常因爲不能實行而慚作。不過，有時候那些「快樂經文」對他實在是一種慰安，就是當婦女救濟會的委員們吵嘴——我

意思說他們意見相左的時候，帕利安娜迅速地糾正。「怎麼，也就是那些經文，父親說的，叫他想起遊戲——他和我從拐杖頑起頭的——他說是快樂經文引起動機的。」

「那該是甚麼一種遊戲呢？」牧師問着。

「就是在各式各樣事情上找快樂，你知道。我剛才說的，我們從拐杖頑起頭的。」又一次帕利安娜從頭到尾把那故事重複一遍，——這次，男人是凝神傾耳地聽着。

過一會兒帕利安娜和牧師手挽手地下了山，帕利安娜的臉光明如電。帕利安娜是愛談心的，而現在她是有機會談啦！事情又多，遊戲、父親、老家庭的生活等等都是牧師先生所要知道的。他們便一路談了下去。

到了山脚下，他們分道揚鑣，東西各散。

那天晚上傅保羅牧師坐在書房裏靜想。近他身旁的書棹上，放着幾張紙——他的講經演詞。懸在手中的墨筆，卻並不落到紙上來——也許又是一番演詞。可是牧師好像既不想着他已經書下的，復不關心他將要寫的。他的幻想裏，是遙遠西鎮上的一個牧師，窮病相連，苦惱，又形單影隻——

「可是他尙有心去檢閱聖經而考查究竟他的主人告訴他多少次應當『快樂和喜樂。』」

過一會，傅保羅長嘆一聲立起身，擺脫了幻想，重新修改手裏的紙。

『馬太二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及二十三節』他寫着；於是，擺個不耐煩的姿勢他將筆一擯，拖過面前的一本雜誌，是他妻子剛才遺在書棹上的。他心不在焉地東翻西閱，直到有一段抓到他的注意：

『有一天，湯姆拒絕爲他母親放柴在柴箱裏，他父親便和他說：「我兒，我知道你一定高興代你母親裝滿那柴箱，你看已經空哪。」沒說一句話他就去哪。爲什麼？因爲他父親和兒子說的話很圓囀。假使他這麼說：「湯姆，我聽說你今天早晨柴箱的柴也沒添，讓你媽招急，我真代你醜。趕快去裝滿！」我敢擔保那柴箱到明天還是空的！』

牧師翻翻這兒，又瞧瞧那兒，東一行西一段的，最後又是一段：

『男女所需要者爲鼓勵。彼等天生的反抗的權力，應加強而不應使其低弱。毋時常數說其短處，而代以讚揚。助其擺脫惡習慣。試升舉其自我使之敢作敢爲……道德之美者，有益者，有望者，其

影響直等於傳染，甚或一鎮一村之革命，賴以系焉。古有言存於中行於外。一家喜而樂，和氣而感恩，則鄰舍從之。否則，有人終日不睡，則舉村無寧日矣。……設爾存心尋錯，何往而非錯！設爾尋善則善固在焉。……語爾子湯姆，吾知爾必樂於添柴於箱，則必見其欣然而去矣。」

牧師攢下雜誌，舉起下顎，立起身來。又小又窄的書房裏他來回踱着，約百十次光景。無可聊賴地又長嘆一聲向大椅中一躺。

『上帝助我，我願意幹！』他輕輕喊着。『我要告訴我的湯姆們說他們一定高興去添柴箱中的柴！我要給他們相當的工作，並叫他們充塞着喜樂以致無暇看見鄰人的柴箱。』他於是提起講經演詞劈頭撕成兩片，向空一丟，所以他椅子這邊是『有禍了』那邊是『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又提起筆來向面前的一張白紙上的『馬太二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及二十三節』劃了一根黑線。

傅牧師下星期的講經直等於吹號筒；任何男婦兒童都聽得頑石點頭。而他的經文便是帕利安娜八百個當中的一個。

帕利小姐

「義人要在主裏面歡喜快樂，你們心裏正直的人要歡呼快樂！」

二二二

第二十三章 意外

有一次帕利安娜向雪太太的請求，代她上齊大夫家去問一藥名，因為雪太太忘了。帕利安娜，說也怪，至今還未進過齊大夫的診所。

「我從沒上你這兒來過！這就是你的家嗎？」她問着，含着興趣地望着各處。
大夫苦着臉一笑。

「是的——像這般，」當他在小紙塊上寫藥名時答着：「我真不好意思說是個家，帕利安娜，這祇是幾間破房子罷了，——不是家。」

帕利安娜伶俐地頭一點。眼內充塞着同情的了解。

「我知道，非要一個女人的手和心或是小孩的哭和笑才能造成一個家哩，」她說。
「呃？」大夫斗然迴轉過來。

「潘先生告訴我的，」帕利安娜又點着頭；「論到女人的手和心，或是小孩的哭和笑，你知道你爲甚麼不找一個女人的手和心，齊大夫？或者你歡喜領寶建米，如果潘先生不肯要他的話。」

齊大夫萬分勉強地一笑。

「是潘先生說一個女人的手和心才能造成一家庭嗎？」他掩飾地說。

「是的。他也說他的祇是房屋。齊大夫，你爲甚麼不？」

「甚麼——不甚——麼？」大夫又轉回到他的書桌邊。

「找一個女人的手和心。哦——我忘哪。」帕利安娜臉上苦痛地一紅。「我想我應當告訴你。我上次說錯了，帕利姨並不是潘先生從前的愛人；自然我們現在不去同他住哪。你看我上次告訴你的——其實是個錯誤。我想你還未告訴任何人吧？」她懇切的問。

「沒有——我沒告訴任何人，帕利安娜，」大夫答着，態度有點古怪。

「哦，那就罷啦，」帕利安娜嘆着。「你看我就告訴你一個人，潘先生聽說我告訴你，他好似當做滑稽似的。」

「是嗎？」大夫的唇吻曲了一下。

「是的。自然他不歡喜讓人知道，如果——不是真的話。可是，齊大夫你究竟爲甚麼不去找一個女人的手和心？」

好一會沒作聲，半晌大夫方憂悶地道。

「這沒有——甚麼可問的，小姑娘。」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得着。」她辯着。這尾音的着重是無誤。

「謝謝你。」大夫揚眉一笑。隨即又莊嚴起來：「我怕比你年長的姊姊們——就不相信這句話了。至少她們——她們不能表示像你一般的——樂觀。」他注視着。

帕利安娜又蹙額。眼睛因驚奇而圓睜。

「怎麼，齊大夫，你不見得——曾一度嘗試去求女人的手和心而被拒絕，像潘先生一樣？」大夫忽然把足一提。

「唉，唉，帕利安娜，別管那些閒事罷。別讓別人的事煩惱你的小心。去瞧雪太太去。藥名我已經

寫好在這兒哪，服用的方法也在上面。再有別樣事情嗎？」

帕利安娜搖着頭。

「沒有啦，先生；謝謝你，先生，」她向門前走去時莊重地說着。走進小甬道她斗然一臉發亮，向後喊着：「無論如何，我快樂因爲你追求而未得的女人不是我媽媽，齊大夫，再會！」

意外的發生是在十月的末一日。當帕利安娜從學校回家時，斜刺裏忽地衝出一部摩托車，躲閃不及，便給撞倒了。

當時的究竟情形，並無人目睹，所以誰也不能詳細形容。究竟是誰是誰非也無從證明。祇知五點鐘時，軟瀟而無知覺的帕利安娜被抬進她最愛的那間房。後面跟着灰白面孔的帕利姨及啜泣着的南錫，她輕輕解開帕利安娜的衣服把她安置在床上。同時又立刻打了電話請王大夫，他便如飛地又乘另一部摩托車趕到。

「你簡直不敢多看她阿姨的臉，」當大夫趕來關在死靜的房裏後，南錫趁空跑到後園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告訴老湯姆：「你不用多瞧她阿姨的臉，就知道她不是僅僅在那兒盡責了。如

果你單單地盡盡責任，那你的手不會抖你看見那垂危的小天使也不會怎麼動心，湯先生——一定不的！」

「她傷的——很利害嗎？」老頭兒的聲音顫抖着。

「那還用說嗎，」南錫嗚咽着。「她直挺地躺在那兒，臉色死白，叫人疑惑她已經死了；可是帕利小姐說她並沒死。——自然帕利小姐懂得多點了——她——直聽她的心跳和試她的呼吸。」

「你能告訴我摩托車怎麼撞他的？——那——那——」老湯姆的面部抽搐着。

南錫的嘴唇略爲舒鬆一點。

「哦，撞的真不輕，湯先生——你想去罷，摩托車從我們小姑娘身上衝過去！我頂恨那怪臭味的東西，真真恨！」

「她究竟傷在何處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南錫憂傷地說。「她頭上稍爲擦破一點，但是帕利小姐說那個不相干。她說她怕是傷在底部。」

『大約帕利小姐說的是裏部罷？』湯姆乾乾地說。『如果是在底部，那傷還能看不出嗎？』

『呃？罷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南錫哭喪著臉轉身想走。『現在我簡直是坐立不安，除非等大夫查出傷痕，說一句放心話才行。我希望弄一大桶衣裳來洗——我真真——怎麼辦呢？』她放聲哭起來，無可奈何地搓着手。

即是大夫走後，事情依然沒有進展；南錫也就沒有肯定的消息報告湯姆。因為大夫查不出任何骨斷的徵象，僅僅頭皮的擦破是唯一的傷；可是大夫的態度非常嚴肅，他不時搖頭，又說要看時候說話。他走後，帕利小姐的臉變得更加灰白。病人依然神志未清，只迷糊地昏睡。請了一個訓練過的看護，晚上要來。那便是所能盡的人事。南錫嗚咽地不精打彩轉回她的廚房。

『怎麼，帕利姨，是甚麼一回事呀？不是白天了嗎？我幹嗎睏着呢？』她叫着。『怎麼，帕利姨，我起不來啦，』她試着起身，又無力地躺下去，悲哀地叫。

『別動，親親，好好躺着，』她阿姨趕忙過來，輕輕安撫着。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起不來啦！』

帕利小姐矇着窗前立着的戴白帽的看護，目光裏打過電報去，問是否可以告訴病人實話年輕的女人點頭。

「告訴她，」是唇吻說的。

帕利小姐清一清嗓子，又用力咽下一口東西，方緩緩說道：

「你受傷啦，親親，昨天晚上摩托車撞的。不過現在別去管牠啦。阿姨要你休息，睡覺。」

「受傷了嗎？哦，不錯——我——我跑的。」她瞪着迷糊的雙目，舉起手來撫着前額。「怎麼——

已經——傷哪！」

「是的，親親；可是你別放在心裏，只休息得啦。」

「可是，帕利姨，我覺得滑稽極啦——不是也真糟糕！我的腿古怪極啦——好像不是我自己似的！」

帕利小姐向看護飛了一眼，掙扎着立起身，轉身走開去。看護立刻趕到床邊。

「請你讓我同你談兩句話，」她笑孜孜地開始。「我先介紹我自己，我是韓小姐，你阿姨請我

來幫忙照應你的。我請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你把這兩粒白丸藥吞下去。』

帕利安娜的眼睛略爲睜大一點。

『可是我不願意讓人照應——那就是說——照應得太久！我要起來。你知道我在學校裏唸書的呀。我明日能進學校嗎？』

忽然窗下立着的帕利姨低低哭了出來。

『明天嗎？』看護光明地笑着。『好啦，我想那有點太早了吧？我不能讓你出去太早，帕利安娜小姐。好，現在代我吞這兩粒藥下去，看能叫你舒服些吧。』

『好，』帕利安娜略爲懷疑地同意着；『可是後天我一定得進學校，那天有攷試吶，你要知道。』一分鐘後，她仍然說着話。她談學校，又談摩托車，又談頭如何地痛；可是她聲音漸漸低沈下去，因藥性的作用，便又睡去。

第二十四章 潘約翰

帕利安娜『明日』沒進學校，『後日』也沒有。不過帕利安娜自己並不知道，她終日昏沈不醒，只有一時半時的清明。如此，約莫過了一禮拜，高熱退減，疼痛也略輕些，她才算恢復了知覺。關於意外的經過又不得不對她說一遍。

『原來我是受傷了，並不是病，』她最後嘆息着。『好啦，我十分快樂。』

『快——快樂嗎，帕利安娜？』坐在床前的阿姨問着。

『是啊，我情願像潘先生的斷腿，不情願像雪太太的終身殘廢，你知道。斷腿能好，終生殘廢不會好呀。』

無何，帕利小姐對於斷腿並不接下文，她拔脚就走，繞到室後的小更衣室。她無主地拈起這樣，又放下那樣，那種百無聊賴的神情簡直迥異她平日的行徑。可是她的臉並非神魂失據的樣兒；是

灰白而沈着的。

帕利安娜躺在床上賞鑑天花板上的紅綠青紫各式跳躑的光線，那是潘先生送給她的三稜鏡，她也如法泡製的彩虹。

「我又快樂，不是出的天花，」她滿意地自語。「那麻皮要比雀斑醜多啦。我又快樂不是百日咳——我咳過的，那真糟透哪——我又快樂不是盲腸炎，或者出疹子，疹子要傳染人的——他們就不肯讓我住在這兒啦。」

「你好像沒一樣事不快樂，是嗎，我的寶寶，」帕利姨結結巴巴地說，手撫着胸口。

帕利安娜輕輕笑着。

「我是啊。我一看見那彩虹，我便想起好些事情了。我真愛那美麗的光線。那是潘先生送給我的，我真快樂。有些快樂的事我還沒說呢。我不知道別的，祇知道我最快樂因為我受了傷。」

「帕利安娜！」

帕利安娜又輕輕微笑。她轉着光亮的眼睛向她阿姨望着。「好啦，你看，自從我受傷之後，你不

是叫我親親，便是寶寶，你從前也不我頂歡喜人家叫我寶寶，親親——尤其屬於我的人。婦女救濟會有些人也是這樣叫我的，那固然也不錯，但總沒有像你叫我的這般開心。哦，帕利姨，我真快樂因爲你屬於我！

帕利小姐並未置答。她的手復又撫着胸口。她眼內珠淚滾滾。正當看護進房時，她覷空便溜到隔壁房裏去了。

是那天下午，南錫與匆匆地跑到後園的老湯姆那兒，他正在馬棚裏刷洗馬身上的轡勒等物。

『湯先生，湯先生，猜有什麼事，』她喘着。『你一千年也猜不出，你決不能！』

『那麼我就不必猜哪，』老頭兒冷冷地答着，『再有我也沒十年活哪。你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出來罷，南錫。』

『好聽着，你猜現在客廳裏誰同小姐在那兒坐着談心？』

老湯姆搖頭。

『我不知道，』他應道。

「哦，我來告訴你。是——是潘約翰呀！」

「你胡扯！你造謠言！」

「唉，怎麼胡扯，我自己引他進來的，他拄着手杖呢！你沒看見他立在客廳裏等着也就像個君子人似的，誰知道他就是老古怪，從不理一個人的！你想罷，湯先生——他來拜望她！」

「好啦，這有甚麼關係呢？」老頭兒略帶點挑戰的意味問。

南錫掃着含怒的一瞥。

「就好像你還不如我知道哩！」她嘲笑着。

「呃？」

「哦，你不必裝腔哪，」她譏諷地道：「——你還把我當頭等傻瓜！」

「你這什麼意思？」

南錫穿過馬房的敞門向裏屋張了一張，又走前一步向老頭兒低低說道。

「聽着，你有一次不是說過帕利小姐從前有個愛人的嗎？好啦，有一天我一找就找出兩雙人，

併起來不是四個嗎？誰知結果是五個，卻不是四個，卻不是！

老頭兒淡漠地一轉身又去低頭作工。

『假使你要和我談心，你得明明白白地同我講，』他負氣地說。『我不能明三暗五地跟你猜謎子。』

南錫一笑。

『罷了，別煩；我來說，』她表白着。『我先聽見過些事情叫我想帕利小姐就是潘先生的愛人。』

『潘先生！』老湯姆坐直起來。

『後來我知道弄錯哪；並不是的。其實他所想的，是我們小姑娘的媽媽——不過，那話也不必多提哪，』她趕忙加上，憶起允許帕利安娜不把潘先生要求她去住的話告訴人。『好啦，後來我又打聽出來哪。就是他們兩人是做了好幾年朋友的。可是，後來，她恨他恨得要命，因為人家造他們的謠言，那時她不過才一二十歲罷了。』

『是的，我記得。』老頭兒點着頭。『那是大小姐嫁後三四年的事。帕利小姐自然知道這回事，也着實替潘先生不平。所以就對潘先生略爲加點顏色。也許她加得稍爲過份些了——因爲她恨那把她姊姊帶走的牧師。總之，人家就造謠言哪。他們說她要跟他私奔。』

『她跟人私奔！』南錫驚叫着。

『人家是那麼說呀，』老湯姆接下去，『自然，誰家女孩兒能受得住那樣誣蔑呢。剛巧她自己的愛人那時也來興問罪之師。從那時起，她一氣便一個也不理。成年緊繃繃的臉，鐵石的心，一直到今天。』

『是的，我知道。我也聽說的，』南錫應聲接下去；『所以我今天一見他立在門口可不把我嚇得魂靈兒飛去半天，多年不交音的人忽然上門！可是我倒底讓他進來，我又進去通知小姐。』

『她怎麼說呢？』老湯姆懸着一口氣等着。

『先沒作聲。我還以爲她沒聽見，剛想再說第二遍，她已經啓朱唇道：『告訴潘先生我就下來。』我告訴他之後才起來告訴你，』南錫說完之後又向後瞥了一眼。

『嗚！』老湯姆舒着氣叫一聲，又彎身下去工作。

哈云頓的莊嚴瑰麗的客廳裏，潘約翰先生並未侍待長久便聽一陣急促繃繃的足音，說帕利小姐來了。他剛想立起身來行禮，她已打着手勢叫不必。她並未伸出手來給他握，只一臉正經地坐下。

『我道府不爲別的，——爲的帕利安娜，』他很直率地先開始。

『謝謝你。她還是那樣，』帕利小姐說。

『你不能告訴我她究竟怎麼樣嗎？』他的音調很堅定。

忽地一陣痛苦的痙攣滑過女人的面孔。

『我不能。我盼望我能就好了！』

『你意思說——你還不知道嗎？』

『是的。』

『那——醫生怎麼說呢？』

「王大夫好似也摸不透病源。他現在正和紐約的骨科專家通訊。他們要共同擬定一個方案。」
「可是她受傷的所在你總派知道？」

「祇有頭部有一兩處擦皮傷，——再有脊骨傷——怕就是因為那影響到大腿以下的癱軟。」
男人低低叫了一聲。靜了一會；他又才乾聲的說道。

「帕利安娜自己取甚麼態度呢？」

「她真正的情形還不明白。我又不敢告訴她。」

「可是她總當知道——一點！」

帕利小姐又舉手撫領下的胸口，那種姿勢在最近變得非常普通。

「哦，是啊。她知道她不能動；可是她還以為是斷了腿。她說她快樂因為是像你一般的斷腿而不像雪太太的終身殘廢；因為斷腿還能好，別的便不行了。她總是那樣天真無邪地談着——我聽了——簡直難受的恨不得死才好！」

男人淚眼模糊地瞟着對面的苦臉也是深情不禁。自然而然地他憶起如何她，帕利安娜，最後

和他說：『我現在不能離開帕利姨，不能！』

因這一念他又極其柔和地問道：

『我想你總不知道，帕利小姐，我打算得多竭力，要她來和我住。』

『和你住！——帕利安娜！』

男人對她的音調語氣不禁躲閃一下，可是他個人仍然冷冷地回答。

『是的。我想過繼她——正式的，你知道；自然讓她作我的承繼人。』

對面椅上的女人稍爲舒鬆一下。這句話讓她想帕利安娜的前途將要是多麼光明——如果這承繼成爲事實的話；她又想像帕利安娜的年歲也是可能爲這個男人的財富和地位所打動了。

『我頂喜歡帕利安娜，』男人繼續着。『我歡喜她不單爲她自身可愛，一部分也爲她母親。我準備拿二十五年蓄而未發的愛，整個兒給予她。』

『愛，』帕利小姐斗然憶起她自己爲何把這孩子當做天字第一號——同時又聯想到那日早晨帕利安娜自己說的：『我頂歡喜人家叫我寶寶親親尤其是屬於我的人！』而這飢於愛的小

姑娘恰有人奉送二十五年蓄而未發的愛——她的年紀也够被愛挑動的了！想着這，帕利小姐的心一沈。她再想着另一件事：就是帕利安娜走後，這寂寞淒涼的將來如何過法，她心又是一沉。

『罷啦？』她說。那勉強自束的音調在靜中已爲男人所聽見，他苦笑一下。

『可是她不願意來，』他答道。

『爲甚麼？』

『她不肯離開你。她說你待她這麼好。她要陪你——她又說她想你一定也要她，』他說完以後，立起身作要走的姿勢。

他不敢朝帕利小姐看。只向門口一直走去。但他耳邊卻送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跟着又來一隻顫戰的手給他握。

『如果骨科專家來後，我有什麼確實的消息，一定給你送信去，』她的聲音顫戰無主。『再會，——謝謝你來。帕利安娜一定要——快樂。』

第二十五章 等候的遊戲

當潘先生來訪帕利小姐的第二日，哈云頓家裏忙碌異常，爲的是布置一切安排帕利安娜見骨科專家。

『帕利安娜，我的寶寶，』她輕輕來和她說，『我們決定除了王大夫之外又請了一個醫生來瞧你啦。他準許有好方法——能叫你好快些的，你知道。』

快樂的喜氣掠上帕利安娜眉梢。

『是齊大夫哦，帕利姨，我真真愛齊大夫。我一直就想他來的，可是怕你不准，因爲你立在洋台的那日被看見啦；所以我也不敢說長道短。你現在要他來我真快樂！』

帕利姨的臉先變白，繼而轉紅，再而又轉白。可是當她回答時，仍然努力裝成輕省，快樂若無其事的态度。

「哦，寶寶，不是他。我攏總也沒想到齊大夫。這是一位新醫生——是一個頂頂有名的醫生從紐約來的，他——他知道得多了關於——關於像你這一類的傷。」

帕利安娜的臉一沈。

「我不相信他能抵齊大夫的一角兒。」

「哦，是的，他祇，我擔保，親親。」

「可是帕利姨呀，齊大夫不是把潘先生的斷腿診好的嗎？假使你不在乎的話，我真真歡喜齊大夫來，真真！」

窘色在帕利小姐面部展開。她半天作聲不得；最後方輕語道——依然帶點舊有固執的肯定語氣：

「可是我非常在乎，帕利安娜。我簡直在乎得很。我情願做無論什麼事，只要能叫你好；獨有這一點——寶寶，我不能——那緣故我現在也不願意說，總之我不願請齊大夫上我的門。你相信我，他包不及這新醫生的本領，這新醫生是打紐約請來的，明日就到啦。」

帕利安娜仍然疑信參半。

「可是，帕利姨，假設你愛齊大夫——」

「甚嗎，帕利安娜？」帕利姨的聲音變得非常嚴肅，雙頰緋紅。

「我說，假使你只愛齊大夫而不愛別的醫生，那瞧起病來的當兒，大有分別啦；我呢，是愛齊大夫的。」

看護恰那時進來，帕利姨頓時立起身來，如逢大赦。

「我真抱歉，帕利安娜，」她不自然地說；「你這次讓我做一回主，因為事情都已定規妥當了。紐約的醫生明日就來。」

無何，事有湊巧，紐約醫生「明日」並未到。最後來封電報說醫生自己也得了病，所以臨期不克動身。這使帕利安娜對齊大夫的希望，死灰復燃，她說：「現在請他再好沒有啦。」

可是帕利姨仍然堅決地搖着頭說：「不行，寶寶，」同時她又現出任何犧牲都所不惜的態度——除了那一件——只要能使她所愛的帕利安娜快樂。

果真不錯，在候醫的一日一日過去時，帕利姨的確爲姪女作了一切可逢悅她的事——除了那一件。

一日早晨南錫又跑到老湯姆那兒去談天：『如果你不想個方法叫我相信，我簡直不能信啦。帕利小姐簡直沒有一分鐘不是在想法兒叫她的小羊兒開心。你相信嗎，菲菲和白菲都上了床，在那兒跳哩？在從前就能了嗎？現在因爲帕利安娜的緣故例禁全開了！』

『她手裏沒事的時候，便把那些玻璃的三稜鏡從這扇窗移到那扇窗，好叫太陽射進來成功。那小姑娘所謂「彩虹舞。」她又差帖姆斯一日三次上辜家花園去買新鮮花兒——除此還有一繫一繫的花。再有一天，假使不是我親眼看見帕利小姐和看護一同坐在帕利安娜的床前梳頭，帕利安娜胸口放一把面鏡，從鏡中瞧她阿姨的那種快樂的神情，老天，我總還不知道帕利小姐改梳那樣髮髻的緣故！』

老湯姆一笑。

『罷啦，我看帕利小姐舒卷下來的一曲曲捲髮並不難看。』

『就因為她不難看，』南錫含怒地答道。『她現在才有點像平常人。她從前是——』
『留神，南錫！』老頭阻止她，緩緩一笑。『我不是說過嗎，她從前很美呀。』

南錫聳一聳肩。

『哦，她自然不能算美；但是我承認當帕利安娜代她頸子裏圍上些甚麼緞帶圍巾，她便不是同樣的人了。』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男人點着頭。『我說她還不是——頂老啊。』

南錫一笑。

『罷啦，我承認帕利安娜小姐未來之前，她一點不行。喂，湯先生，你說究竟誰是她的愛人？我至今還不知道；沒有，沒有！』

『你沒嗎？』老頭兒問着，古怪地一望。『好罷，你亦莫想我告訴你。』

『哦，湯先生，來來來，』她阿諛着。『你看，這兒又沒有多少人我能問的。』

『也許你的話不錯。可是這兒的一個能答而恰恰不願答，』老頭兒笑着。接着，他臉一沈，低聲

問道：『她今天怎麼樣啦，——那小姑娘？』

南錫搖頭。滿臉淒然。

『還是照舊，湯先生。並沒有特別的變化；照我看——我猜無論誰也看不出。她終日祇平躺在床上，談談笑笑，日落，月出都快樂，還找一些別的事情，強試笑顏，直等到過分痛苦時方住。』

『我知道那是「遊戲」——祝福她的小心！』老湯姆點着頭，眼睛一瞬。

『她也告訴你了嗎？——那遊戲？』

『哦，是啊。她早就告訴我啦。』老頭兒遲疑一下，嘴角一曲。『有一天我抱怨我的背駝得這般利害；你猜那小姑娘說甚麼？』

『我猜不出。我想她決不會代駝背想出什麼可快樂的事來！』

『她是想的。她說我能夠快樂，因為駝背，彎下腰來拔草便容易得多了。』

南錫思索地一笑。

『罷啦，我不覺得奇怪。她總能思想些新鮮的意見的。我們可說是從最起始頑那遊戲的。因為

那時她找不到旁人，雖然她和她阿姨說過。」

「帕利小姐嗎？」

南錫笑了一笑。

「我猜你決沒有我對小姐的觀點，那般參商的利害，」她洋洋得意地說。

老湯姆坐直了。

「我不過想她聽見這類的話不免很驚奇罷了，」他莊重地表白着。

「是啊，我猜也是的，」南錫答着。「現在小姐無論做甚麼事我都能相信了。甚至於說她也來頑遊戲，我也會信！」

「難道小姑娘從沒告訴過她頑嗎？我猜她任何人都宣傳的。自從她受傷以來，我不知聽見多少人提起，」湯姆說。

「可是，她偏巧沒告訴帕利小姐過，」南錫應聲道。「帕利安娜小姐早就告訴我，她打算說給她阿姨聽的，可是不成啊。因為這件故事的原委是與她父親有關係的，而帕利小姐是不許帕利安

娜在她面前提她的父親。所以這遊戲便始終不會在帕利小姐前露過臉。」

「哦，我懂了，我懂了，」老頭兒慢慢點着頭。「他們頂恨那牧師，因為他把大小姐帶走了。那時帕利小姐年紀兒青，脾氣兒是大的，而且她們姊妹兩個又是極要好的，所以一恨便不肯忘了。我懂，我懂。真也是一件缺陷，」他轉身嘆息着走了。

南錫也唉聲嘆氣地進入她的廚房。

這些等候期內很不容易。看護雖日日強試歡顏，卻掩不住真正的失望。大夫更是不耐煩地束手無策。帕利小姐不多開口，雖前額着意舒卷的曲紋輕覆兩鬢，頸頸披着肩帔，卻掩蓋不了她逐日的黃瘦下去。至於帕利安娜——帕利安娜撫狗頑貓，讚揚鮮花，吃水果，果醬；回覆人家殷勤不絕的詢問。她也是，逐日黃瘦；一雙小手祇護着一度健康強壯的小腿，現在祇一動也不動地覆在毛毯之下。

至於說到遊戲——帕利安娜告訴南錫如果以後再進學校，拜訪雪太太，看潘先生，和齊大夫乘馬車要有多快樂；不過她承認這種種快樂是將來的而不是現在的。可是南錫一想到這一點，無人時便哭了。

第二十六章 半開的門

等了整整一禮拜，那位骨科專家馬大夫方遲遲其來。他是一個高個兒，闊肩膀的人，有慈祥的灰色眼睛，喜悅的微笑。帕利安娜一見便有幾分歡喜，當時便告訴他。

「你的模樣兒很像我的大夫，你看，」她悅意地加上去。

「你的大夫？」馬大夫十分驚異地打量着數武以外的正和看護談話的王醫生。王醫生是個小個兒黃眼睛，一撮小黃鬍子的人。

「哦，那不是我的大夫，」帕利安娜笑着。「王醫生是帕利姨的大夫，齊大夫才是我的哩。」

「哦——哦！」馬大夫應着，聲音有點古怪，雙目落到帕利小姐身上去，她斗地緋紅上頰，轉過一邊去了。

「是的。」帕利安娜略爲遲疑一下，便又天真而直率地接下去。「你看，我一直都要齊大夫來

瞧我，可是帕利姨定要請你。她說你比齊大夫懂得多，關於——像我這類的斷腿。自然假使你真能如此，我很快樂。你真能嗎？」

醫生斗地面部浮上一層表情是帕利安娜所不能了解的。

「小姑娘，我們祇能看時候說話，」他輕輕說着；轉身對向床前走的王醫生嚴肅地望着。

以後誰都說那是貓幹的事的確，若不是菲菲用前爪和牠的鼻子去撬帕利安娜的那扇未拴的門，也不致於毫無聲息地扞開一尺來寬的縫隙而無人知道；如果門不開，那麼帕利安娜也不致於聽見她阿姨的說話。

兩位醫生，看護，以及帕利小姐正立在後堂裏談話。帕利安娜的房裏菲菲正吵地一聲向床上一跳，而門隙裏卻送來她阿姨尖削而驚嚇的語調。

「不！不！大夫，不！決不！你不是說——我那孩子——永不能再行走！」

這一來，事情便糟了糕。先是床上發出帕利安娜尖銳的慘叫聲「帕利姨——帕利姨！」於是，帕利小姐回頭一看，見房門敞着，知道祕密已經洩漏，便禁不住嚶嚶一聲——平生第一遭——暈

蹶過去。

看護，驚叫一聲『不好，她聽見了！』連忙趑進對過房去。兩位醫生陪着帕利小姐。馬大夫托着半死的帕利小姐。王大夫瞪着一雙眼立在一旁發怔。不等帕利安娜再喊第二聲，看護已經把門關上，這邊兩位醫生交換一絕望的視線，便先盡其天職把馬大夫臂中的女人救醒過來。

走進帕利安娜的房，看護正見一灰色小貓試着討主人的歡心，而灰白面孔深凹眼睛的女孩卻急切地望着來人。

『韓小姐，我要帕利姨。我要她就來。快點，請你！』

看護面無人色地答道。

『她——她這時不能來，親愛的。她待一會會兒就來。你要什麼？我能拿給你嗎？』

帕利安娜搖一搖頭。

『不是別的，我要知道她剛剛說的甚麼話。你可聽見的嗎？我要帕利姨——她說了一句話。我要她告訴我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看護想找幾句話安慰她，可是一字也吐不出。她面部的表情文加重帕利安娜的恐怖。

『韓小姐，你也聽見了！那便是真的了！——哦，那不是真的！你果真說我一輩子不能再行走嗎？』
『噢，噢，親親，別——別這般！』看護撫慰着。『也許她不知道。也許她弄錯了。前途有很大的希望，你知道。』

『可是帕利姨說他知道！她說他比任何人還懂得多關於——關於像我的斷腿。』

『是的，是的，我知道，親親；但是醫生也有失誤的時候呀。快快現在別想那些事吧——請你，別想，親親。』

帕利安娜撒野地舞着兩臂。

『我不能不想呀！』她嗚咽道。『現在除了那，我還能想甚麼呢？怎麼，韓小姐，我以後如何進學校，瞧潘先生，或是雪太太，或是其他的人呢？』她抑着氣哭了一會。忽然她停住哭，滿目恐怖地向看護道，『韓小姐，如果我不能走，那我還能找各樣事情快樂嗎？』

韓小姐自然不知道她的遊戲；可是她知道病人得立時安睡，免得刺激太重。雖是她心亂如麻，

手裏卻不敢怠惰，早調理好一杯安眠藥粉。

『來來，親親，把這杯水喝下去，』她安慰着；『過一會兒我們看多休息會兒好些不。事情已經好像很糟糕，其實有時也不見得，真的，親親，你聽我的話。』

帕利安娜服從地吞下藥，又從韓小姐手裏的玻璃杯裏喝幾口水。

『我知道；那有點像爸爸說過的，』帕利安娜躊躇着說，擦掉淚。『他說事情往往糟糕之下再有糟糕；但是他總不見得聽見過一生不能行走的話。你能想像再有比這糟糕的事嗎？』

韓小姐未曾答言。老實說，此時此刻她實不敢多話。

第二十七章 二次拜訪

是南錫領了報告潘先生的差事。起先，帕利小姐竟起會允潘約翰，一有肯定的消息便打發人去告訴，所以自從馬大夫經詳細審查而決斷之後，帕利小姐自然要履行前約。不過，寫封信去，或是本人去，在她都成爲不可能，最後方想着南錫是最適宜的。

如果在平時南錫聽見要她去潘先生那兒，她一定會喜得跳起來，因爲她早就夢想去見識識那神祕的大屋了。可是今天，她的心充塞着傷痛，提不起一點精神。卽在等潘先生的幾分鐘內她都懶得抬頭望一望週遭的景物。

不一時潘先生走進屋內，驚異地望着來人，南錫恭而敬之地說道：「我叫南錫，先生。哈云頓家的帕利小姐叫我來報告你人家關於帕利安娜小姐。」

「怎麼樣？」

不管這句話是如何簡潔，可是南錫十分明白那三個字之後尚有無可言喻的熱望和招急。

『不頂好，潘先生，』她吞吐着。

『你不是說——』他停頓一下，南錫傷痛地點着頭。

『是的，先生。醫生說她永遠不能再行了——永遠不能。』

房裏絕對的靜默約延至數分鐘之久，最後男人方一往情深地自語道。『可憐的——小——姑娘！可憐的——小——姑娘！』

南錫向他望了一眼，可是立刻又垂下頭。她打算素來乖僻不近人情的潘約翰亦有這麼傷心苦臉的一日。過一會，他又低低顫聲道。

『太殘忍了——永遠不再於陽光下跳舞了！我的三稜鏡的小姑娘！』

又靜默一刻，男人忽地問：

『她自己當然還不知道囉——』

『可是她已經知道啦，先生。』南錫唏噓着：『而且那就叫事情更難辦了。都是那可惡的貓！我』

對不住您，」她連忙又道歉着。「都是因為那隻貓撬開門，才被帕利安娜小姐把話聽了去，她就是那樣知道的。」

「可憐的——小——姑娘！」男人又嘆息着。

「是的，先生。假使你看她，你更要講這句話了。」南錫咽着說。「她知道那惡消息後我才見過她兩次，而兩次都叫我傷心。你看她一直歡喜想些新鮮事情做的，現在可不成了。尤其叫她難堪的是她簡直無法快樂——也許你還不知道她的遊戲吧。」南錫憶起便頓時抱歉地問。

「那快樂的遊戲嗎？」男人問着。「哦，她早告訴我啦。」

「哦，她也告訴你的罷啦，我猜她大概的人都宣傳過了。但是你看她自己現在反不能頑啦，那簡直叫她大大的難堪。她說想不出一件事——是不與走路有關聯的——能够快樂的。」

「罷啦，怎麼呢？」男人答應着，幾乎是粗野地。

南錫不自然地移動她的足。

「這一點我也感覺到——所以我想如果她能尋出一些別樣事情，你知道。所以我想法子——

——叫她回憶。」

『叫她回憶！回憶甚麼呢？』潘約翰的音調依然含怒不耐煩的。

『回憶——她從前如何告訴別人頑的——像雪太太和其他的人，你知道，叫她想會教別人怎麼做法。但可憐的小羊兒聽見我說便哭了出來，她說對她自己究竟兩樣啦。她能告訴終身殘廢的病人如何快樂，可是臨到自己身上來便不同了。她說她也千百遍地和自己說如何別人不像她，但禁不住的再一念便是永不能行走了哇。』

南錫一頓，男人却也不開口，只雙手蒙着眼睛。

『所以我又提醒她，不是她曾說過頑那遊戲必愈難才愈有趣嗎？』南錫遲鈍地再接下去。『可是她又說如果是真正難，又是兩樣的了。唉，我現在該派回去了，先生，』她說完匆匆立起身來。站在門前，她遲疑一下，又轉身輕柔地問道：

『我能告訴帕利安娜小姐說您已經又見竇建米一次嗎，先生？』

『我還沒見他，你如何對她去說呢，我不大懂，』男人注視着她。

「不爲別的，就是，你看她覺得很不安。她說上次把寶建米帶給您瞧，怕沒有打扮得他好，也許你還不中意。她盼望再帶他來給你瞧一次，讓你十分知道他是個可愛的「哭笑的小孩。」也許你懂她話中的語意；我卻不懂，先生。」

「是的，我懂得——她的意思。」

「那就成啦，先生。她本說帶他來見你的——可是現在不可能啦——那斷命的摩托車我又對不住您，先生。再會！」南錫足不點地走了。

不到一頓飯功夫，全鎮上人都知道紐約的大醫生已經斷定帕利安娜終身不能再行路了；於是，引起全鎮空前的不安。幾乎無論何人都認識那見人一笑臉有雀斑的小人兒；至於她日日所頑的遊戲更是家喻戶曉。設想那條街，永遠不再見那甜蜜的笑容，永遠不再聽那沁人心脾的笑聲和談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不可相信的殘酷。

廚房裏，客廳裏，以及後院裏都聚着女人，莫不以此事爲談話中心，又公開的淌抹眼淚，互相提出她的好處來談。在街上的轉灣角兒，茶館裏，也有男人談着，泣着——雖說不那麼公開。不久，南錫

又傳出那帕利安娜自己不能頑遊戲的傷心故事，大家觸景生情，又是加一倍的傷痛。

於是帕利安娜的朋友們想想總得有一番表示才行。這一來，哈云頓的主婦可忙壞了，從早到晚便是接客送客。有的她認識，有的她不認識；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小孩——有許多帕利小姐幾乎不相信會是她姪女的朋友。

有的跑來跼跼促促坐上五分鐘十分鐘就走的。有的呆呆地立在露台台階上揮揮禮帽或者錢手袋的，隨性別而異。有的帶來一本書，一束花或者一樣新鮮小菜的。有的直率地哭泣。有的背過去醒鼻涕。可是大家都是一口同聲地詢問受傷的小女孩的起居病狀；而且大概都還帶有口信——這種口信便是引起帕利小姐不安的張本。

第一位是潘約翰先生。他今天沒拄拐杖。

『我不必告訴你，我受多大的打擊，』他幾乎是粗野地說。『真無辦法了嗎？』
帕利小姐作個絕望的姿勢。

『哦，我們自然是用盡方法。』馬大夫開好藥方，配好藥，王大夫便一字不錯地照用。但有什麼用

呢——馬大夫都表示無望啊。」

潘約翰忽地立起身來——其實他剛坐下。他的面孔灰白，嘴角曲成一線。帕利小姐很知道他爲何不能在她面前多留一會。走到門前，他轉身道：「我有一個口信帶給帕利安娜，」他說，「請你告訴她我已經見過寶建米——也打算過繼他作我的義子。告訴她我想她一定能快樂了。我要過繼他。」

帕利小姐聽見這駭人聽聞的事，一時竟忘記平日的莊嚴，抑着氣道：

「你過繼寶建米啦！」

男人的下顎向上一掀道：

「是的，帕利安娜一定明瞭我的意思。你可肯告訴她，我想她一定會快樂嗎？」

「怎麼，那自然，」帕利小姐從喉裏說。

「謝謝你啦，」潘約翰鞠躬轉身而去。

帕利小姐立在屋中間，一個人靜靜的出神。她幾乎不相信她的耳朵剛才所聽見的是不確實

的。潘約翰承繼寶建米嗎？他那樣有錢，有勢，乖戾，出名的自私，能承繼一個男孩子——又像寶建米那樣的人嗎？

帕利安娜仍然滿臉驚詫地上了樓，到帕利安娜房裏。

『帕利安娜，潘先生叫我帶個信給你。他剛剛上這兒來的。他叫我告訴你他已經承繼寶建米作他的義子啦。他說你聽說一定能夠快樂了。』

帕利安娜的小臉上頓時浮上一層喜氣。

『快樂快樂？我相信我是快樂啦！哦，帕利姨，我早就盼望代寶建米找個好地方——這可是再好沒有的地方了！除此，我更代潘先生快樂。你看他現在有個「哭笑的小孩」啦。』

『甚——嗎？』

帕利安娜苦痛地臉一紅。她慚愧從不曾把潘先生打算過繼她的心思告訴她阿姨——自然現在她更不願向阿姨提分離的話——這親愛的帕利姨！

『哭笑的小孩，』帕利安娜倉促地說道。『潘先生有一次告訴我的，你看，他說只有女人的手

和心或者一個哭笑的小孩方可以造成——一個家庭。他現在是有個哭笑的小孩了。」

「哦，我——懂了；」帕利小姐輕輕應着；她且看出超過帕利安娜理解以上的事實。她看出帕利安娜當時如何拿潘先生的要求當做難堪的窘迫，即潘先生要她自己去作那改移灰柱大廈而為家庭的哭笑小孩。「我懂了，」她說完不覺滴下淚來。

帕利安娜怕她阿姨再多問這些窘迫的問題，便趕忙轉換談鋒。

「齊大夫也這麼說的，他說祇有女人的手和心或是哭笑的小孩才能造成一家庭，你知道，」她陳述着。

「齊大夫！你如何知道的？」

「他告訴我的。他說他住的祇是幾間破房子，你知道——不是一個家庭。」

帕利小姐不加置答。她兩眼望着窗外。

「所以我便問他爲甚麼不尋一個女人的手和心，去造一家庭呢。」

「帕利安娜！」帕利小姐冷峻地轉過來。她雙頰斗然飛上紅雲。

「我已經問啦。他好似傷痛的了不得。」

「他說甚麼呢？」帕利小姐問着，好似內心裏有種潛勢力不能容她自制似的。

「他半天沒作聲，後來才小聲說有時候求也求不到的。」

帕利小姐又望着窗外，靜默好一會。她的雙頰依然不自然地紅着。

帕利安娜嘆一口氣。

「無論如何，他是要一個，我知道，我也盼望他早點成功。」

「怎麼，帕利安娜，你怎麼知道？」

「因為以後，隔了幾天，他又說幾句話。他說得聲音非常低，可是我還是聽見啦。他說如果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手和心，他即犧牲一切都在所不惜。怎麼，帕利姨，你怎麼跑啦？」帕利姨匆忙立起身跑到窗口去了。

「沒事，親親。我來代你調換三稜鏡的位置。」帕利姨說着，徹耳根全紅起來了。

第二十八章 遊戲和遊戲者

潘約翰二次訪問後的不久，雪密利一個下午也來了。她從未上過哈云頓家的門，今日是第一遭，所以不免有點兒怯生，和帕利小姐賓主就座時，她雙頰漲得緋紅，言語也有點兒支吾。

「我——我來問問小姑娘，」她吞吐着說。

「有勞你啦。她還是照舊。你令堂如何？」帕利小姐應答着，聲音疲悶。

「我就是爲着那來的，那就是要請您告訴帕利安娜小姐，」她喘氣不及的滔滔述說下去，也不管措詞的不清楚。「我們想那真是太糟糕——一萬分的糟糕，那——那小姑娘永遠不能行走；你看，她在我們身上會給予我們不少好處——尤其給我媽媽，你知道，教她頑遊戲，以及那類的事情。現在聽說她自己卻不能頑了。——可憐的小寶貝！我也確實相信在她的情形下是頑不起來的！——但是我們想起她從前和我們說的一切話，我們以爲只要她能知道在我們身上成就了許多，

便能幫助她，在頑遊戲方面，可以容易點，因為她可以快樂——那是說稍為快樂一點——」密利至此停住，似乎無話可說，等主人接語。

帕利小姐恭而敬之地正坐着聽，眼內卻表示出一百分的不明白。不知有否一半是她了解的。她心裏想着早聽說雪密利有點『古怪』，卻亦不打算她有神經病。總之，如今她一口滔滔不絕地，不明白，不邏輯，無意義的話着實令人費解。所以趁着空她安靜地說道：

『密利，我想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你倒底有什麼話要我告訴我的姪女呢？』

『是的，那就是的；我請你告訴她，』女孩發熱似地回答。『叫她知道在我們身上的成功。自然她已經看出一些了，因為她常到我們那兒去，她也知道媽媽是比前大不同了；但是我要她知道究竟我們改變到什麼程度，媽媽和我。我也不同了。我也試着稍為頑一點——遊戲。』

帕利小姐皺着眉。她想問密利什麼遊戲，可是沒有機會。密利早又口若懸河地講下去。

『你知道媽媽，從沒有一件事是稱她心如她意的。她總是和人家鬧整扭。我們自然也不敢怪她，委實她的環境也是難堪。但現在她確實大不同啦，她也許我代她把窗簾拉開啦，對於各等事情

也有點興趣啦——就如梳洗啊，睡服啊，也略為考究些啦。再有，她現在也肯做點針線啦——做點甚麼小孩的被單等賣給醫院或者趕集上去賣。她不但覺得有趣，也快樂，因為她能做——那全是帕利安娜小姐的功勞呀，你知道，因為她告訴我媽媽說她雖然別的不能動彈但總還有一雙健全的手膀呀，因此媽媽才想着拿點針線做的呀，現在她的房間也與前大不同啦，從前又暗又悶，現在一走進去，就看紅的黃的，藍的各色光線，窗上懸的是她送的三稜鏡，從前叫人厭倦的房間，現在變得倒也可人意啦。

「所以我們要請您告訴帕利安娜小姐說我們的改變都是因為她。再請你說我們因為認識她感着無限的快樂，我們想如果她知道我們的情形能叫她稍為快樂一點。我的話也說完了，」密利嘆着急促地立起身來。「你肯告訴她嗎？」

「怎麼，自然啦，」帕利小姐喃喃地應着，心裏却想着這一大篇話不知能記得多少。

潘約翰和雪密利不過是第一隊訪客，此後陸陸續續不知來多少，大有戶限為穿的情勢；而每人又各有其不同的信息，那簡直弄得帕利小姐頭昏腦脹。

有一天小寡婦班太太來了。帕利小姐很認識她，却彼此不曾來往過。她是鎮上出名的傷心人，終年穿黑守孝。今天，她頸上卻例外地懸了一條深藍緞帶結，雖然眼內依然珠淚盈眶。她先談出事後她受的恐嚇和悲痛，最後才懼怯地問可否見見帕利安娜。

帕利小姐搖一搖頭。

「對不住，她現在是不能見人。稍爲遲幾日——也許可以的。」

班太太揉着紅眼睛立起來，轉身而去。但從甬道前的門口卻又匆匆倒轉來。

「帕利小姐，你可否代我傳個信——」她囁囁着。

「當然囉，班太太；有什麼話我一定代你達到。」

小女人又遲疑一下，方說道。

「請你告訴她——我今天帶了這，」她說着，手觸胸前的深藍緞結，她看着帕利小姐滿面驚異之色，又補充道：「那小姑娘總勸我穿些顏色——我一直不肯——現在我特爲穿起，意思要叫她快樂。以後我也要常穿顏色的了。她說菲迪都要看着快樂。你知道菲迪是我唯一的寶貝了。別的

都——班太太淒然地搖着頭。『你只要照樣告訴帕利安娜，她一定懂的。』她趑趑着走了。

不久，又來一個寡婦——至少那件長衫是寡婦裝。帕利小姐一瞧並不認識，她十分想不出何以帕利安娜居然和她相識。想着這位太太已經報上名姓，是笄太太。她先自開口道：

『我對您自然是個陌生人。可是同您的小姨姪女帕利安娜却不陌生。這一夏天我都住在旅館的，我每天爲身體的緣故出來散步。就打散步上我認識了你的姪女兒——這麼可愛的小姑娘！我想談些她待我的好處把你聽。剛剛到這兒的時候，我非常悲傷；可是她快樂悅人的小臉兒，活潑飛揚的態度，在在引起我回憶那已故的小女，所以我看着她心裏也能一時安慰些。意外發生後我着實一驚。至後又聽說她不能再行走的消息，更加叫我難受，再又得聞她甚至無法快樂——可愛的小寶貝！——所以我親自來張了。』

『你真好，』帕利小姐喃喃語着。

『還是你好，』客人謙恭地答。『我——我想請你傳個信，可嗎？』

『那自然。』

「你只要告訴她一句話，就是笄太太現在快樂啦。不錯，這句話很古怪。也許你不懂不過——我請您莫怪，恕我不加解釋了。」說着她笑容頓斂，愁上眉梢。「你的姪女兒一定會懂我的意；我覺得非告訴她不可。謝謝你，也請您莫見怪，這麼冒冒失失地上門。」她道過歉自管去了。

廿四分的莫明其妙，帕利小姐三腳兩步地爬上樓，跑到帕利安娜的床旁。

「帕利安娜，你認識一位笄太太嗎？」

「哦，怎麼不認識。我頂歡喜笄太太。她真是多愁多病，她一直住在旅館裏的，她常出來散步。我們總是在一塊兒走的。」帕利安娜，回憶前情，想着如今兩足已毀，便情不自禁地兩滴清淚兀自流了下來。

帕利小姐急忙清一清嗓子道：

「算了，她剛才來這兒的。她叫我帶個信給你，但她不肯說出緣故來。她說只告訴你笄太太現在快樂了。」

帕利安娜輕輕拍着她的小手。

「她真——那麼說了嗎？哦，我真快樂！」

「可是，帕利安娜，倒底那是甚麼意思？」

「怎麼，那是遊戲呢——」帕利安娜停住不說，手指按着嘴唇。

「什麼遊戲呢？」

「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帕利姨；那就是，我不能告訴你，因為——因為一談就非得提到我不能說的話了。」

帕利小姐還想追問下去，可是一見帕利安娜滿臉的窘色，便把已到舌尖的話縮回去。

笄太太拜望後的不久，事情達到最高點。原來有一天，又來了一位訪客，樣子看上去還是個年屆花信的婦人，有異乎尋常的一頭黃髮，染紅的雙頰，高跟皮鞋，還有一身不值錢的假珠寶。帕利小姐一見便知道她是出名的壞女人——同時覺得又氣又驚，打量不出何以她會找上門來。

帕利小姐祇淡淡迎着，卻不伸手。那女人似乎不高興向後退了一步。帕利小姐瞧她的眼睛紅赤，好似剛哭過的模樣。她立起身來半忸怩地問可否見一見帕利安娜小姑娘。

帕利小姐說是不行。她的態度很嚴肅；看着那女人懇求的目光，帕利小姐又不得不加以解釋，告訴她並無任何人是曾破過例的。

女人躊躇了一下；才迸出幾句話來，聲音很不文雅。

『我是裴太太——裴湯姆太太。大概你一定聽見過我的事吧——鎮上的好人豈差不多都知道——不過你聽見的事有多少不是真確的。那現在也別管哪，我來是爲小姑娘的。自從我聽說出了事——我簡直難受死了。上星期又聽說她一輩子路也不能走了——唉——我恨不得拿我這兩條沒用的腿換給她。她一點鐘能做的事，我一百年也做不出呀。唉，那也不提了。我看，好腿也不見得是全給好人的。』

她停住，清一清嗓，又接下去，音調依然粗鄙。

『怕你還不知道呢，我真真中意你那小姑娘。我們家住在潘德爾藤小路上，她時常走那兒過，總是進來和我的孩子們頑呀，和我談心呀，我男人在家時也同他說話呀，不知道有多好。她好像頂歡喜這類事情似的，她也歡喜我們哩。我猜她還不知道，像她那樣身份的是不齒我們這一類人的。』

呀。可憐見的，帕利小姐，如果上等人略為理理我們，我們這類的人也不見得如此其多啦，」她說着，臉上現出淒然之色。

「是，好心腸的小姑娘是來了；說句老實話，她上我們家來，自己沒有甚麼傷損，卻給予我們天大的好處哪。至於她給予我們的好處，我們也不敢希望小姑娘知道，唉，她要知道對我們有甚麼好處，那她也就連帶地知道我們別樣事情了。——那些事情她是不派知道的呀！」

「事情就是這樣的。唉，我們這一年的日子難過呀。我同我的男人常吵，常不快活。後來我們說與其作死冤家，不如大家撒手吧。孩子呢，唉，我們也沒想到怎麼處置他們。忽然我們聽說小姑娘出了岔子又說一輩子不能再走。我們就想起從前的事啦，她如何如何坐在門限上和孩子們說笑呀；如何找事情快樂呀。我們先還不知道呢，後來才告訴我們那遊戲，又勸我們頑的呀。」

「罷啦，我們聽說她自己不能頑，——找不出事情快樂，我們難受死了。所以我今天特為上這兒來，要告訴她我同男人不再吵了，也不再提離婚的話了，從此我們決定常頑那遊戲了。也許她聽了這消息會叫她快活一些吧。因為我們夫妻講的那些話，常叫她難受呀。也許我們頑的方法不大

十分對，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是在努力地朝好處做，爲的要使她快活。你肯代我告訴她嗎？」

『是的，我一定告訴她，』帕利小姐輕弱地應允着。於是，像受了強烈衝動似的，她跑過去伸出手去給那人握。『謝謝你來，太太。』

女人感激地一笑。唇吻間振動着明顯的顫戰。她把帕利小姐的手緊緊握了一下，逃也似地走了。

門剛關好，帕利小姐便迎着南錫剛從廚房進來。

『南錫！』

帕利小姐的聲音非常苛冷。這幾天不三不四的客人，不明不白的言語，弄得她的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外。自從帕利安娜受傷後，南錫還是第一次聽見這麼嚴厲的語氣。

『南錫，你能不能趕快告訴我這沸揚一鎮「遊戲」究竟是甚麼東西？再有，關我姪女甚麼事？怎麼上自雪太太下至裘太太全傳牢什子信說他們怎麼怎麼頑那遊戲啦？照我看，半個鎮的人都帶上藍緞帶啦，停止家庭吵嘴啦，再有的什麼學習着實行從前所不願意作的事，而這一切又都是

爲的帕利安娜。我要問那孩子，可是一問她，她又窘得可憐相似的，我又不敢逼她。不過昨天晚上我聽見她亦同你講一些只有你們懂的話，所以我相信你也是個中人。現在你能詳細地告訴我嗎？」

南錫聽了，未開言先自滴下淚來，倒弄得帕利小姐又驚又嚇莫明其妙。

「那就是，自從六月間那小天使來到之後曾經想法子叫全鎮上人快活，現在她自己不能快活，人家便來想法子還報一點就是了。」

「甚麼事快活呢？」

「就是快活就是了！那是遊戲啊。」

帕利小姐頓足道：

「你也像別人一樣的，南錫，我就是不知道那牢什子遊戲呀。」

南錫下顎舉高一些，她莊重地望着她的女主人道：

「我來告訴你，小姐。這遊戲是帕利安娜小姐的父親教她頑的。她本想一個洋娃娃的，後來教會的捐櫃裏祇送來一付小拐杖；自然她和別的小孩一樣，哭得不亦樂乎。好像是她父親勸她的，說

不一定有了如意的事情才快樂，只要照着所有的快樂就好了；所以沒有洋娃娃，不必失望，有拐杖也能同樣快樂。」

『快樂——拐杖！』帕利小姐咽着淚，想着樓上躺在床上一雙小腿。

『是的，小姐。我剛說的恰是她父親這麼告訴帕利安娜小姐的。可是他又告訴她說她可以快樂——因為她那些東西都是不必需的呀。』

『哦——哦！』帕利小姐喊着。

『從那時起，那就成功——正式的遊戲了——即從各事中找到可以快樂的事來。她說當時所以能對洋娃娃的得失不十二分在乎的原故呢，便是因為想着拐杖不是她所需要的用品呀。他們父女倆就稱那叫快樂遊戲。也就我們現在所說的了，小姐。她一直就頑的。』

『但是，究竟如何——如何——』帕利小姐結結巴巴說不下去了。

『哦，那遊戲頑起來的趣味，真要叫你驚奇呢，小姐。』南錫幾乎像帕利安娜一般地熱切講下去。『我真盼望告訴你我媽媽和家裏內內外外的人受她多少幫助。她跟我回家兩次，你是知道的。』

再有我，還不是多少事情因她的遊戲我才快樂的嗎？說個比方吧，我從前頂不喜歡南錫這名子，但自從她說總比「黑拔斯拔」好得多，我如今也就不十分恨牠了。再有禮拜一早晨也是我平日最恨的。她又叫我在禮拜一早晨快樂。」

「禮拜一早晨——快樂！」

南錫笑了一下。

「我知道很滑稽的，可是讓我來告訴你。那可愛的小羊兒知道我恨禮拜一早晨你知道她對我說甚麼話，她說：「罷啦，南錫，無論如何，禮拜一早晨你應當比別日再要快活些，何以呢，因為這個禮拜一離那個禮拜一還有整整一星期呢！」從此，小姐啊，每逢禮拜一我一想到這便真快樂不少。每次我想着總忍不住笑，每次我也就快樂不少，真的真的！」

「那麼——她爲甚麼——不告訴我呢——那遊戲？」帕利小姐吞吞吐吐地問。「每逢我問她，怎麼她又那般欲言不敢言的樣子呢？」

南錫猶豫了一下。

「請你人家莫怪，小姐，因為你不許她提她父親，所以她不敢告訴你了。這是她父親的遊戲呀，你看。」

帕利小姐咬着嘴唇。

「她頭一個就想告訴你的。」南錫又遲疑地接下去。「她想找些人和她頑，你知道。因為你不行，她才找着我，所以我是第一個和她頑起始的。」

「還有——這些——這些別人呢？」帕利小姐的聲音現在顫戰了。

「哦，我猜大概的人都知道啦。你看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總聽人提起呢。自然她先告訴一兩個，後來一傳十，十傳百便傳開啦。再有她終日對人微笑的小臉兒，自己又是整天快樂的，當然難怪大家都知道了。如今，自從她受傷之後，又聽說她不能快樂，從前受過她好處的，自然覺得萬分過不去了。所以他們便拿她所成就於他們的事功，說給她聽，意思就是叫她快樂些的呀。你看，她一直希望別人和她頑的。」

「罷啦，我很知道現在有些人在那兒頑呢，」帕利小姐咽着，轉身自從廚房走了。

南錫立在她後面瞪着眼睛出神。

『罷了，如今我沒有不相信的事了，』她自己咕噥着。『你也再不能做出甚麼叫我不能相信的事了，——哦帕利小姐！』

過幾分鐘，帕利小姐爬上樓走進帕利安娜房裏，看護便走出來。

『今天又有了一個人來看你啦，寶寶，』帕利小姐強自抑着顫抖的聲音道。『你記得裴太太嗎？』
『裴太太嗎？怎麼不記得！她住在潘先生一條街上的，哦，她的小女孩好頑極啦，差不多三歲吧，五歲的小男孩也不錯，她自己也好極啦，她丈夫也很好——不知怎麼他們反看不出各人的好處似的，兩人常吵——我意思說他們意見不和。他們也說自己窮，自然他們沒有捐櫃，你知道因為他們不是牧師哩，像——呸，他們不是的。』

帕利安娜臉微微變了色，同時帕利小姐也傳染上了。

『可是她雖窮，卻有時穿真正的漂亮衣裳，』帕利安娜又迅速地說下去。『她有許多許多好看的戒指，金鋼石的，寶石的，翡翠的，好看極啦；可是她又說其中有一隻是多餘的，她要拋掉牠，拿一

個離婚書來代替。帕利姨，離婚是甚麼？我猜這字眼不好，因為她每逢談起，臉上便不快活了。她說如果事情辦到了，他們就不同居了，裴先生便要到別處去，小孩子們也是的。可是我心裏想即或她有那樣多的戒指，還是把那隻保存的好，你說呢？帕利姨，離婚是甚麼？

『可是他們現在不分散啦，寶寶，帕利姨迅速地閃避着。』他們仍然好好的一塊兒過下去。『哦，我真快樂！那麼我可以去看他們了，當我上——哦天！』小女孩忽然傷心地中止不說。『帕利姨，怎麼我總忘記我的腿是永永不會好，而總想到去瞧潘先生呢？』

『唉，唉，別這樣，』她阿姨阻着她不許說。『也許過些日子我帶你坐車子出去。現在你聽着！裴太太叫我傳的話，我還沒全說完哩。她叫我告訴你，他們從此一直同居下去了，他們也頑遊戲了，就是你叫他們頑的。』

帕利安娜淚痕猶在的雙目又笑了出來。

『是真的嗎？他們是真那麼說了嗎？哦，我真快樂！』

『是的，她就是希望你快活。也是爲着這一點她今天才上這兒來告訴你的，叫你——快樂，帕利姨。』

利安娜。』

『怎麼，帕利姨，你——你說着就好似你知道一般——你知道那遊戲嗎，帕利姨？』

『是的，親親。』帕利小姐故意裝出輕省的音調來說。『南錫告訴我的。我說那真是個好遊戲。

我現在也來和你一塊頑。』

『哦，帕利姨——你嗎？我真快樂！你看我一直需要你比別的人還利害些。』

帕利姨略爲嚴肅地呼吸一下。這次她幾乎難以抑制自己的聲音，但她到底做到了。

『是的，寶寶；除此還有別的多少人吶。怎麼，帕利安娜，我想全鎮的人都在與你頑這遊戲啦——就是牧師也在頑哩。我還沒有機會告訴你吶，今天我進村去的時候，碰着傳牧師的，他說你——見客時，他就要來見你啦。他要告訴你他沒忘記你告訴他的八百個快樂經文，他一直快樂的。所以你看，帕利安娜，這全是你的成績。全鎮上人都頑遊戲，都出奇地快樂——你看全是因一位小姑娘的緣故。』

帕利安娜拍着她的雙手。

『哦，我真快樂，』她叫道。斗然她眼內又放出光來。『怎麼，帕利姨，我到底還找着一件事情可以快樂了。我能快樂，因為我從前有過一雙腿，否則我便不能做這麼多的事情了。』

第二十九章 透過一扇開的窗

冬日苦短，一天一天飛快過去——可是帕利安娜卻不覺短。帕利安娜覺得這些日子又長又充滿了痛苦。雖說如此，她仍然勇毅地伸着笑臉對付這一切。她不是爲着帕利姨也頑遊戲而特別快樂嗎？帕利姨不是找出這許多可快樂的事嗎？帕利姨有一次講故事說兩個流浪孩子在暴風雪裏漂泊，忽然發現一扇半倒的門，便爬進去躲着，兩人想着知足便互相安慰道，不知那些連門也沒有的人怎麼過！有一次帕利姨又聽一隻故事回來講給帕利安娜聽。是說有個窮苦老太太，祇剩了兩隻牙，她還快樂得什麼似的，因爲這兩隻牙是『上下相對』的！

如今帕利安娜也學着雪太太的樣兒織點鮮明顏色的絨線生活，她也像雪太太一般喜樂，因爲她究竟還有兩隻健全的手膀。

帕利安娜如今也不時見客人了，有不能見的客人便帶些好信息進來；他們有時還有新的問

題讓她思想，所以她終日倒也不嫌寂寞。

潘約翰和她見過一次，竇建米卻見了兩次。潘約翰告訴她竇建米是如何可人意的孩子，又說他工作的如何好。竇建米便告訴她，他住的是如何一座好房屋，又有潘先生做的頑意人，如何有趣；末了又告訴她這一切都是蒙她所賜。

『你知道，因為我有過兩條腿，能作這一切事情，真使我快活不少，』這是帕利安娜後來告訴她阿姨的話。

冬去春來。關心帕利安娜病狀的人，瞧着她雖然照着醫生的藥方吞服敷治，卻不見效驗。大家都擔着一把心事，怕馬大夫的話一定是言中啦——那就是帕利安娜永不會行走了。

那一鎮，自然是如前地一般熱誠的關心着帕利安娜；但其中，有一位男人是特別發狂般地每日打聽着病床上直接的消息。可是，一天一天的情形，不是逐漸進步而是日趨絕望，卻使這男人更是心事重重。他一面完全陷於絕望，而另一面卻又保持着頑固的決定，兩種心理似乎在各自鬥爭，以期一決。最後，還是後者得勝；原來有個禮拜六早晨，出於潘先生意料之外地，齊大夫忽然造門奉

訪。

『老潘，』大夫率直地見面便道，『我來，因為你比任何人對我同帕利小姐的過去，瞭解得多。』
潘約翰一聽，自覺臉上有點訕訕地。——他是知道他們兩人的戀史可是十五年來從未提過罷了。

『是的，』他答着，卻把聲音努力裝成同情的語氣而掩蓋着好奇的腔調。可是一分鐘後，他知道這種心思是不必需的：因為醫生正滿心念着另一使命，而籌劃着如何去完成。

『老潘，我要見那孩子。我要檢驗一下。我應當檢驗一下。』

『罷啦——你不能吧？』

『我不能！老潘，你很清楚我十五年沒上過那門。你不知道內中情形，我來告訴你——那房子的女主人說她若再請我上門的話，那便是說我們中間一切嫌隙都算取消，她也請了我的原諒，那她便得嫁給我。你看着，也許她現在請我——可是我不！』

『你就不能不待請而自己去嗎？』

大夫額眉蹙了一下。

「那難。我有自尊心，你知道。」

「可是你既然如此熱切——就不能吞下那自尊心，忘記那爭吵嗎？」

「忘記那爭吵！」大夫粗野地插上來。「我可不是說那種自尊。如果是那回事，我就爬了去，一步一頭拜了去也情願呀——只要與事有補的話。我說的是職業上的牌子。人家生病，我做醫生的可能跑上門去毛遂自薦說，「請我，我來！」——我能嗎？」

「老齊，你們究竟爲甚麼事吵翻臉的呀？」潘先生問。

醫生作個不耐煩的姿勢，立起身來。

「甚麼事嗎？」對戀人如何吵嘴嗎？」他大聲叫着，怒目四望。「哼，不過爭辯一些月兒有幾大，河海有幾深的那類愚笨事情罷了。辯翻了臉卻能成一二十年的不交音！依我說，根本就無所謂爭吵罷啦，那些也不必提啦！老潘，我真應當瞧瞧那孩子。我一看便能決定生和死。不是我誇大——我老實和你說——十分之九帕利安娜要再行走！」

這幾句說的又沉重，又響亮，不但房裏的潘先生字字如聆晨鐘，即做窗腳下的一個小男孩也是如雷灌耳。

原來這小男孩便是竇建米，他正在作星期六早晨所指定的工作，拔花園的野草。他正在跪着，一聽此言，便立刻坐直，豎起圓眼睛，尖耳朵，伏在窗下靜聽。

『帕利安娜！再走路！』他聽潘約翰驚異地說。『你這什麼意思？』

『意思嗎？我說我雖然離開她三里路，可是聽人說起她的病症很像我一位朋友所診治過的。我那朋友曾經用好幾年工夫讀一種特別醫學，我呢，也同他一塊研究過的。所以我——喂，我要見那小姑娘！』

潘約翰斗然坐直身子。

『那你真應當去瞧，夥伴！你不能和王大夫提一提嗎？』

醫生搖一搖頭。

『我想不行。王醫生本人是很知禮的呀。他告訴我他已經向帕利小姐提議請我去共同商酌，

可是那一位表示堅決地不肯，那他當然也不肯再討下不去，即或他知道我是如何熱心地想見那孩子。最近，他的好些病人又轉到我手裏來瞧，所以事情就更加棘手。可是，老潘我真要見那孩子。你想想那意義有多麼重大，假使我去的話！

『是的，再想想，你若不去——那又有多可惜！』潘先生答着。

『可是，我如何能去——若不經過她阿姨的直接召請——那我永不會得到的了！』

『必須有個人先去疏通，再讓她自己來請！』

『辦法如何？』

『我不知道。』

『我猜你沒主意——也沒有誰能奉這差使。她既然說過那番話自然不肯降尊紆貴來俯就我。我呢，想着那可憐的孩子將要終身殘廢的苦惱，又想着她的一線希望操在我手裏，恨不得就跑到她床前望一下才好，可是，那可惡的所謂職業上的自尊和過門，我就——』他沒結束他的話，祇把手深深插進衣袋裏，含怒地來回在屋裏踱着。

「只要有個人去告訴她，讓她明瞭就得，」潘約翰催着。

「錯是不錯；可是誰能去呢？」大夫莽撞地一轉，問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潘先生傷心地咕嚕着。

窗外竇建米斗然身子動了一下。他一直屏着氣在那兒偷聽，所以不會漏掉一字。

「我的菩薩老爺，我知道！」他輕輕和自己咬耳根。「我來去告訴呀，」他輕輕立起身來，爬行到牆角邊，一溜煙向潘德爾藤大路飛去。

第三十章 寶建米建奇功

「是寶建米，他要見見你，小姐。」南錫在門口報告着。

「見我嗎？」帕利小姐驚奇地問道。「你確實沒弄錯他不是要見帕利安娜小姐嗎。他今天能見見她。」

「是的，小姐。我問他的。他確實說的要見你。」

「很好，我就下來。」帕利小姐略爲疲倦地從椅子上抬起身來。

一進客房，她便看見一個圓眼睛、紅面孔的男孩，匆匆立起說道：

「小姐，我也許話說的很粗，動作也不頂文雅；但是我管不住了。我今天來是爲的帕利安娜，我爲她赴湯蹈火都是情願的，莫說冒昧到你這兒來了，我想你一定也是的，如果你知道她有個再行走的機會。你看，我不能眼看着，甚麼一種自尊阻止帕利安娜不能行走，怎麼，我知道你肯請齊大夫，

如果你明瞭的話——」

「甚——甚嗎？」帕利小姐截斷他的話，她臉上的迷惘之色，一變而爲怒容。

建米失望地嘆着氣。

「唉，我不打算把你急成那樣。我來就是要說她如何能再行路。我想你總能聽清楚吧。」

「建米，你嘴裏講些甚麼呀？」

建米又嘆氣。

「我就是來告訴你的呀。」

「好啦，那麼，你說呀，可是，你得從頭仔細來。讓我懂得你每句話才行，別要像剛才一樣西瓜牽到葫蘆架上，扯個不清！」

建米決定地潤一潤唇。

「好啦，開頭說，齊大夫到潘先生家來，坐在書房裏談心。這句話懂嗎？」

「懂，建米。」帕利小姐聲音很微弱。

「罷啦，窗戶是做開的，我在窗下拔草的；我聽見他們的談話。」

「哦，建米！你偷聽的嗎？」

「他們不是談我的事，我也不算偷聽。」建米洋洋得意地接下去。「我真快樂，話被我聽了來哩。我告訴你，你也要快樂哩。怎麼，是叫帕利安娜再行走的話呀！」

「建米，你這什麼意思呀？」帕利小姐的身子傾向前面來。

「莫急，我來說呀，」建米滿意地點着頭。「啫；齊大夫說的，他有個朋友可以診帕利安娜，他想的——叫她走路，你知道；但他一定先要見見她才能確實。他就告訴潘先生，如何十分想來瞧帕利安娜，可是他又告訴潘先生說你不許他上門。」

帕利小姐的臉漲得很紅。

「可是，建米，我——我不能——我不能！那就是，我不知道呀！」帕利小姐急得搓着兩手沒主意。

「是的，所以我趕來告訴好讓你知道呀，」建米熱切地說着。「他們說爲幾個緣故——我不大清楚——你不肯讓齊大夫來，說你也關照王大夫；齊大夫自己又不肯自己來，若你不請他的話，

因為甚麼自尊還有職業上的——吭——呃——我也說不上來了。他們又說最好有人來告訴你叫你明瞭，不過他們又不知道誰可以來；我剛才說不是在窗腳下聽嗎，我一聽見這句話，就和自己說。「我的菩薩老爺，我來做呀！」所以我就來啦——現在我可使你明瞭了嗎？」

『是的建米，至於醫生，』帕利小姐臉發熱地懇求着。「他究竟是誰呢？他做什麼事呢？你確實知道他能叫帕利安娜走嗎？」

『我不知道他是誰。他們沒說。』齊大夫認識他，說他曾經診好一個像帕利安娜一樣病症的人。無論如何，他們愁的不是他，愁的反是你，因為你不許齊大夫上門，現在你可肯讓他來嗎？——現在你明瞭了嗎？

帕利小姐把她的頭從這邊轉到那邊。她的呼吸漸漸不平均；加快起來。建米熱切地注視着她，心想她要哭出來。但她沒哭，祇啞着聲音道：

『好吧，——我讓齊大夫——來瞧她。你趕快跑回去，建米——快！我來和王大夫說。他現在在樓上。我看他剛乘了馬車來的。』

不久，王大夫在甬道裏碰見一臉通紅、神魂失據的帕利小姐，不禁十分詫異。他禁不住更詫異，聽帕利小姐氣急敗壞地說道：

『王大夫，你上次叫我請齊大夫來同你會商，可是我——我不肯。不過我現在重新考慮過，以爲很要請他來一趟。你可不可以馬上就叫他來——勞駕？真謝謝你。』

第三十一章 新姨丈

第二次王大夫進門時，帕利安娜正在瞧那天花板上的彩虹，一個高個兒，闊肩膀的男人緊緊跟着王大夫。

『齊大夫——哦，齊大夫，我看見你多快樂！』帕利安娜喊着。此時爲這喜樂的聲音，不止兩雙眼睛迸出熱淚。『可是，自然，假使帕利姨不願意——』

『那沒有關係啦，我的寶寶；別愁哪，』她阿姨三脚兩步地趕到床邊來撫慰着，樣子有點不安。『是我告訴齊大夫——特爲請他和王大夫今天早晨來瞧你的。』

『哦，是你請他來的。那就是——』已經太遲啦。齊大夫滿臉勝利的狂歡，已被帕利小姐看見了。她臉漲得血紅，匆匆地跑了。

王大夫和看護立在窗口正誠切地談着心。齊大夫伸出一雙手來給帕利安娜。

『小姑娘，我想你今日作了一件最快樂的工作，是你從未作過的。』他一往情深地顫抖着說道。黃昏時，當看護坐在別室晚餐時，一個出奇異樣的阿姨悄悄爬上帕利安娜的床邊。

『帕利安娜，寶寶，我來告訴你——一件大事情。過幾天我就把齊大夫給你做——姨丈。你看這件事全是你作成的。哦，帕利安娜，我真真快樂！我真真歡喜——小心肝！』

帕利安娜喜得拍她的小手；但剛拍一下，她又想起一句話，便把兩手懸在空中，說道：

『帕利姨，帕利姨，你就是他多年來所要的女人的手和心嗎？是的，——我知道你是的！怪不得我說我今天作成了一件最快樂的工作。我真快樂！怎麼，帕利姨，我快樂得連腿的好壞都不在乎了。』

帕利姨喜極而哭。

『也許，有一天，親親——』可是帕利姨沒說完。她不敢太早把齊大夫告訴她的大希望告訴帕利安娜。但她說出以下一篇話來已够叫帕利安娜的小心驚奇的了。

『帕利安娜，我們下禮拜要有個旅行。你有架頂舒服的小床能放在馬車裏讓牠帶你到那大

醫生處去。他離這兒好幾里路，他專門爲治像你一樣病症的人。他是濟大夫的朋友，我們去看看他的手段！』

第三十二章 帕利安娜寫來的一封信

「親愛的阿姨和姨丈——哦，我能——我能——我能走了！我今天從床前到窗口全是自己走的！一共是六大步。天，又能走是多好的滋味呀！」

「攏總的醫生圍着我笑，攏總的看護立在一旁叫。隔壁房裏的太太，上禮拜剛能走的，她從門縫裏張望；另外一位太太，盼望下星期可以走的，也被請參與盛會，她躺在我看護的床上大拍其手。就是刷地板的鄔鐵泥也歡喜得沒話說，只從廊台的窗洞裏向我大叫「我的乖孩子！」

「我不懂他們爲甚麼叫。我自己只想大叫大喊大唱才好！哦——哦——哦！想一想，能走——走——走了！現在就是他們要我再住十個月我也不在乎了，反正我已經參加你們的婚禮啦。那不是好極了嗎，你們來到我床前結婚讓我看見帕利姨你總是想最快樂的事！」

「他們說我不久便可回家了。我盼望我能走回去。我無論到那裏！我再也不想坐車了；走路是

再好沒有的事。哦，我真快樂！我各樣事情都快樂。怎麼，我現在竟快樂爲這雙腿失去了好幾月，因爲如果你不經一度殘廢的話，你永，永不知道牠們是如何地十全十美。我明日要走八步了。

『無限的愛給每一人，

『帕利安娜』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84292)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 一冊

PALYANNA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Eleanor H. Porter

譯述者

李葆貞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C三九四

宣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三〇八號審查證

新大陆丛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417B

